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Lyrical Writer Mo He's Local Experiences :
The Memories of Homeland, History and
Culture**

**抒情作家莫河的地方经验：
故土、历史与文化的记忆**

**JIANG CHENGYUN
蒋承耘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2021**

Lyrical Writer Mo He's Local Experiences : The Memories of Homeland, History and Culture

抒情作家莫河的地方经验：
故土、历史与文化的记忆

JIANG CHENGYUN

蒋承耘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2021

Statement of 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all work submitted for this thesis is my original work. I declare that no other person's work has been used without due acknowledgement. Except where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I have used some of this material elsewhere, this work has not been presented by me for assessment in any other institution or University. I certify that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is project are authentic and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1/1/2021

.....
D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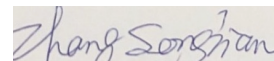
.....
Jiang Chengyun

Supervisor Declaration Statement

I have reviewed the content of this thesis an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t does not contain plagiarised materials. The presentation style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what is expected of the degree awarde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are those of the candidate except as acknowledged in the Author Attribution Statement. I confirm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5/1/2021

.....
Date



.....
Assoc Prof Zhang Songjian

Authorship Attribution Statement

Please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delete as appropriate:

*(A) This thesis **does not** contain any materials from papers published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or from papers accepted at conferences in which I am listed as an author.

~~*(B) This thesis contains material from [x number]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ollowing peer-reviewed journal(s) / from papers accepted at conferences in which I am listed as an author.~~

1/1/2021

.....
Date



.....
Jiang Chengyun

致谢

转眼间，两年多的学习生涯已经过去了，这里终于迎来了写作的尾声，我的心中怀有不舍、感慨和些许的憧憬。面对给予我无私奉献和温暖关怀的老师、家人、朋友、以及一切帮助过我的人，我内心充满深切的感激之情，一言难尽。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张松建教授对我孜孜不倦的教导。在论文的选题和构思上，张老师给予了我细心的指导，对论文框架提出的建议让我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老师在工作上尽职尽责，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些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老师的教诲使我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终生受益。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谨向张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

另外，我要感谢莫河和李艺两位老先生给予的帮助。谢谢他们热心地提供我研究书目和资料，鼓励我对这个题目方向的研究。在探望两位老先生时，我深刻感受到前辈们朴质真实的性情，他们正直向上的精神和蔼可亲的待人处事，令我感动不已。他们对华文艺坛的热爱和激情，对新加坡华文教育一生呕心沥血的付出，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我对此感到无比地敬佩。莫河先生于 2019 年逝世，他身患重病，直至去世前夕仍坚持不懈地进行文学创作。他燃尽自己的一生，点亮新加坡文坛的一个散文角落。莫河先生的离世令人倍感悲痛和惋惜，在此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最后，我由衷感谢在生活中一直支持、鼓励和照顾我的家人和朋友，感谢他们一路以来的照顾和陪伴。2020 是充满波折的一年，严重的疫情让人感到不安与惶恐，谢谢我的妈妈这一期间对我无条件的支持，在我撰写论文之际给予我最大的包容心和耐心。谢谢外婆和舅舅在疫情时期给予关心、鼓励以及帮助。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在此告一段落，此刻的我回想过去的学习生活，对人生和知识产生的一些思考，感触良多。这里再次感谢我的老师，家人，朋友一直给予我无限支持，谢谢陪伴在我身边的所有人。

目录

致谢	I
摘要	III
SUMMARY	IV
第一章 导论：莫河散文研究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	5
第三节 文献评论	6
第四节 理论与方法	15
第五节 章节架构	18
第二章 莫河散文中的抒情艺术	19
第一节 中国“五四”文学与莫河的抒情散文	19
第二节 抒情手法和形式	21
第三节 情志与理想	31
第三章 概念与意义：莫河的地方经验	38
第一节 地方、经验与记忆	38
第二节 现实、再现与意义	41
第三节 时空流动：画与历史进程	45
第四章 莫河的地方视角：乡土、南洋、城市	57
第一节 乡土写作：地方映现	57
第二节 南洋风情：独特的文化风貌	66
第三节 城市散文：全球化语境下的思索	73
第五章 莫河的地方记忆：历史与文化创伤	80
第一节 殖民霸权的压迫	80
第二节 战争的暴行	83
第三节 去殖民化：独立的呐喊	87
第四节 地方的后殖民批评	92
第六章 莫河的地方意识：国族、宗乡、离散	98
第一节 地方距离的意义	98
第二节 离散书写：迁徙、恋地与乡愁	99
第三节 血缘与地缘：莫河的国族认同	110
第四节 不断建构的未来：地方与国家的抉择	115
第七章 结论：故土追忆	121
附录	125
参考文献	147

摘要

从 1950 年开始至 2010 年左右，新加坡华文作家莫河进行了长达 50 多年的散文创作，持之以恒的创作精神体现出他对华文文学与华族文化的热忱。莫河对生活充满激情，他的散文极具抒情特色和乡土情怀，被誉为新加坡的“抒情圣手”。莫河笔下之作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真切的关怀，深刻反思了人文社会。他的创作呈现出新马一代独具风味的南洋色彩和地质风貌，对推动新马华文文艺，有着一定的贡献。本文旨在研究莫河的散文抒写，通过对莫河多本散文集的整理和阅读，结合适当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分析，深入探讨其散文中的抒情艺术与地方经验。莫河的写作特色是具有童真童趣，感情真挚，文字浅白。在整体脉络上，莫河的散文铺展出新马地区的发展进程，具有历史性与空间性。他的地方书写，含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呈现出南洋环境的蕉林椰雨和社会文化。在人与环境的关系里，莫河的城市书写表达出对自然世界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并赋予地方想象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在历史记忆中，莫河对于历史事件省思透辟，他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抨击战争的残酷，推崇文明、自主的国家。在后殖民语境中，他对社会挑战和文化冲击进行了深刻的审视。莫河作为南洋华人，其国族认同感是值得研究的一点。他表现出对华族文化的认同和对新加坡强烈的归属感，并且试图寻求宗乡传统与国家未来的平衡发展。莫河与地方之间的羁绊，让他时常抒发土地之情，他的散文里包涵了对故乡的亲切感、故土怀旧和离散乡愁。莫河善于对不同地方进行描写，具有对国族文化、战争殖民、社会问题的眷注和思索，展现了新马一带在历史、政治与经济上的嬗变。

关键词：莫河、抒情、乡土、地方经验、历史记忆、社会文化、国族认同

SUMMARY

Mo He, a Singaporean Chinese author, had been publish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for more than 50 years (1950s to 2010s). His long-spanning writing career was a result of his deep passion in the subject. Mo He was very passionate and his lyrical prose revealed a great appreciation of the rustic village atmosphere of Singapore's past. Mo He imbued his prose with his deep thoughts and feelings, and he reflected deeply in humanistic and cultural concerns. Mo He's prose creation presented the uniqueness of Southeast Asia and Nanyang culture, and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s art and literature. This thesis aims to discuss Mo He's writings through (i) examining and compiling Mo He's multiple prose collections, and (ii) applying the appropriate literacy criticism theories to analyse and discuss the lyricism and local experiences in his prose. Mo He's writing style is simple and pure, filled with sincerity. His prose also 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both historical and spatial contexts. His writing contains a strong rustic atmosphere, shows the social culture of the Nanyang environment. Mo He expressed his mental and emotional pursuit towards the natural world and provided symbolic meanings to express his local imagination of the land. Through Mo He's historical memories, we can see that he opposed the concepts of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and heavily criticised the cruelty of war. As such, he supported decolonisation and an independent governance. He conducted a profound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 challenges and cultural shocks during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 identity, Mo He being a Nanyang Chinese, showed that he had a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He also had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Singapore and he hoped Singapore c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its growing nation-state identi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roots. Mo He's prose always contained themes surrounding diaspora, nostalgia and homesickness. His account of his travels and his living environment was a valuable commentary of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occurring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Keywords: Mo He, lyrical, rustic atmosphere, local experiences, historical memories, social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第一章 导论：莫河散文研究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新加坡于 1959 年开始自治，1965 年独立建国，在短短的 50 年中，新加坡发展变化巨大，其中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有着非凡意义。建国初期，新加坡面临着一系列动荡的局势，险峻的经济发展、族群矛盾等问题。在历经了多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故，和建国一代辛酸的努力之下，新加坡从一个落后的小国家，发展成如今的大都市。¹ 国际社会对新加坡的评价是：用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攀升到第一世界。² 那么这样的新加坡，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她形象传递到普罗大众的眼中？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形象需要通过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叙述而得以展现，文学则是他们对社会关怀、文化审视、历史记忆创造出来的符号。因此，文学可以是反映国家社会与地方印迹的一种媒介。

在新加坡独立以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共称为“马华文学”，当时的两岸文坛自由来往，无分彼此。³ 马华文学的萌芽期始于 1919 年，它的开端受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在萌芽期的马华文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运潮和社团，因此缺乏独立的文学思潮和理论。它在创作上新旧并存、相互间杂，并且具有浓重的侨民意识。⁴ 英文作家韩素音在评论萌芽时期的马华文学中指出：“在中国发生的著名的“五四运动”，影响了马华文学的开始。“五四运动”是与政治挂钩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文化革命。它将文言正式地废除了，倡导使用白话文。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中国就没有可能摆脱旧文人，八股文的旧官僚压制。”⁵ 如此一来，马华文学在中国与南洋的文化交融中，帮助产生了新一派的马华文学。这时期的马华文学，作品的语言文白相杂，内容中反映了社会问题、作者人生观和生活观，例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平民意识等等，存在着不同的写作题材，如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

¹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EDB 网页，<https://www.edb.gov.sg/content/edb/zh/why-singapore/about-singapore/our-history/1960s.html>（浏览：2020 年 1 月 30 日）。

² 何光平《沧海一株：新加坡未来 50 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页 103。

³ 蔡志礼〈新加坡文学 50 年概述〉，收入潘国驹策划，王润华、蔡志礼、许元通、李金主、曾繁靖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5），页 1。

⁴ 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页 3。

⁵ Han Suyin, "An Outline of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Ly, *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67), pp.1-20.

在马华文学萌芽时期出现得最早的文学体裁就是散文。马华散文在 1919 年左右，就以积极的形态存在了。萌芽时期的马华散文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原因是当时许多作者是从中国南来的华人，他们以侨民的身份暂时居住在新马一代，他们在思想意识上仍然认同中国为自己的祖国。这样的羁绊关系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迁移历史也影响了马华散文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属性。初期的马华散文由于受到中国政局动荡的影响，作品主要是政论文，散见于《新国民日报》的“社论”栏，《叻报》的“时评”栏等。作者有林樾生、张叔耐、何秀畅等。他们的作品鼓吹新思潮，抨击旧制度，但具体的背景和对象往往是中国的社会现象。大约在 1923 年前后，马华文学的散文园地里出现了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一开始，这种叙事和抒情散文的内容粗浅，文字简短。随着时间的发展，萌芽期的马华抒情叙事散文逐渐展现出较为完整的形式，在内容上或反映中国生活现实，或描写南洋风土人情。1927 年以后，新兴散文受到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影响，作者有倡导唯美主义的，有偏爱闲适幽默的，同时也有提倡南洋色彩文艺的。这时候的作家与作品有蓉女的《情的世界》、陈炼青的《天堂》、黄振彝的《诗人东来》等。1931 年“九一八”事件后，中国政治形式发生巨大突变，这样的政治形式也影响了文艺发展趋势。新马的政治局势并不像中国那样严峻，因为它在地理位置上是远离中国的，但“九一八”事件还是为马华散文蒙上了反抗意识的色彩。1937-1942 年是马华文学的繁荣期，也是马华散文全面成熟的时期。散文的各种体裁如记事、抒情、议论等，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此外还有新的文体出现，如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等的兴起。作者的阵容也是空前鼎盛，因而散文出现多姿多彩的局面。主题基本不离抗日救亡，或是与抗日救亡有关的生活侧面。大致来说，在抗战文艺运动的前期（1937-1939），以丘康、陈南的杂文，叶尼、紫焰的报告文学，云览、修慧、叶冠复的记叙文等为重要收获。到了后期（1940-1942）则以郁达夫的杂文，萧魂、漂青的记叙散文较为出色。⁶

1965 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新马分为两国后，新加坡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多元语言生态，并由衍生出自己的文学，称为“新华文学”。新华文学的文坛一开始与新加坡的建国的历程一样艰辛，新华文学在并不乐观的环境中夹缝求生，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新华文学也渐入佳境。新加坡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散文也步入新的繁荣时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队伍的壮大，二是作品的发达。比起其他文体，新华文

⁶同注脚 4，页 135-138。

学的散文比重最多，作家数量也最为庞大。散文作家的队伍中容纳了不同年龄的众多人才。有像方修、邢致中、周颖南等年长者，也有在新加坡独立前已经有所创作的李向、林臻、芝青等，还有 70 年代的新兴作家如南子、丘文华、英培安、林高、张挥、陈华淑、尤金、莫河、黄叔麟等。在 60 年代的时候，新华散文主要是抒发乡土情怀。文中出现乡村生活和椰林风光等风土民情，处处都显示作者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感情。独立后到 70 年代中期，记叙散文十分活跃，尤其是记人散文。芸芸众生，三教九流，无不被作家摄入笔端。标志这一时期小人物形象艺术水平的应该是它们的个性特征。如丘文华在其散文《风里的枯树》中叙述住在“猪仔屋”孤立无援的老人与现代化建筑，与有钱人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70 年代的散文，出了不少名篇和专著，但多数作者毕竟是处于初发的写作状态，给人整齐划一的感觉，分不出左右谁高。他们的创作成就，大多经历了 80 年代，就明显地分出了高低和强弱。80 年代中期左右，散文如其他文体一样，作者体现出对华族文化失根的忧虑。一些散文作者也借散文委婉含蓄的特色，以暗喻的手法表达自己对社会与政府的不满。⁷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新华散文的文类花开多面，有记叙散文、游记散文、小品散文、抒情散文、随笔、杂文等。这时期新华散文队伍的中坚力量主要是 70 年代兴起的那批作家。其中不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可以说，新加坡独立后，新华散文基本上继承以往文学的传统，即现实主义的表现技巧，直至 70 年代末期，方出现现代主义的影响。80 年代以来，散文总的特征可说是个性化、现代化和异域化。⁸

本文旨在研究和探讨新华散文作家莫河的文集，莫河是新加坡抒情散文作家的代表者，他原名为黄昌虎，出生于 1939 年 12 月 12 日，祖籍为海南文昌迈号松树村人。他毕业于师资学院，执教近 40 年，1998 年退休。莫河作为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秉持着对华文文学的热爱，数十年如一日地创作出大量的散文作品。他最早的散文集（《在马来亚的土地上》）出版于 1962 年，至此开始，他以高产量的频率创作出多本散文集，直至 2017 年左右。莫河活跃于文坛近 50 多年，担任了不少刊物杂志及丛书的编辑工作，他在文坛的创作与付出对推动新马华文文艺有着一定的贡献。⁹正如前文所提到，因移民历史、文化交融等因素，马华文学在萌芽时期受到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奠定了之后的文学属性。莫河也曾多次表示自己的散文深受中

⁷ 同注脚 3，页 3。

⁸ 同注脚 4，页 314-318。

⁹ 莫河〈作者简介〉，收入《土地·爱》（新加坡：友联书局，2006）。

国“五四”文学的影响，其散文简单、通俗、易懂。思想内容是独立自主、反殖民主义，形式上自由灵活，持笔畅写。

莫河的散文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具有丰富的感情，能够使读者与之产生共情。莫河的散文多情多感，在创作中时常情文相生。他熟练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形式来增强语言的抒情色彩和艺术张力，在手法上喜欢运用拟人、比喻，遣词用句优美华丽。莫河善于描写诗的散文，将散文诗化，在文中运用古诗古句加以衬托和烘托。他也喜欢书写叙事抒情散文，以叙述和抒情进行双重结合，创作出更为立体的文字艺术。所以，“情”是莫河散文中重要的一点，除了在描写风景山川、风土人情中表现尤为突出之外，在一些描写人物和记叙散文中也流露出了真挚的情感。

第二、反映出地方风貌与时代生活。莫河的抒情散文内容涵盖面广阔，包括新马一代的历史，自身周游的经历和感概，以及对地方的情感与认同等等。莫河的散文题材主要来自新马地带，尤其注重于新加坡本土，故有人称他为“乡土作家”。莫河文字中所呈现的新加坡，多半不是描写纯自然的山水诗画，其中总以不同程度展现出一些人间社会气息。当然，清幽的山林、浪漫的大海、连绵的山峦在莫河的笔下并不少见，然而大巴窑的夜景、美丽的喷水池、印度人的牛车、凤凰山的灯火、丹戎巴葛的火车站、让人永恋的牛车水等等无不在他的笔端跃然纸上，充盈着浓郁的南洋色彩。他的创作也如同新加坡的建国史一样，像风景画一般，用文字一页页地描绘新马一代这 50 多年来的风土人情。其中独特的时代性再现出当时那些年代的情景，赋予了思想与价值。他时常描写新加坡一些劳苦人民的辛酸血泪，如何用汗水和努力，对新加坡做出巨大的贡献。正如同之前提到的：“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出如今的新加坡”，而莫河的散文，正是这一代人辛酸建国史的写照。莫河不仅在文中抒发自己的乡土热爱之情，对民族文化也特别爱护和关心。他怀着忧伤的情怀，深恐民族语言和文化日渐没落，他的创作因此弘扬保留了逐渐没落的族群文化。

莫河作为南洋华人，其散文充满丰富的个人经验和文化认同感，他对不同景观的描绘展现出新马一带的历史、政治与经济上的嬗变。可以说，莫河对新华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对地方风貌和历史进程的刻画，创作出了真实反映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作品，记录下了新马独特的南洋乡村风情与建国历史。他对人文社会的关怀，也契合了时代需求，体现出作家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在作品中注入了精神层面的养分。莫河的散文不但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其中深切的历史关怀与乡土情感，也为新马研究、东

南亚研究、海外研究、离散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第二节 研究范围

莫河作为新加坡资深的抒情散文作家，其散文具有独特的艺术性，在朴质的文字中赋予了丰富的想象。他的散文饱含了热烈而又真挚的情感，往往深沉且有内涵。此外，他喜欢对新马不同地方、地点进行描写，散文中往往体现出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所处地的社会文化，这些种种因素无不指向一个共同点，就是莫河对新加坡历史的深切了解。可以说，莫河用“情”贯串着新马两地的历史与文化，笔下的文字跃然纸上，将它们一幕幕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他抒情散文的可贵之处，也是他抒情散文的重要因素。因此，“抒情”与“地方”在莫河散文中是两个值得探讨的方面。

据上所述，笔者的学术论文《抒情作家莫河的地方经验：故土、历史与文化的记忆》旨在对莫河的抒情散文集进行分析，探讨：一、莫河散文中的抒情性；二、分析莫河的地方经验与地方记忆。本文将着重于探讨第二点，关于莫河的地方经验与地方记忆，并将探讨方向细入划分为三个主要拓展研究的脉络：一、莫河喜欢抒发对土地的感情，其中文字带有乡土气息和泥土滋味，从各个方面展现出南洋色彩和新马一代的风土人情。二、结合时代背景，语境和脉络，探讨其散文中蕴含新马一代的殖民历史、社会和政治问题。三、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作者所在的社会生活，也反映了作者本身。莫河是新加坡人，他的祖籍是中国海南，他对国与家的定义，体现出海外华人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的复杂性。其中莫河与中国的情感联系与国族认同，以及他对地方的改变所产生的思考，建构了自己的“地方感”，赋予地方多层次的意义等相关课题也是值得探讨的部分。综上所述，结合要点，笔者希望通过莫河的26本散文集、前人的文献评论、历史资料、合适当的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理论，深入探讨莫河抒情散文中的地方经验、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

第三节 文献评论

本文以莫河的散文集为重点研究对象，关于莫河散文的学术研究不多，此节将以如下两方面进行整理：一、将其他学者和文人对莫河散文的一些研究与评论进行归纳和爬梳，总结莫河散文的优缺点及价值；二、对比莫河的散文与他同时代作家的散文，论述它们之间有何相同或不同之处，总结莫河散文的独特性。

一、学者与文人对莫河散文的研究与评论

许多学者和文人对莫河的散文给出了中肯的评论，大多对其散文中真挚的情感有所赞赏，但也点出其散文有着重复性的弊端，对于文字的处理太过平抒直意，缺乏细微雕琢，因此有褒有贬。早期文人学者对莫河的作品评论是其文字虽然优美，充满着丰富的情感。但是缺乏内容题材，在选词用句上仍有可以琢磨进步的地方。忧草，原名余荣坤，担任过多家报馆杂志的编辑，对莫河的散文评论道——

显然的，莫河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后初期散文的影响。这是诗的散文。写这种诗的散文，美是美了，不过很容易使人感到内容的空泛。年轻的莫河便有这种缺点。有一点能够让我们看出的，就是莫河的作品老是在打圈子，而没有新的题材出现。¹⁰

忧草的评论一语中的，他切实地指出莫河的散文缺乏新的题材，但也评价莫河的写作风格是难能可贵的。莫河将他的遭遇真切地写了出来，喜怒哀乐，顺手写来，不夸大，不吹嘘，朴实而又真诚，令人深深感动。马来西亚文人秦林在莫河散文集《春季里的花城》中回应了忧草上述的评论，他认为忧草的批评是坦诚的，但《在马来亚的土地上》只是莫河的第一本散文集，在莫河第二本散文集《我的歌》当中，莫河的写作题材有所进步，更具广度和深度，因此不必过于苛刻。¹¹新加坡文人何家良在莫河散文集《兰花飘香》的出版前言中提到莫河的创作水平，技巧方面、取材方面和深度方面，

¹⁰ 忧草〈序〉，收入莫河《在马来亚的土地上》（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2）页1。

¹¹ 秦林〈深具情义的——莫河〉，收入莫河《春季里的花城》（新加坡：胜友书局，1987），页1-2。

大致上都还有不少需待改进的余地。¹²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黄孟文博士在莫河散文集《风铃叮当响》的序文中提到莫河散文最大的特点便是以“情”贯穿，但在文字和文法的运用方面仍需多加注意。¹³如上所述，莫河早期的创作在内容深度、广度和文字运用上，较为青涩和浅薄。

在莫河的中期创作中，文人学者的评论点出了莫河散文集更为细致的特点，如坦率、具有深切的爱国情怀等优点。但莫河的散文仍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在莫河散文集《奔向彩虹》序文当中，忧草进一步表示莫河非常专注于写作，而这种持之以恒的书写热爱是值得肯定的，莫河的散文，相比之前，有所进步。¹⁴新加坡资深作家烈浦，他认为莫河诸多作品的篇章之中，都有反映他这个阶段或多或少的生活经历与有关事迹。但是有重温玩味的意义。¹⁵可见莫河的散文不仅仅只是散文，更像是一册册记事本，记录身边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也记录了新马一代的文化历史。但是有着重复、反复的弊病。新加坡文人淳于汾，原名黄永恩，在莫河散文集《朝霞礼赞》中的序文中提到：“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固然是才思敏捷的表现；不过，文章千古事，如果不反复斟酌，细心推敲，有时会挂一漏万，噬脐莫及的。未知莫河以为然否？”¹⁶此处提出莫河写文章写得快，产量高，但在文字运用方法，仍需进一步的琢磨。

除了以上一些莫河在创作散文上的缺点，许多学者文人对莫河中期散文的创作特色和—些社会关怀内容表示赞赏。新加坡文人林琼在莫河散文集《奔向彩虹》的序文中总结了其散文的两个特点：豪放与至情。文中写到：“他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充满了感情，洋溢着挚爱，乡土气味很浓。认识莫河的文友，都知道他是坦率真诚，深具情谊的人。”¹⁷王振科教授在其序文《象他那样去爱——序莫河散文集〈朝霞礼赞〉》中提到莫河对自己的祖国有非常深厚的爱，他身为海外华人，他对自己的故国中国，也同样怀有深深的爱恋之情。不仅如此，莫河还有着对先辈们的敬仰和挚爱以及对生活的热爱。¹⁸萧村，原名李君哲，活跃于新加坡华社和中国侨界，他为莫河散文集《这里有春天》写了序文《植根南洋·花开四方》。其中提到莫河对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

¹² 何家良〈出版前言〉，收入莫河《兰花飘香》（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

¹³ 黄孟文〈序〉，收入莫河《风铃叮当响》（新加坡：胜友书局，1987）。

¹⁴ 忧草〈序〉，收入莫河《奔向彩虹》（新加坡：胜友书局，1988）。

¹⁵ 烈浦〈序〉，收入莫河《奔向彩虹》。

¹⁶ 淳于汾〈肝胆照人的莫河〉，收入莫河《朝霞礼赞》（新加坡：胜友书局，1989），页 vii。

¹⁷ 林琼〈豪放至情的莫河〉，收入莫河《奔向彩虹》，页 vii。

¹⁸ 王振科〈象他那样去爱——序莫河散文集《朝霞礼赞》〉，收入莫河《朝霞礼赞》，页 ii。

乡土爱得热烈、真挚、深沉，爱是莫河的主旋律。¹⁹对于莫河而言，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没有什么比团结和睦更重要的了。正如文中所写“既高瞻远瞩又有切肤之感的莫河，以讴歌华、马、印人民和衷共济为己任。”²⁰萧村也在文中点评莫河散文另一大特色便是怀旧和恋故，并运用的亲切、真挚、细腻的情思抒写出来。²¹《新加坡青年》主编曾渊登在莫河散文集《黎明寄简》中的序文提到莫河的散文的精神形貌是他的乐观、知足、踏实、刚毅，时常令人神往的。当许多年轻人轻易地让生命与青春从指缝中溜走，毫无吝惜地把生命花费在玩乐上时，莫河在《黎明寄简》中向他们说明生命的意义、指导他们做人应持有的态度，甚至呼唤年轻人应在玩乐之余，严肃地对待学习与工作。²²从这里可以看出莫河作为一位文人的社会正义感和向上的道德观。

在创作中期，莫河的散文内容慢慢地有所进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散文创作风格，但之前散文创作的一些缺点仍旧存在。新加坡作家邵德怀在《莫河小品文集》中提到莫河的散文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并从中借鉴，最后创造出他独具一格的写作特点——

莫河是比较重视学习、借鉴他人散文创作经验吸取他人散文创作长处的作家。举凡巴金、何其芳、黄药眠、朱自清、杨朔等名家的作品，他都再三浏览、研读过，并且从中汲取不少养分。至于同时代的新、马等地作家的作品，他更是时时阅读，相信他也会从中借鉴经验。然而，莫河最终写出的散文，却是纯粹的莫河式散文，其中找不出其他名家散文的痕迹。他的立意，他的抒情，他的结构营造，他的语言表达，他的对待自然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态度等等，全是他特有的。²³

邵德怀认为读者能从莫河的作品中看到他对这个人类世界、美丽的自然风景的热爱。莫河的这种爱不仅不会让人觉得浮躁，反而让人觉得可贵和温馨。因为他的爱是建立

¹⁹ 萧村《植根南洋·花开四方》，收入莫河《这里有春天》（新加坡：胜友书局，1990），页v。

²⁰ 同上，页vi。

²¹ 同上，页vii。

²² 曾渊登〈序〉，收入莫河《黎明寄简》（新加坡：山景出版社，1990）。

²³ 邵德怀〈名家的下一步——关于莫河的散文创作〉，收入莫河《莫河小品文集》（新加坡：先锋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94）。

于对社会、人群的宽容的基础上，这也是莫河的散文独特之处。值得一提的是王春煜教授对莫河中后期散文的评论和对比。他对莫河的散文有着深切和细致的分析——

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莫河的心灵好象一座不断喷发中的火山，是永远在溶解状态之中的。他的感觉敏锐，善于把握住生活的一点一滴，心灵的一霎一瞬，风吹水面，自然成纹。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散文，每一篇都跳动着他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脉搏，是他的思绪的留痕和生活的记录。唯其这些散文都来自生活，才使他作品中的生活气息洋溢诗的生命、艺术的光彩。²⁴

可见，莫河的散文描写出了生活经历的细节，并融入自身的感情和思绪，是具有生活气息的散文。但王春煜认为从更严谨的角度来看，莫河的散文还是具有可挑剔之处。他的一些散文较为平凡，缺乏异峰突起的力作。并且，有些篇章似乎多了一些诗的凝缩，少了一点散文的“散漫”，以致作品的开拓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某些作品，在艺术上显得粗糙，看得出莫河在创作时落笔匆忙，没有经过精雕细琢的功夫。²⁵王春煜在莫河散文集《来自狮城的花束》中的序文《南洋的风俗画与风景画——新华作家莫河散文选集序》进一步对莫河散文中历史记忆和乡土情怀给予了真知灼见——

莫河深切地了解新加坡的历史。它有过苦难，有过辛酸。二百多万勤劳的新加坡人民长期披荆斩棘、胼手胝足，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终于使新加坡从一个荒凉的小渔村，一跃而成为东南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²⁶

莫河的散文与他自身成长的经历息息相关，随着他的人生成长，新加坡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莫河就是这样将这些历程一帧帧地刻画在他的散文中。王春煜也在

²⁴ 王春煜《春季藏在人们的心里》，收入莫河《这里有春天》（新加坡：胜友书局，1990），页iii。

²⁵ 同上。

²⁶ 王春煜《南洋的风俗画与风景画——新华作家莫河散文选集序》，收入莫河《来自狮城的花束》（大连：大连出版社，1992），页5。

这篇序文中细腻地点评了莫河具有童心、乡土气息的散文书写。他认为读莫河的作品，像是看一幅幅风俗画与风景画，带有一股浓浓的乡土风情。如果说莫河的一篇散文是乡土的一个切片，那么他的散文选集便是乡土面貌的总呈现。²⁷文中写道——

莫河生活在女皇镇中一个偏僻的乡村，童年和少年生活给他留下色彩缤纷的回忆，这回忆唤起他美好的想象、联想和形象感觉。在《悬吊在牛车水背后的童年》、《回到荷兰村去》和《荒废了的原野》等作品中，作者怀着一颗童心，娓娓叙述童年生活中某些美好而有苦涩甚至辛酸的片断，如回到童年时的家园去摘石榴、摸鱼、掏鸟蛋或者追忆一些放学回家的琐事，回味了儿时片刻的欢乐，同时也记录了他艰难跋涉的生活历程。这些散文无论是洋溢着生活气息的画面，还是带有泥土味的场景，读来都活灵活现，给人以微妙的艺术美感……莫河的这些带有自传色彩而又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虽仅触及了个人生活的某些侧面，却也艺术地反应了生活的一角，今昔之间多少沧桑变化尽付字里行间。²⁸

与其之前述点评相同的是，王春煜在此篇评论中仍点出了莫河的中期创作中的不足。他认为莫河散文虽然有着真率、无饰，直抒胸臆的本色，但在语言上还是有待加强，莫河的语言往往被情感裹挟而出，文字粗疏、欠缺锤炼。²⁹

在莫河后期作品中，王春煜则对他别具一格的创作给予了赞许和肯定——

莫河完全是以一种真诚的态度去对待他的题材。他不故意摒弃生活，也不刻意卖弄技巧，他只是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用他渴望表现的方式，很自然很畅达的表现出来。可以说，莫河的作品就是他的生活记录。出现在散文中的人、事、物，便是真

²⁷ 同上，页3。

²⁸ 同上，页4。

²⁹ 同上，页7。

实的人、事、物，他的散文几乎都是经过长期的积累，从生活中转化过来的。唯其如此，莫河的散文不仅教人怦然心动，长留在读者的记忆里，而且相信可以为他生存的时代与环境某些生活形态，某些存在的人物留下文字记录与见证。

散文是一个讲究文字修养的文类，而且意境要高，笔尖要带情感，才能情理相融。如果说，读莫河前期散文，常会发现一些作品虽有创意，但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作者的文字无法完美地演绎他的意图；那么，随着作者与时俱进，其体验空间更加宽广，感受与表达能力大为增强，从而使他的作品焕发出一种较为圆熟、练达、睿智的光彩，乃另有一种境界与魅力。³⁰

这里，王春煜点出莫河的写散文的功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进步，并且，随着他大量地累积和书写生活片段，已经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特色的散文系列。此外，王春煜尖锐地指出莫河的散文可以为他生存的时代与环境某些生活形态，某些存在的人物留下文字记录与见证，为新马一代的历史、社会、人文研究留下了第一手资料。在莫河后期的作品中，莫河用他持之以恒的创作热诚、自成一格的创作风派写出了一系列的散文集。这让莫河成为了新加坡独特的抒情散文作家。这样的创作精神也让其他的文人学者对他有所钦佩。王永炳教授在莫河散文集《乡土·歌》的序文中点出莫河是一个热爱乡土的作家。文中对莫河的评论是“热爱乡土的人”，莫河对土地有很强的归属感，有极为明显的理想目标，所以他的思想感情是极其丰富的，甚至是永恒的。³¹中国作家黄京湘也在《莫河散文选集》中提出了莫河在语言艺术上的造诣。他认为文学是语言艺术。而莫河在语言的运用上是颇具匠心的。在这方面，其语言的流畅而抒情，形象而诗化。莫河善于娴熟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增强语言的抒情色彩和艺术张力。许

³⁰ 王春煜〈好一个老得潇洒的莫河——权当序〉，收入莫河《乡情、足迹、鲜花》（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出版社，2002），页7。

³¹ 王永炳〈序：一个热爱乡土的作家的〉，收入莫河《乡土·歌》（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出版社，2004），页6。

多篇散文都在修辞方面下了一番工夫，如排比、夸张、比喻、拟人或拟物、联想、象征、对比等手法。³²

综上所述，文人学者们认为早期莫河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其中有学习借鉴的影子。由于地理环境和国家社会的不同，不一样的历史政治背景和人生经验，莫河散文中所写的内容，和所抒发的情感与中国的作家是不一样的，他的散文更为贴切于南洋的本土生活。在文采风格上，莫河遣词用句浅白通俗，内容朴素热情，具有抒情诗意。但是，莫河的创作内容与文字运用上，比较青涩和浅薄，有着明显的重复、粗糙的弊病。在莫河中期创作中，散文内容深度有所提升。他描写出新马一代的进展变迁，深刻反思历史和社会问题。莫河的文墨保持着他一贯的纯真和直率，体现出对于自然环境、社会、人群的真挚的爱，逐渐展现出自己的散文特色。在莫河后期创作，他积极向上地反映道德意识和社会理想，他长时间、持之以恒的高产量，已经形成一种“莫河体”的抒情散文，他的散文在内容上体现出了一个作家应怀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心，具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特点。学者文人们因此对莫河这种真挚的热诚而感到敬佩，认为他的一系列创作有着记录性、特点性的价值，为新加坡的散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比勘莫河与同时代散文作家

莫河是属于在新加坡独立后（1965）新兴的华文散文作家，这时期的散文作家人才辈出，如春雨后的竹笋，纷纷在文坛园艺中茁壮成长。与莫河同属于70年代新华散文作家的有李向、蔡欣、奔浪、英培安、心群、南子、尤金、洪生、陈凡、笋心、陈之、蓝玉、林高、王润华、张挥等等。由于新加坡独立后的新兴散文作家人数众多，而本论文篇幅有限，因此笔者在此选取几位与莫河年龄相仿且有代表性的同时期散文作家，与其进行比勘与探讨。从中论述他们散文中的相同以及不同之处，进一步分析莫河抒情散文的特殊性和代表性，从更大的层面上考究这时期的散文作家的文风。

林高，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县，1949年出生于新加坡。他毕业于教育学院高级文凭班，在台湾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学位，后任教于初级学院。林高70年代开始写作，著作有《不照镜子的人》、《抛砖集》、《往山中走去》、《猫的命运》、

³² 黄京湘〈序〉，收入莫河《莫河散文选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4），页3-4。

《林高文集》等。³³林高的散文不完全都是记叙抒情散文，但记叙抒情的成分重却是事实。他的散文，数量不算多，但后来的作品特色却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他对自然与浓郁的文化氛围的崇尚；他作为华裔的无奈心态和超越精神；他的情思的哲理性质。林高崇尚自然和山水，与一般的游记散文不同，林高笔下不时会有佛堂、佛陀、佛话等具有禅意的文化氛围，还有孔孟庄子等思想家以及屈原、李白、杜甫等文学家的出现，体现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林高笔端，经常有意地描写出一种静地氛围，给人造成一种与世隔离的感觉，这是受到佛家的某种影响。林高在语言方面比较注重赋有哲理意味语言的营造。如《人生四章》中讲述了喜怒哀乐四种人生常态，蕴涵了人生现实。文中最后总结道：“因此，退而顺其自然。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果能用心若镜，此心明明朗朗。映现万物，就拥有万物了；如此观赏人生世界，人生则丰富多彩，世界则美丽。”³⁴。语言具有哲理性和醒教意味。相较于林高的散文，莫河的散文则是更为活泼、更具动态，带有童真童趣，给人一种热火如歌的亲切感。莫河的散文不论是开心，还是悲叹，总是带有炙烈的情感。林高的散文《不爱开口的老禅师》³⁵和《树的观点》³⁶，前者写森林公园的美，却突出了它的静，后者以树喻人，讲述人生人世的道理，也体现出了以静待动的文风。林高的散文蕴含了各种各样的“静”，有冷静、幽静、恬静、闲静，但无论是哪种静，都给人一种深处禅境的氛围。莫河也爱写树，他的散文《榕树礼赞》³⁷，将榕树比做新加坡，蓬勃且具有生命力，源源不断地汲取养分，开枝散叶，结出硕大丰盈的果实。他将自己对新加坡的爱投射在榕树上，感叹树的成长不易，表示赞叹与爱。文中充满动态的形容词，生命、力量、成长、感动、礼赞、爱意，等等，整体的氛围是激动和热烈的。可见，林高与莫河写作风格大不相同，两人一静一动，在散文园艺中各显风采。

张挥，原名张荣日，1942年生于马来亚雪兰莪州。祖籍是广东省番禺县。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与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他既写小说，也写散文，并且擅长诗画。他的著作有《再见，老师！》（小说）、《琐屑集》（散文）、《马的牢骚》（杂文）、《那一豆灯光》（散文）、《十录梦》（短篇与微型小说）、《木雕与我》

³³ 黄孟文主编《作者简介》，收入《林高文集-新加坡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

³⁴ 同上，页33。

³⁵ 同上，页19-22。

³⁶ 同上，页27-29。

³⁷ 莫河《榕树礼赞》，收入《朝霞礼赞》，页119-122。

（诗与散文）等。³⁸张挥与莫河都是同样是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作家，他们都具有社会的敏锐性，用知性的网撒在新加坡近百年的时空之间，善于捕捉新马从过去到现在的生活。他们写的文章，都体现出新加坡人的深层思想，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声音。张挥有些作品直抒胸臆，直白了当。他的一些作品又具有魔幻写实的意味，虚实相间，具有一定的荒谬性，有卡夫卡的影子。他于1992年的《纸船之旅》是他散文中的拔群出萃之作，这篇散文讲述了作者与孩子气十足的泰国诗人塞里诗在领取“东南亚文学奖”上的相识。并对诗人与众不同的气质、纯洁率真的理想加以描述。更幻想他与塞里诗乘搭上诗歌的小船，漂流湄南河。全文虚实相间，文风曲折深沉，意向难以琢磨，读者往往需要花些精力研读，才能领略到其中的奥妙。总的来说，张挥的散文时而直白，时而荒诞，时而真实，时而虚幻，具有浪漫写实和忧郁之美的神韵。相较于张挥多变的文风，莫河散文则是较为单一，他大多数的散文都平抒直意，简单直白，大多乐观向上，时而心感伤愁，抒发离情别绪。在《灯火灿明的裕廊城》中，莫河抒发了他对这个地方的爱意：“行走在裕廊城那宽阔的道路上，心灵有着异样的感触。是激动？是欢跃？还是充满了满腔的爱恋？我没有法子像任何一个人诉说。我只是踩着满地的灯光，走向另外一条泻满了大道。这时，我能告诉你的只是一句庸俗的话语，那就是我喜爱它满城的灯火，没有人能够夺取我这一份感情。”³⁹从中可以看出莫河的文字是简单的，莫河的情感流露是真切且直白的，持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王润华，祖籍广东从化县，1941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雳洲，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硕士及博士。他的写作以诗和散文为主，也写学术论文兼及翻译。获得新加坡文化奖（文学类）、泰国的东南亚文学奖与元智大学杰出研究奖。已出版的著作有《患病的太阳》、《高潮》、《内外集》、《橡胶树》、《南洋乡土集》等。⁴⁰王润华的散文具有浓郁的南洋色彩、自然色彩和知识科普。他的散文结合了历史、环境、和文化，文字清晰而具有关怀自然生态的内涵。如在《热带雨林魔幻臭豆记》⁴¹里，他介绍了马来半岛各个种族的原住民喜欢吃的自然食物：臭豆。其中科普了臭豆的生长形态、生长环境、食用价值，从而展延到讲述臭豆带来的魔幻的南洋的文化。又如在《郑和登陆马六甲以后的“娘惹”粽子》一文中，王润华描写了郑和下西洋的

³⁸ 黄孟文主编《作者简介》，收入《张挥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

³⁹ 莫河《灯火灿明的裕廊城》，收入《朝霞礼赞》，页10。

⁴⁰ 梁秉赋编《作者简介》，收入《王润华南洋文学选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6）。

⁴¹ 王润华《热带雨林魔幻臭豆记》，收入同上，页336-342。

历史与文化，并且描写了土生华人峇峇与娘惹文化，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与发展。王润华的散文另一特点就是具有蒙太奇的创作结构。他的散文多数采用如电影剪辑般的手法，将一系列视点不同的多个剪辑、镜头、画面组合起来描述主题。如《云南园的蚂蚁》一文，他以各个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蚂蚁，有描写借他家过路迁家的蚂蚁兵团、有描写蚂蚁触角灵敏性的片段、有描写带翅膀的雄蚁和雌蚁、有描写发现被蚂蚁爬满了的吃苹果等等，透过生活中各种与蚂蚁的相遇，侧面体现出作者在云南园的热带生活。总的来说，王润华是新加坡杰出的作家，他的文字深度与文学成都是比较出众的。比起王润华的散文，莫河的散文缺少了一些深邃、巩固的知识加以支撑。对比之下，莫河散文中的抒情性是他的特别之处。王润华的散文语调适中，缓而不急，徐徐道来。莫河散文中的情感丰富，大多歌唱抒怀，所感所悟如滔滔大水，倾泻而出。

在新加坡独立后，新华文学也随之蓬勃起来，新华文散文作品种类繁多，有抒情文、叙事文、杂文、游记、小品文、城市散文等等。关于乡土文学和南洋特色这些书写题材，在新华散文作家的作品中并不少见，这些先辈们在作品中重复追忆和构建新加坡乡土风貌，反映了出国家的地方文化，奠定了新华文学的独特性，已形成一道靓丽的文学风景。这些新华作家有着相似的生活经验与社会背景，他们写作的题材自然而然地是贴近他们生活的。但仔细品阅他们的作品，是可以体会到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与文章意境。在 70、80 年代里，新华散文作家可谓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独具特色。莫河的散文之所以独特，则在于他的创作多而丰富，风格大多具有浓厚的抒情氛围和深切的地方经验，两者融为一体，笔法洋洋洒洒。他以情为文，将情感贯串于他描写南洋的山光水色、蕉风椰雨、风土人情之中。因此莫河的散文别具一格，在 80 年代以来在新加坡的抒情散文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代表性。

第四节 理论与方法

第一、文本细读。莫河散文的研究资料具有以下四类：第一，是莫河的散文集著作，一共 26 本。笔者将对于其中收录的每篇散文进行系统性地阅读与分析，并根据散文，以下几个方面为主进行记录：一，历史、殖民、战争；二，社会、政治；三，文化、国族、家乡；四，乡愁、怀旧、离散；五、乡土气息、热带风情、南洋特色。第二、是其他学者对于莫河作品的研究或者评论，针对莫河的散文进行系统性的文学

研究的并不是太多，更多是不同的学者、文人为莫河著作所写的评论。这些评论和分析也可以从大的方面了解莫河的散文特点、长短处、价值等。第三，是莫河所编辑过的书籍。第四，是莫河与其他作家、友人的来往书信，以及其他关于莫河的资料。在以上的四类资料当中，第一和第二类在文本细读时，是主要研究对象。第三和第四类则作为研究的辅助工具，进行选择性地阅读，由此了解莫河的生平背景、创作风格等等。

第二、概念框架。莫河的散文中涉及到地方、认同、离散、殖民、乡土等研究课题。本文将结合文学与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ic studies）的理论对莫河的散文进行分析。因此，在分析莫河散文的同时，可适当地带入适当概念框架，如“地方与空间”（places and space）、恋地情结”（topophilia）、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ies）等。不同的文学理论给予我们不同的诠释方式和理解文学文本。此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可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概念框架运用于此论文。互文性不仅仅可以作为书面上的文学概念，还可以成为一种可以实践操作的学术研究方法，笔者将互文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分为以下四点，第一点是书面上的文学分析，第二、三点则是互文性在研究方法中的实践操作。第一，是分析莫河散文中的互文手法，如典故的使用，提到的比喻、拟人手法等。第二，是聆听作者（莫河）与读者（我）之间对话的声音。由此了解莫河所要听众，以及他想要传达的隐含声音，如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第三，研究过程中，文本资料、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者自己的结论具有三角互动关系。因此在撰写论文时，笔者需要详细参考文本，并与之前研究过莫河散文的学者进行对话，回应他们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三、语境化和脉络化（contextualize）。语境和脉络指的是文本所依存的文化，历史，空间物质性的语境，脉络（context）。⁴² 莫河的作品集有具有历史的痕迹。写出 50 年代到当代的新马一带地区的历史进程。不同时代的作品，应带入当时的时空脉络（historical and spatial contexts）。如新马一代早期的华人移民历史、英殖民时期、日据时期、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停办和传统华校的消失历史、后殖民时期至现今的发展等。分析其散文时，应带入当时新马的语境与脉络。只有这样将文本置入特定脉络、

⁴² 陆敬忠《语言·心性·实践西方诠释学与汉语哲学（肆）》（台湾：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有限公司，2014），页 70。

语境之中，才能深入了解事件、内容、理论发生的时空境况，由此真正地掌握文本和理论的意义。

第四、参考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一些研究方法和理论选样。巴尼·格拉斯（Barney G. Glaser）和安塞尔姆·斯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在1967年提出了扎根理论，将研究和理论建构紧密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套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建构理论的方法和步骤。虽然这套理论最开始源自于社会学，但笔者认为在分析莫河的多篇文学作品时，也可以适当地参考其中一些方面。其中值得参考扎根理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关于研究中的原始资料与概念的运用和关系。首先概念需要适用于或总结于原始资料（文本）。其次，即使研究内部有很多复杂概念和意义关系，每个概念应该得到充足的解释和拓展。再次，理论中的每一个概念应该与其他概念有系统性的联系。最后，研究者应该对原始资料、概念和理论的建构具有敏感性，所运用的理论应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运用价值。⁴³根据上述的几点进行研究，本论文的撰写过程当中应当注意以下三点，才会文章拥有足够的支撑框架和饱满的内容：一、对原始资料的分析思考；二、配合适当的理论，三、形成应用性强、具有相关性/系统性的概念。第二、是采用扎根理论中的抽样方法来对莫河大量的散文作品进行分类研究和制作图表。斯特劳斯和朱丽叶·科宾（Juliet M. Corbin）所写的《质性研究的基础》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中进一步解释了扎根理论中的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其中包括：第一、开放性抽样（open sampling）。指的是根据研究的问题，选择那些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涵盖度的研究对象，从而覆盖研究现象的方方面面并从中发现建构理论所需用的相关概念和范畴。第二、关系性和差异性抽样

（relational and variational sampling）。指的是在对研究资料进行即时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对象。第三、以及区别性抽样（discriminating sampling）。⁴⁴指的是随着研究资料的增多，在不断归纳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假设，选择那些有助于进一步修正、完善理论的对象。采用适当的抽样方法，可以在研究和整理莫河众多散文中更有针对性，从中运用适合的概念，建构起恰当的理论框架。

⁴³ Barney G. Glaser and Anselm L.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y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67), pp. 251-257.

⁴⁴ Anselm L. Strauss and Juliet M. Corbin,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p. 180-188.

第五节 章节架构

本论文分为七章，以下分别就接下来的各个章节内容进行简介：

第二章对莫河散文的抒情艺术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中国“五四”文学对于莫河散文创作的影响。接着，从抒情手法和形式，散文中的情志与理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散文的文字运用，思想与内容的展现，由此创造出极具抒情意味的散文。

第三章通过对“地方”、“经验”和“记忆”三个概念的解释，爬梳读者、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联，剖析莫河的地方经验建构和再现意义。从中对莫河散文中的历史语境与文学空间产生思考，探讨研究价值。最后，在大体脉络上，陈列出莫河的地方描写，展现新马一带的历史进程。这一章为接下来的其他论点建立了基础概念的框架。

第四章主要探讨莫河的地方视角，以乡土呈现、南洋特色、城市散文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爬梳莫河散文中的乡土氛围与地缘风貌。他对南洋一带的风土人情和风貌特色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是新马文学作家独有的创作特点。此外，在全球化语境下，莫河的城市散文中聚集了他对环境改变的忧虑与地方意识。最后，通过作者对环境的描绘、想象与象征，映现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图像。

第五章由莫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创伤展开，集中探讨莫河在殖民与战争时期的地方经验。从中表述莫河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对去殖民化、独立自主的发声，对后殖民语境中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冲击进行的反思。

第六章探索地方距离与莫河的身份背景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关联，围绕离散、国族和宗乡三点展开。先是整理莫河祖辈背井离乡的磨难历史，再道述莫河的离散文学。接着通过分析莫河国族认同感，判辨他作为新加坡华人的本土意识和其中国性。最后，在不同层面上对莫河的国家、宗乡和祖籍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探析莫河对于地方传统与国家发展的抉择。

第七章归纳各章节中的论点，以莫河散文中的抒情艺术、地方视角（乡土、南洋、城市），地方记忆（殖民、战争、历史）、地方意识（离散、国族、宗乡）几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整理和总结。希望望从中能对作者和其散文的价值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为新华文学的研究方向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性。

第二章 莫河散文中的抒情艺术

第一节 中国“五四”文学与莫河的抒情散文

在谈莫河的抒情散文之前，有必要先谈谈中国现代散文的起源，它对莫河创作的影响，以及莫河自己对于散文创作的理解和态度。以此背景为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接下来对其抒情散文中的特色和创作风格进行分析。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散文发达的国家，中国的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有承继关系，但不完全是一脉相承，而是有很大的不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输入了新的思潮，引入和广泛学习外国散文，现代报刊的盛行，使得中国现代散文蓬勃发展起来。⁴⁵鲁迅说过：“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来了一个开展，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之上。”⁴⁶“五四”文化革命冲破桎梏，输入了民主和科学思想，让文学创作者拥有独立的人格，达到个性的解放，由此反映在文学之中。

新文化运动在其开始，所宣扬的是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和伦理思想，受到外国思想家、文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杜威（John Dewey）、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等影响。随着文学上对外开放扩展，外国文学作家如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波多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王尔德（Oscar Wilde）等诗文译作在中国传播开来，⁴⁷这些思想文化影响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散文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思考，促进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成长。此外，中国现代散文的先驱者和引导者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冰心、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创作出一系列思想深邃、文字精炼优秀的散文篇章，影响颇深⁴⁸。莫河对于“五四”文学表示赞赏和学习的态度，认为“五四”文学作家对他的影响深刻。他曾提到自己对于散文创作的一些看法和理解，觉得在创作散文时，多读一些“五四”运动家如巴金、老舍、矛盾、何其芳等著作，是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创作经验⁴⁹。

⁴⁵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1917-1949》（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页16。

⁴⁶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收入《南腔北调集》（上海：同文书店，1934），页136。

⁴⁷ 同注脚45，页17-19。

⁴⁸ 同上，页20-31。

⁴⁹ 莫河《谈文艺写作的苦与乐》，收入《黎明寄简》，页46。

除了现代散文的发展背景外，其文体也值得一谈。散文没有一定的格式，不受任何限制，可任笔所至。孙犁曾提到“散文并非文章的一体，而是许多文体的总称”⁵⁰。散文在文体上的自由性，使它成为现代文学中最为发达的文学。虽然散文文体广泛，但仍有如下共同特征：第一，是“真”。散文是发挥个性，表现自己的文体，文中融入作者真实的爱憎哀乐。不同散文家的创作体现了不同的风格和气质，如鲁迅的深沉思辨，郭沫若的澎湃激情，冰心的慈爱胸怀，周作人的隐逸倾向，郁达夫的诗人气质，朱自清的学者风度等。⁵¹关于“五四”文学家们的创作各异的风格，莫河给予了自己的分析——

三四十年以前，中国文坛上曾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散文作家，丰富了国家的文化遗产。更为当时文坛开拓了新的散文领域。

尤其是作家巴金的散文，写来浑朴感人。主要的是他写的都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也是他一生的经历。所以他的散文，表现了纯真，有着巴金自己的风格。

李广田的作品中的美是朴素的自然的美。他的文字中，缺少了含蓄的意境。读者用不着太用脑筋，就能清楚地明白他所描绘的一切了。

何其芳则刚好相反，他的文字美何意境的美，是需要我们细细地慢慢地细嚼回味，才能领会得到。

冰心的细腻感情，是纯真柔和的。⁵²

莫河认为，散文比其他文学更重视“个性”，其特殊风格是极为重要的，否则作品会千篇一律，语言枯燥乏味。⁵³可见“真情”是散文家共同追求的艺术境界，可以将敏锐的心灵和细腻的感受跃然纸上，构成了散文的作品风格迥异。

⁵⁰ 孙犁〈欧阳修的散文〉，收入《秀露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页246。

⁵¹ 同注脚45，页4-6。

⁵² 莫河〈漫谈散文创作〉，收入《黎明寄简》，页46。

⁵³ 同上。

第二，是散文取材广泛，可以表现有意义、有意味的思想。它的思想范围幅度宽阔，如亲情友谊，男欢女爱，童年回忆，乡土眷恋，异地旅思等，只要作者可以写出意义来，便是好的散文。⁵⁴此外，作者也可以从小事着手，写得深刻并具有思想感情。莫河坦言散文题材类别广泛，最容易发挥的就是作者的生活经验与经历。他心目中优秀经典散文有巴金的《繁星》，冰心的《母爱》和朱自清的《背影》，其原因就是它们具有真挚丰富的情感流露，反映了时代生活和作者的内心世界。⁵⁵正如鲁迅所说“谈风云的人，风月也得谈”。⁵⁶

第三，散文又称为“美文”，其艺术的美要求自然和精炼，在语言上要求质朴并具有文采。在结构上要求自由舒展，也可以精美纯熟。散文的美，也体现在其内容具有智慧和哲理，氛围具有趣味与情趣、遣词用句上具有诗意文采。⁵⁷莫河认同语言在散文中的重要性，他觉得散文的创作，需要经过加工和整理，以层次分明的艺术语言达到简练、流畅、优美的意境，创作出具有生活意义又生动的语言。⁵⁸

由上所述，莫河阅读了许多中国“五四”文学家的散文作品，吸取不同中国著名作家书写散文的养分，他对于散文创作的理解与看法，体现出“五四”文学对他的陶染。在世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华文文学的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会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只要有华族社群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学的存在。莫河是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祖籍为海南的他对中国有着深刻情怀，在其散文中经常体现出对中国热爱和尊重。此外，莫河对于中国“五四”文学抱有欣赏与学习的态度。因此，笔者认为在分析莫河的抒情散文时，可以借鉴“五四”文学的背景与思想和中国的抒情传统理论，并且结合莫河独特的生活地理环境，人生经历，研究他特有的创作色彩与风格。

第二节 抒情手法和形式

散文具有语言上的艺术性，与其他的文学形式一样，运用了语言文字的音形意和不同的组合方式来表达思想、描述事物和抒发情感。⁵⁹相对其他类型的散文而言，抒

⁵⁴ 同注脚 45，页 4-6。

⁵⁵ 迅郎〈莫河、烈浦谈散文创作及欣赏〉，收入莫河《生活寄简》（新加坡：山景出版社，1991），页 156-159。

⁵⁶ 鲁迅《准风月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页 1。

⁵⁷ 同注脚 45，页 4-6。

⁵⁸ 同注脚 55。

⁵⁹ 汪文顶《现代散文学论稿》（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8），页 3。

情散文是一种以抒发作家的思想感情为主的散文类型。在抒情散文中，抒情统率一切，驾驭各种笔法，或咏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或叙事述感，或即兴抒怀，或写人寄思，或变形寓意，写法多样，但都以言情忆思为主旨。在表现手法上，抒情散文虽以抒发情感为主，但同时也需综合运用叙述、描写、议论等因素，并将这些因素融入抒情氛围，为抒情服务。散文的抒情言志功能并不比诗歌弱，它比诗歌灵活自由，更便于捕捉日常感兴和内心波动，也更能具体细致地描述心灵活动的微妙变化及其前因后果。⁶⁰在莫河的散文中，其中最大的特色便是抒情，在此，笔者将从莫河写作的手法形式与情志理想两个方面探讨其散文中的抒情艺术。

吕正惠提出了两个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两个观点，抒情是由“文字感性”和“感情本体主义”交织而成的。⁶¹关于“感情本体主义”，将在下一节进行探讨，这里则先谈谈“文字感性”。“文字感性”是中国抒情传统的一重要特质，是作者对文字的运用和重视，如运用不同的词藻、语句、诗句、典故等，进行组合揉杂，营造出抒情的意境。在这里，也可以等同于莫河在散文中的写作手法和形式。莫河熟练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形式来增强语言的抒情色彩和艺术张力，在手法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拟人、比喻，和遣词用句优美华丽。在形式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莫河善于描写诗的散文，将散文诗化，在文中运用古诗古句加以衬托和烘托。其二，莫河喜欢书写叙事抒情散文，以叙述和抒情进行双重结合，创作出更为立体的文字艺术。

首先，莫河常在他的文章中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来增加文章的抒情性。莫河喜欢将各类事物比作各种柔美的女性，如母亲、女人、仙女、青春少女、小女人等。用女性的似水柔情将事物烘托得更为妩媚娇艳、温柔和顺。在《在芭场上》一文中，莫河将朋友芭场上深红的红毛丹比作一位神态感人的仙女，颜色艳丽的红毛丹十分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引诱着他去品尝甜美的果肉。⁶²在《枯树》一文中，莫河形容道——

……在沙沙的声响中，从野草的小叶上或小径上，落下许多白色的雾水，滴落在小溪中，激起了小小的涟漪，很圆，很美。如多情的少女轻轻地歌唱。⁶³

⁶⁰ 同注脚 59，页 30。

⁶¹ 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 26。

⁶² 莫河〈在芭场上〉，收入《在马来亚的土地上》，页 33。

⁶³ 莫河〈枯树〉，收入《在马来亚的土地上》，页 80。

他将雾水从叶子上，滴落在小溪中的滴水声比作多情少女的轻声吟唱，由此营造出一种轻松、活泼又欢快氛围，透露出一种舒适的青春活力。莫河在不同的环境中运用不同类型的女性作为拟人修辞手法，更为细致地诠释了文中所想表达的各种抒情张力。除了爱将女性作为喻体，莫河还在散文中运用了各种其他人物作为喻体，让他的文章更为生动，具有抒情性。如在《红泥路》一文中，莫河将农村中的一条红泥路，在旱天的时候，比作一位满脸布满皱纹的老人⁶⁴。体现出红泥路长久以来背负着村子里面来来往往的交通重任，如沉默的老人一样任劳任怨，慢慢露出斑驳的裂痕，在炎热的夏季，一条条裂痕更为明显。这样的拟人修辞手法存托出了莫河对这条红泥路的怜惜与感叹。在《风里的棕榈》一文中，莫河将山岗上的棕榈比作哨兵，捍卫着那一片的土地⁶⁵。由此描绘出棕榈挺拔峻逸、英姿飒爽的形态，并且体现出棕榈在莫河心中有着忠贞爱国的优良品质。莫河非常喜欢运用拟人的手法来言情达意，在他的散文中，拟人的写作手法十分频繁，有时在一篇散文中运用了三到四个拟人修辞手法。虽然，莫河的散文有着运用同样拟人喻体的重复弊病，但大量拟人手法的运用，形成了莫河自己的创作风格。这也让他的散文意境更为生动、形象和具有生命力，营造出具有抒情艺术的氛围。

其次，莫河喜欢在散文中使用各种各样巧又灵动的比喻，让他的散文更加活灵活现，极具抒情艺术。他在《风铃叮当响》一文中写道——

……工人宿舍原来是建筑在一片耸高的斜坡上。每当炎阳高照的时候，整座建筑物，就像是处在蒸笼里一般，热烘烘的，使人感觉到十分难受。⁶⁶

这里将工人宿舍建筑比喻为蒸笼，给读者创造了联想的空间，炎炎夏日照射在建筑上，如同蒸笼里的热气一般，给人一种十分闷热的难受感，非常形象和具体。文中还写道——

⁶⁴ 莫河《红泥路》，收入《我的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5），页21。

⁶⁵ 莫河《风里的棕榈》，收入《风铃叮当响》，页131。

⁶⁶ 同上，页13。

过了几年，母亲在除夕那天，突然中风逝世。没有留下半句遗言，只有玻璃上的风铃声，“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乍听起来，仿佛是一首唱不完的葬歌，那声声的喧闹，宛如我自己的哭泣声……⁶⁷

这篇文章中，莫河以屋檐下的风铃，回忆起母亲在世时的生活片段，提到了母亲对子女的辛勤付出。他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将风铃叮当响的声音比喻为一首唱不完的葬歌，也比喻为自己的哭泣声。这里，莫河虽然没有确实地描写出自己的伤心难过，但如此比喻让人感慨万分，仿佛作者听着风铃声响，便声声泪下，对于母亲的逝世心碎不已，有着深深的不舍与痛苦。这样敏锐细腻比喻，使得整篇散文更具抒情张力，让读者感受到了作者的悲哀怀念之情。在《含笑的新加坡河》一文中，作者描述了在劳动人民的努力和发展下，新加坡河如何从肮脏、污臭变得澄清明亮，也象征着新加坡的面向上的发展。文中一开始对充满污垢的新加坡河的形容十分独特和传神——

新加坡河是母亲的河，怀着脉搏跃动的心跳，沉寂在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乡里，日以继夜地哭丧着脸旁，像田畴里瓜棚上悬吊苦瓜。⁶⁸

莫河将还没发展规划的新加坡河比喻为瓜棚上悬吊着的苦瓜，耷拉着脸，一副哭泣丧气的模样，体现出新加坡河当时低落消沉、暗无天日的感觉。这样的比喻十分鲜明形象，具有画面感，更能进一步体现出劳动人民的辛酸建设，新加坡以及新加坡河才能得到美好的发展。莫河在他的散文中运用了很多巧思妙想的比喻，既独特又有趣、并且生动准确，为他的散文增添了不少抒情风采。笔者认为这些别致的比喻手法，是莫河散文中的一个亮点。

最后，莫河的散文中的遣词用句优美华丽，用形象、活泼、动人的文字展现出不少抒情色彩。莫河时常使用同样的物象或主题创造文章，如“大海”、“春天”、“树木”等，并在这些散文中都运用了精美词藻进行描述。莫河的父亲漂洋过海，乘

⁶⁷ 莫河〈风铃叮当响〉，收入《风铃叮当响》，页14-15。

⁶⁸ 莫河〈含笑的新加坡河〉，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1。

风破浪，经历了艰辛来到南洋，莫河自己从小在新加坡这个海岛上长大⁶⁹，因此种种与海的紧密关系，让他对海有种深切的情感，并在许多不同的散文篇章中对“海”进行了细腻的描述。在《潮》一篇文章中，莫河对“海”的形容是磅礴、雄伟，文中写道——

在黄昏的夕阳里，回想起童年的梦。海是辽阔的，当一阵狂风，掀起漫天的风沙时，那恬静的大海不再是平静的了，只见宁静的海面，卷起了滚滚的浪潮，从遥遥的远方狂涌而来，一个白浪紧紧的连结着一个白浪，象一条戏水的巨龙，翻腾起了满海面的巨浪，从远处传递过来的波涛声，就象海龙王的咆哮，多么雄伟的一幅天然景色，我深切地流露着一股温暖的爱。在高处，观望着辽阔的海面上，激起了滔天的波涛，一个跟接着一个，在怒号着。雪白的浪花，涌起了半天高，哗啦啦的海涛声，随着风儿，阵阵传来，象雷电咆哮，象千军万马，奔腾于沙场。⁷⁰

这些文字中，莫河使用了一些十分具有气魄的词藻如“狂涌”、“咆哮”、“滔天”、“千军万马”等，将“海”形容得霸气十足、气势昂昂，比较壮观。在《重返海的怀抱》一文中，莫河对“海”的描写是这样的——

……静静地在沉思，在追寻着湮远的过去。一样蓝得可爱的海天，阳光柔柔的，暖暖的撒满了海面。远远的海水，正泛着粼粼的波光浪影，海风从远处飘吹着，一阵又一阵。遥远的岛屿，在烟雨苍翠里，点点帆影，轻轻地摇荡在万顷碧波间，显得那么平和宁静。⁷¹

⁶⁹ 莫河〈海的梦〉，收入《兰花飘香》，页 31-37。

⁷⁰ 莫河〈潮〉，收入《我的歌》，页 56。

⁷¹ 莫河〈重返海的怀抱〉，收入《这里有春天》（新加坡：胜友书局，1990），页 52。

这里的“海”，在作者的笔下是温和柔顺，平静怡人的，给读者一种柔和、温暖和优美的感觉和氛围。在《碧绿的大连海港》一文中，莫河写出了带有夏天味道的“海”——

……海浪在欢唱着，海风在猛刮着，夏天的阳光，泻满了深邃的大海，它象是魔术师似的，把海水染得碧绿，在碧绿中又夹带着一片湛蓝。看望着，凝视着，它象是晴朗的苍穹，蔚蓝的一片。那柔柔的海流，是飘荡着的发丝，直教人要去亲吻她的芳泽。⁷²

他在这里给“海”注入了夏日的阳光感和欢乐甜蜜的气息。“碧绿”、“湛蓝”、“蔚蓝”等形容词，给画面调上了鲜艳又舒服清新的颜色。在不同的文章中，莫河运用不同的词藻，将“海”形容出千变万化的状态。除了“海”，莫河也喜欢描写“春”这一主题。莫河在《这里有春天》这篇散文中描述道——

……熏得人人欲醉的春风，无时无刻的飘吹。远远近近的千树万叶，都摇乱了头额，象碧绿的湖潭，吹绉起一湖的涟漪。在深邃的心潭里波荡。满地翡翠，满城的春风燕语，那呢喃的风语，低诉着小城的故事。⁷³

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许多绚丽、华美的词句来形容春季，这种美艳绝伦的描写，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抒情效果。在《海南的春天》一文中，莫河写道——

……一样的苍穹、一样的湛蓝、一样的梦、一样的太阳、一样的季节、彼此间的心都默默地酝酿着一个热带的春天。⁷⁴

⁷² 莫河《碧绿的大连海港》，收入《风铃叮当响》，页108。

⁷³ 莫河《这里有春天》，收入《这里有春天》（新加坡：胜友书局，1990），页56。

⁷⁴ 莫河《海南的春天》，收入《青山未曾老去》（新加坡：山景出版社，1993），页151。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排比句对“春季”进行形容，将几个互相之间没有强烈关联的词，分别为“苍穹”、“湛蓝”、“梦”、“太阳”、“季节”，以“春”作为枢纽联系在了一起，给读者创造出一幅具有留白效果的画面。作者采用不同的文字组合、修辞手法，为“春”的主题注入了情感。虽说莫河的一些散文堆砌了过多词藻，有时文章难免显得稍微粗疏和浅薄，但善于用优美华丽的文字来带动感情的流动，达到抒情的特质，是莫河散文的一大特色。

在形式上，莫河散文创造的抒情性体现于两种类别：其一，是散文的诗化。其二，是叙事和抒情散文的双重结构，也就是叙事抒情散文。第一，“散文的诗化”、“诗化散文”与“散文诗”，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散文诗”的英文叫“Poem prose”，表示诗和散文合二为一。这类文体的称呼始于法国，最先是法国人用来称呼散文作家费奈隆（Francois Fenelon）那些带有诗意的散文体作品。法国文理学家儒贝尔（Joseph Joubert）也提出过“有一种近似于诗的散文”。⁷⁵散文诗真正进入标志性发展阶段，是从波多莱尔正式运用散文诗这种文学形式进行创作开始，他是诸多尝试散文诗的文学家中最完成的。⁷⁶“五四”时期，鲁迅、朱自清、冰心等人吸收了外国诗化散文/散文诗的营养，创造了中国现代抒情诗化散文和散文诗。何其芳的《画梦录》、丽尼的《黄昏之羨》和《鹰之歌》、李广田的《画廊集》等，都是诗化散文的代表作。⁷⁷诗化散文的特征是在散文中追求“诗意”，经营意象，构思精巧，想象丰富，结构短小圆满。它吸取了诗的特长而丰富散文艺术的表现力，有利于抒情艺术的展现和表达。⁷⁸莫河的一些散文作品同样具有散文诗化的特点，具有诗人的气质，蕴含诗情。他在《别离》一文中这样描述道——

人生为何要有别离？

明知道别离是件痛苦煎熬的，但是任谁也都不能回避它。别令人断肠，别更令人心碎，难道君不见长亭的送别，那夕阳残照，归鸦啁啾，与君终须一别，远隔万重

⁷⁵ 同注脚 59，页 47。

⁷⁶ 波多莱尔著，邢鹏举译《波多莱尔散文诗》（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1），页 18。

⁷⁷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1917-1949》，页 361。

⁷⁸ 同上。

山，迢迢千里，春去夏来，天涯海角，两地苦相思，何时？何日？才是重逢的良辰吉日。⁷⁹

在这一篇散文中，莫河描写了别离的心酸难过，相思之苦，由此感叹人生中为何有别离之痛，其中的文字是带有诗意的，有古诗古句的韵味。一句“君不见长亭的送别”在典故上运用了《西厢记》的第四本，第三折的《长亭送别》中的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张生进京赶考的别离场景⁸⁰，也可以说借鉴了晚清艺术家李叔同的《送别歌》中的一句脍炙人口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⁸¹。这样的文字韵味和互文的文学创作，更让人能够联想到别离之苦，相思之情，苦不堪言，肝肠寸断的意境，别具抒情意味。他在另一篇散文中写道——

你曾望过荒山野岭的月？悬吊在山腰。那不就是群山生明月么？你见过大平原，大沙漠里的月？莽莽的像是巨轮似的，在地平线上翻滚著。你见过林上的月，它高悬在树梢头，默默无言问苍天。你见过蓝海里的月，有如海上生明月，天涯若毗邻。园林的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可遇不可求的。楼台上的月，万籁俱寂，多少伤心事涌上心头？还有那江波淼淼的月，淘尽了多少豪情？多少风流人物？我曾经历沧桑，万般明月千万情。……⁸²

作者在文中对“月亮”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由“月亮”联想到自己的故乡，表现出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对家乡的热爱。其中，莫河引用了许多前人诗句，如其中的“海上生明月”出自于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抒怀》⁸³，“天涯若比邻”出自于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⁸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出自于南宋女词人朱淑贞

⁷⁹ 莫河〈别离〉，收入《我的歌》，页29。

⁸⁰ 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页159。

⁸¹ 弘一主编《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页78。

⁸² 莫河〈长江生明月〉，收入莫河《莫河文集》（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2001），页7。

⁸³ 罗韬选注，刘斯翰审订《张九龄诗选》（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页153。

⁸⁴ 任国绪选注《初唐四杰诗选》（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页21。

的《生查子·元夕》⁸⁵，“淘尽了多少豪情？多少风流人物？”运用了典故，改写于北宋文豪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⁸⁶。莫河引用许多古诗古句来对“月”这一主题进行抒情描写，让他联想到了许多，海上的明月让他怀念远方的亲朋好友，“月”又让他想到倾心恋人唯美又感伤的爱情，江面上的月亮，让他感慨万分，他脑海里浮现出滔滔江水，不禁感叹时光流逝，自己已经逐渐苍老。莫河的这篇化散文既牢牢地以“月”作为主题抒发深切的感情，但在思想情感上又具有跳跃性，想象力广而丰富。在上述两篇莫河的散文中，其文字描写都接近诗的语言，在语言上融合了文言词汇，在内容上使用典故和引用前人的诗句，体现出散文的诗化，也进一步展现了散文的抒情艺术和张力。

除了大量运用古诗古句，莫河的诗化散文也体现于散文与现代诗之间的融合——

雨来了，龟裂了的泥土，又重新结合起来，雨水给它带来了肥料，好让植物生长。

雨来了，街道上没有半个行人，它们都躲藏到那儿去了？难道他们对着这场风雨，有所顾虑。

雨来了，它给大地冲个凉，洗掉满天的尘埃，洗走了人们心头上的忧郁，带走了一切肮脏的东西，我们要吸一吸新鲜的空气，不然我们将闷死了。

雨啊，下吧，风啊，吹吧，我们将在雨停风息的日子里，望一望那绿色的世界。

87

这里的在段落构建上，呈现短小精炼的句子。在句型上使用重复抒情的格式，每句的开头都采用“雨来了”三个字，作者由此抒发与雨水相关的思绪与感触。这样重复朗诵的模式，朗朗上口，具有现代诗歌的特征，增加读者朗读时的连贯性和记忆，更有抒情的意味。莫河的另一篇散文中写道——

⁸⁵ 曾枣庄主编《欧阳修诗文赏析集》（四川：巴蜀书社，1996），页214。

⁸⁶ 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页291。

⁸⁷ 莫河〈雨来了〉，收入《乡土，歌》（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2004），页47。

唱吧！让我们唱出一个春天来，没有歌唱，生命显不出它的伟大和美丽。没有歌唱，生命将会死亡。唱吧！尽情地唱出我们的马来亚永远繁荣富强，爱吧！让我们去爱我们的祖国。……

当我夹在人流中走出这美丽的植物园时，我的心仿佛在沸腾，我的四肢仿佛在飞扬……！

星期天，的确诗歌不平凡的日子啊！⁸⁸

莫河在这里的描写也有重复的格式，与之前稍有不同的是，这里更具吟唱高歌的氛围，给人一种更为慷慨激昂、振奋昂扬的感觉。这样朗诵的风格，在情绪上体现出现代诗歌的激情。在篇幅描述上，体现出散文的自由和内容细节。然而，莫河的诗化散文也有不足之处，如上述两篇具有古典意味的散文，着重于对古诗古句的叠凑，显得较为繁重，反而在内容上稍显薄弱。不过，莫河对于诗化散文的尝试，也体现出他对于古典文学丰富的阅读量，对欧美和中国现代散文积极的吸收与学习态度，由此使得他的散文创作具有活跃性与多变性。

第二，是莫河叙事抒情散文的创作，以叙事、描写和抒情多种因素交织融为一体。其中主要抒写莫河的亲身经验、见闻观感。以抒情的笔调来叙述出他关注和感受的生活片段、外界人事物，从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叙述抒情散文的题材广泛，包涵了人生社会、个人经历，身边琐事、人情世态、时事政局等。莫河的叙事抒情散文中比例占据最多的还是生活小事和童年往事的回忆，其中叙事性强，具有许多细节的描写，故事简单却又朴实真挚，给读者带来高度的阅读感官。在《端午时节忆童年》⁸⁹一文，莫河通过叙事描述了自己小时候与母亲、伯父和其他家人一起庆祝端午节的故事。在母亲、伯父和其他家人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时，作者趁着大人们的不注意，偷偷地拿出一个刚刚蒸好的粽子跑到屋后津津有味地吃着。作者的母亲呵斥他狼吞虎咽的吃法，他却乐此不疲。虽然作者仅仅只是描写亲人们在厨房里忙碌，准备过端

⁸⁸ 莫河〈唱吧！唱出一个春天来〉，收入《乡土，歌》，页47。

⁸⁹ 莫河〈端午时节忆童年〉，收入《朝霞礼赞》，页13-15。

午节的一些小事，却处处体现出真挚、温暖的家庭之爱，亲人之情。莫河也通过对童年的叙事，感怀亲人、故乡，抒发了他对以往美好记忆，对乡土的怀念。

抒情与叙事彼此的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审美张力”，具有广泛的跨文化意义。小说家王安忆提出过情感不只是自我陶醉和私人化的东西，真正有意义的抒情是有其属于自己的体积的。⁹⁰可见，如果文章只有抒情而缺少叙事情节，则有可能显得苍白空洞，矫揉造作。但如果叙事中完全没有感情的成分，便会成为缺乏艺术感情的“记事”。莫河的叙事抒情散文相比于其纯抒情散文来说，增加了阅读体验和联想空间，使读者更能进入到内容之中，感同深受。在文字使用方面，莫河在描写叙事抒情散文时，少了一些华丽词藻，多了一些更为淳朴厚实的文字，给人一种简单真诚的感觉。因此，在好的叙事背景的烘托下，也能进一步体现出文学作品的抒情艺术。

第三节 情志与理想

南北朝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提到了三种交织的“立文之道”，分别是形文、声文、情文，⁹¹在文章中需要处理言与意、言与文、文与质、情与理等关系。刘勰表示“形文”、“声文”都是自然之文，是文章的形式。只有“情文”才是“人文”，是作者的情志和所想表达的内容，⁹²因而，“抒情言志传统”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古典文化中的一种“理想”。⁹³虽然时代、地理位置和环境经历了变迁和变化，这种古典文化中所表现的“理想”和内容，仍以独特的方式在莫河的现代抒情散文中呈现出来。由此，莫河散文中的抒情性也由他抒发的情志与内容所体现，笔者经过分析与整理，认为主要归纳为“爱”与“情”和“德”与“理想”两方面。其中的“爱”表现在莫河对于国家、土地和自然的爱。“情”表现在莫河思乡、忆人、感怀之处。“德”表现在莫河人生观、哲理观和品德方面，“理想”则体现出莫河对自由、民主、和平和科学的向往与推崇。

⁹⁰ 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页23。

⁹¹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85。

⁹² 郑娟榕，林大础《中国当代辞章学史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页35。

⁹³ 柯庆明、萧驰主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Volume 1》（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页180。

首先，在之前所提到的“感情本体主义”，在文学作品里所呈现出来的是唯感情、唯感性的，是情之本质化和本体化的倾向，也是中国抒情传统重大特色之所在。⁹⁴这种“唯情”特色体现于莫河对国家、土地、自然的爱，以及对家乡、亲友、怀旧之情。莫河是一个具有博爱精神的散文作家，他的文章中时常直抒胸臆地流露出他对国家、土地和自然无私的爱。在《我的歌》一文中，莫河描写了新加坡为他自小长大的海岛，有着他许多童年的回忆和梦想，他对新加坡这个国家充满了无限和永恒的爱，文中描述道——

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新加坡河畔有着我童年的梦，那宽阔的独立桥上遗留下年轻的脚伐声，在这片芬芳的泥土上，渗着我的鲜血与泪水，我要在黎明前的东方，唱起了“前进吧！新加坡啦！”，虽然歌声是那么的沙哑，那么的低沉，可是它唱出了对这片土地的爱恋，它仿佛是松柏长青，绿水常流，然而我对它的爱情永恒不变。⁹⁵

其中的独立桥别有一番意味，独立桥是新加坡独立自主的标志性建筑物，在2002年，已经被新加坡文物局列为历史文物建筑⁹⁶，具有历史意义。其中唱起的“前进吧！新加坡啦！”是新加坡的国歌。⁹⁷莫河非常具有国族意识，他的散文时常描写出象征代表新加坡的独立自主，并为此感到自豪与骄傲，表现了对这个国家充满深切的爱。在《泥土》一文中，莫河的文字体现出他对土地的热爱——

我热爱泥土，因为它孕育着我的生命，那黄金似的童年，曾深埋在泥土里，在泥土里，有着我的爱情，有着我的泪光，有着我的梦。我把一切，都毫无犹豫的献给了泥土。⁹⁸

⁹⁴ 同注脚 61。

⁹⁵ 莫河〈我的歌〉，收入《我的歌》，页 2。

⁹⁶ Joanna HS Tan, “Merdeka Bridge,” in Singapore Infopedia, 19 Jan 2015,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493_2005-01-19.html (accessed: 25 May 2020).

⁹⁷ Cheryl Sim, “Singapore’s national anthem,” in Singapore Infopedia, 23 Dec 2004,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15_2004-12-23.html (accessed: 25 May 2020).

⁹⁸ 莫河〈泥土〉，收入《我的歌》，页 38。

他的文字充满激情与豪迈，显得既真诚又热烈，想要对读者表达土地承受着他的一切，也是他生命的一切，他热爱生活，所以热爱土地。在《走在斜坡的晨昏里》一文中，莫河描写到——

我走过相思林，带着串串的梦，串串的怀念。树树都是爱，叶叶都是情。教我
怎么忍心舍弃呢？我又走过那斜坡，踩过晨曦与夕阳，我拥抱着一切，热爱着一切。
这是深切的，也是永恒的。⁹⁹

莫河描写了他对相思林的喜爱，它是一片世外桃源，能使他暂时远离世俗，抛弃烦恼，忘掉伤感的往事，也能在这里听着阵阵的蝉鸣，想象热恋情侣许下爱情诺言的美好画面。¹⁰⁰莫河心思细腻，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自然风景，花草树木有着独特的感情，并在文中抒发出来。在《新加坡河上的春天》一文中，莫河写道——

新加坡河笑了。

武吉智¹⁰¹马山笑了。

宇宙间的一切，都在笑了。……………

从今天起，你应该比以前更加的热爱你的狮城，热爱祖国每一片土地。每一株
橡胶树，每一条河流，你不应该三心两意的变了心。

朋友，歌唱吧！歌唱你可亲的祖国。

朋友，热爱吧！热爱你自己的大地。¹⁰²

⁹⁹ 莫河〈走在斜坡的晨昏里〉，收入《风铃叮当响》，页 12。

¹⁰⁰ 同上，页 10-12。

¹⁰¹ 作者将“知”误植为“智”。

¹⁰² 莫河〈新加坡河上的春天〉，收入《春季里的花城》，页 13。

作者此处融合了他对国家、自然和土地的爱，并以抒情、歌唱的方式感叹出来。感情表现得直白、简单、浓烈和热情。莫河用他对新加坡淳朴、真挚、炙烈的热爱，编织了自己独富情感色彩的系列篇章，唱出了一支支爱恋祖国和土地的情感飞扬的颂歌。莫河的散文包含着真诚的爱意，是除了抒情手法外，更进一步地展现出的深刻抒情内容。

此外，莫河的感情丰富、多情多感，在莫河的散文情志内容中，还表现出了思乡之情、感怀往事之情和缅怀人物之情，这些情感时而单独作为文章的主题，进行深深地阐述，时而在同一篇散文中，相互穿插，给所诉之情增加了层次和复杂性。在《夜临高雄》一文中，作者写道：“我带着满怀的乡愁，一股永远化不开的的忧郁，徘徊在臭味重重的爱河河畔。没有人知晓我从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里来，也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回忆什么。这时候的我，真象是位沦落他乡的落魄浪子，迫切地需要一股爱的滋润。”¹⁰³这里莫河抒发了他无尽的思想之情，在台湾高雄的他仿佛觉得自己是流浪于他乡的浪子，无依无靠，迫切地想要归乡，寻求家的爱。在《红毛丹成熟的季节》一文中，莫河通过“红毛丹”这一水果，回忆了童年时期的他与红毛丹的相关事迹和对于亲友的感怀。其中最另他记忆深刻的是他的挚友许君的父母拥有一个红毛丹园，总是慷慨、亲切地招待他吃新鲜甜美的红毛丹。他认为像许君父母这样真诚可亲，慷慨慈祥的人，在社会上是难能可贵的。后来，许君的母亲换上肝癌去世，那片园子里便显得寂静荒凉，一种悲哀之感油然而生。¹⁰⁴这篇文章不仅体现出莫河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怀，也思记了他的挚友许君和其过世的父母，由此看到红毛丹便触景生情，思潮涌现。

第二，莫河的散文中充满“德”的体现和“理想”的抒发，他的散文不仅仅是存粹的感情流露，很多时候也体现出作为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心。王春煜教授认为莫河的散文充沛着对历史、民族、社稷的强烈责任感，渗透了浓郁的忧患意识，给人启迪和禁戒。¹⁰⁵他的散文《22 万个海南人能做什么？》谈到了宗乡团体的忧患问题，在新加坡社会上真实存在的分裂境况。¹⁰⁶莫河的祖籍是海南，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出于对乡土的热爱，他对生活在乡土上的乡亲文化也爱屋及乌。莫河是武吉知

¹⁰³ 莫河〈夜临高雄〉，收入《朝霞礼赞》，页 47。

¹⁰⁴ 莫河〈红毛丹成熟的季节〉，收入《满天云霞》（新加坡：胜友书局，1989），页 42。

¹⁰⁵ 王春煜〈心灵的异彩〉，收入莫河《在鲜花盛开的国土上》（新加坡：友联书局，2008），页 4。

¹⁰⁶ 莫河〈22 万个海南人能做什么？〉，收入《在鲜花盛开的国土上》，页 71-75。

马海南联谊会的重要一份子，并发起了“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出版了多本“海南文化系列丛书”，积极地推展新加坡的海南文学文化事业。¹⁰⁷在此文化背景下，莫河对新加坡海南族群非常了解，他认为在新加坡，相比于闽粤各籍人来说，海南人是比较薄弱的族群。其中有移民历史的问题，也有内部族人明争暗斗、分帮分派的问题，由此造成了分裂，破坏了凝聚力。此外莫河还点出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下，海南语言和文化日渐没落，他为此而感到担忧与悲伤。他认为族群的根基为民族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这篇文章写出了莫河对薄弱的宗乡凝聚力和文化而感到忧虑，并借此抒发他的心声以及呼吁人们需要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意义的是，在《生活寄简》和《黎明寄简》这两本杂文集中，莫河集中讲述了一些人文关怀、人生道理以及文化艺术的推动，如珍惜时间、勤劳节俭的美好品德，对孩子给予正确的教育、金钱观，如何放宽心情，新加坡文艺困境等，体现出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社会同理心。莫河这种理想、愿景的抒发，是情志的表现，也是抒情艺术的展示。

然而，光有丰富浓厚情感是不够的，所抒发的情感需要真挚、真切，才能与读者产生共鸣。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散文是一种充分体现“真”的文学，它的任何一种体式，都忠实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审美感受，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刘勰就曾提到过“情深而不诡”¹⁰⁸的造文要义，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要真实深沉、不伪不虚。在这方面，中国著名作家冰心对散文的一些看法极具意义——

“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他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是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¹⁰⁹

进一步来看，现代散文家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中抒发深切、真挚情感的传统，又吸收外国近代散文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滋养，认同散文是一种“自己告白的文学”，

¹⁰⁷ 王永炳〈莫河，一个热爱乡土的抒情圣手〉，收入莫河主编《新加坡海南作家之十八名家作品选》（新加坡：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2017），页5。

¹⁰⁸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0。

¹⁰⁹ 冰心〈文艺丛谈〉，收入冰心《记事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页239。

在创作时将自己的个人的人格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¹¹⁰郁达夫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要算“个人”的发见，并以这一种觉醒为中心。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更为强烈，从而形成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现代散文就因此滋长起来。¹¹¹莫河表示自己的散文创造受到了中国“五四”文学家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特点便是在散文中所表达出来的真诚实意和创造出来属于他自己的个性。

在莫河散文中，“真诚”是一个明显的特质，虽然他的一些作品中会出现文字浮躁、内容重复空泛的问题，但不乏也有许多优秀的文章。如前述中的《风铃叮当响》和《含笑的新加坡河》两篇散文，情感真挚，朴实动人。前者是叙事回忆和情感抒发相结合。文中描写了莫河的母亲在世时，所住的地方挂着风铃，她为儿女辛勤地付出，在风铃声中深深印入莫河的记忆中。然而，母亲去世的那天，风铃声依然被风吹得响个不停，导致之后莫河每次听到风铃声，都回忆起母亲去世那晚的悲痛。他由此索性将风铃扯下丢弃，害怕再听到风铃声。¹¹²作者以“风铃”为媒介，书写了对母亲逝世的悲痛和思念，感人至深，以最简朴的文字描写出莫河的哀伤与怀念。后者是莫河对新加坡河的改变有感而发，感叹新加坡河从乌黑烂臭变得清澈明亮。作者借由新加坡河的改变而暗喻新加坡的逐渐发展，在散文中记录了历史的痕迹，描绘了50年代苦力工人的辛酸劳作。莫河认为新加坡今日的成就是工人苦力用他们的血汗所建立起来的，他对这些背井离乡来到南洋的建国先辈表示感概、尊重。¹¹³文中可以感受到莫河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理解，所述之情十分真实。

散文的自由创作，源自于作者本身的个性人格、生活经验、思想和艺术修养的综合作用，表现出因人而异的个性色彩。正是这种个人的、独特的个性展现，碰撞出不一样的抒情火花。莫河认为“散文不但要拥有自己的风格，更要在自己的作品里，灌入一股新的生命力，作品才能永垂不朽。”¹¹⁴其散文最具明显的特征便是具有诚意，朴实真挚，蕴含着莫河自有的人生经验和感观，在“真”上打动人心，凭着对文学深厚的喜爱，在多年的创作中写出了“莫河体”的抒情散文。

¹¹⁰ 汪文顶《现代散文学论稿》（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8），页15。

¹¹¹ 郁达夫〈导言〉，收入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53）。

¹¹² 莫河〈风铃叮当响〉，收入《风铃叮当响》，页13-15。

¹¹³ 莫河〈含笑的新加坡河〉，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1-3。

¹¹⁴ 同注脚49。

莫河写散文，写山则情满于山，写海则情溢于海。他的抒情，在描写新加坡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赋有内涵，这是他散文的突出特点。在莫河笔端，写人写记叙散文的篇章，同样也体现他以情为文的特点。莫河的抒情散文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中国“五四”文学的影响，其中有学习借鉴的影子。但由于地理环境和国家社会的不同，不一样的历史政治背景和人生经验，注定散文中所写的内容，和所抒发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在分析探讨时，除了借鉴“五四”文学的背景和中国抒情散文的理论，还需结合莫河的生长经历、国家社会和他的散文特点等。本章在此背景下，从写作的手法形式与抒发的情志理想两方面，对莫河散文中的抒情特色进行研究。在创作手法中，莫河喜欢在文中大量使用拟人、比喻和优美的词藻。莫河将这些手法运用得细腻、恰当和独特，但在一些文章中，也有重复繁重的意味。在创作形式中，本章分析了莫河的诗化散文和叙事抒情散文，体现出莫河散文的多样性。在情志与理想方面，莫河在创作中抒发了他对真挚的情感，表现了他对于国家、土地和自然的爱，与思乡、忆人、感怀之情。并且体现出他作为文人的道德意识和抱有的社会理想。本章着重分析莫河散文中的抒情艺术，莫河在文字运用上虽有不足之处，但他鲜明的特点和优势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章 概念与意义：莫河的地方经验

第一节 地方、经验与记忆

莫河的散文最主要的特点便是抒情性与地方经验。他所书写的地方经验往往都是被抒情所围绕、贯穿。在前文（本文第二章），笔者集中讨论了莫河散文中的抒情手法与艺术的表现。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本文将侧重于探讨莫河的地方经验，这里先对几个重要概念稍作解释。

关于“地方”（place），人文地理学家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产生了几种有意思的思考。“地方”可以指所有权和特定的区位（location），如“我的地方”（my place）与“你的地方”（your place）是不同的，含有隐私和归属的观念。从个人上升至全球国际层面上，“地方”还可以指不同国家的“领域”（territory）。“地方”也具有社会阶层地位的涵义，正如著名的谚语：“万物之所，各安其位”（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每一样事物都有/处于它应属的“地方”。¹¹⁵政治地理学家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将“地方”作为“有意义区位”，勾勒出三个基本面向。第一，区位。当地方作为位置，如纽约在“这里”，科索沃在“那里”，新加坡在赤道，地处热带等，这就是区位的体现。第二，场所（locale）。阿格纽以“场所”来指与社会相关的物质和环境，因为地方几乎总是有具体形式，如社区花园由植物、雕像、篱笆、小屋等组成。又如热带雨林有着许多热带植物：甘蔗、棕榈、椰子树等。第三地方感。除了有其定位，存在物质的视觉形式外，地方还必须与人有某些关系。阿格纽认为“地方感”是指人类对于地方有主观意识和感情上的依附。¹¹⁶从另一层面上来看，地方不仅是一种事物、一个定位，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媒介。当我们仔细思索世界与各个地方，就会看见许多不同的事物。我们可以从中看见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关联和依赖，也可以从中看见世界中呈现的经验和意义。

这里提到的“经验”，是一个广泛运用于各种适用模式中的术语。可以直接地体现于嗅觉、味觉、触觉模式，也可以间接地被认为是象征模式。¹¹⁷情感（emotion）

¹¹⁵ Tim Cresswell, *Place: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UK, 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5), p. 7.

¹¹⁶ Agnew,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 27.

¹¹⁷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7), p. 8.

和思想（thought）存在于所有人类经验之中，如基本的冷与热、快乐与痛苦。在情感和思想上，产生了感觉（sensation）。如热会让人感到窒息，冷会给人刺痛感。痛苦可能是强烈的或者轻微的，这些痛苦可能由嘲弄或者暴力引起。¹¹⁸经验有一种被动的内涵，它表明了一个人已经经历或遭受了什么。因此，经验意味着一个人从已经经历的事情中学习的能力。一个人可以通过经验了解现实，并建构现实。¹¹⁹正如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苏珊·郎格（Susanne Langer）所说：“物理世界本质上是由数学抽象所表达的真实世界，而感觉世界是由感官直接参与的抽象所演绎的真实世界。”¹²⁰地方是一个特殊的物体。它尽管不是一种容易操作或携带的东西，但却是一种价值的凝结物，它是一种人们可以在其中居住的物体。假如我们对一个地方的体验是完整的，也就是说，我们调动了所有的感官且经过了大脑的具体反思。长期居住于某地也能使我们更加熟悉该地。结合这两点，可以说实现了对这个地方具体现实性。

记忆”（memory）是一种保存信息的能力，它指向诸多心理功能，这些功能使我们将过往的印象或过往代表我们自己的信息界定下来。对记忆有关的研究方面有心理学、心电生理、神经生理学、生物学以及与记忆障碍有关（主要是健忘症）的精神病学。¹²¹“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一个概括性的术语（umbrella term），它一方面涵盖了历史与纪念性符号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指的是个人过去的信仰、情感和判断。但是集体记忆的含义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的“共享记忆”。它意味着个人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产生了对过去的记忆。集体记忆的基本事实在于不同的个体和世代对同一事件的解释和纪念的方式不同。¹²²“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不是普通的生理和心理行为，它指的是通过叙事形式再次讲述过去的一些事情。叙事性的解释以社会结构和连续性作为自己的主要特征，正是在这种叙事框架中，个体和集体的认同才能形成并且得到传播。¹²³图像或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媒介，为集体记忆的保存和编码开启了新空间。如莫河的散文，以“文字”的形式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成为一种保存和传播历史记忆的载体。

¹¹⁸ 同上。

¹¹⁹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 9.

¹²⁰ Susanne Langer,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New York: Mentor book, 1959), p.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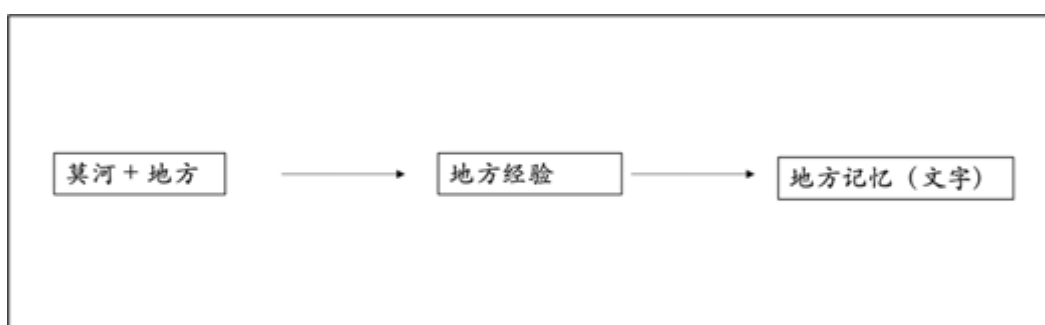
¹²¹ Jacques Le Goff,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1.

¹²² Mark D. Jacobs and Nancy Weiss Hanrahan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 254.

¹²³ 德兰迪·伊辛著，李霞、李恭忠译《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页580。

那么地方、经验与记忆之间的联系又是如何展现的呢？关于这方面，海登（Delores Hayden）指出：如果地点能为研究者提供了含义重载，那么对地点的各种认知和理解（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都将成强大的地方记忆来源，以编织放松束缚在一起。¹²⁴海登认为，因为地方经验的具有复杂性特征，和强大的情感影响力量，从而导致记忆不断地生产/再生产。另一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在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地方是感知（perception）价值中心，可以满足生物对诸如水、食物、休息和生殖等需求，¹²⁵人类可以通过感知和经验来认识世界，从而形成自己的态度（attitude）、价值观（value）和世界观（world view）。¹²⁶图 2.1 展现了莫河的地方经验与地方记忆的形成与关联。莫河在新马一带长大，经过长时间的地方接触，使他对南洋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地方经验。这些地方经验在莫河通过细致的思考和深刻的沉淀之后，成为了他的地方记忆，他将这些地方记忆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一种地方历史的记载。

图 2.1：莫河的地方经验与地方记忆联系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概念框架所制作。

本章主要对莫河的地方经验/记忆和大方面的历史脉络进行探讨，首先对地方、经验和记忆几个概念进行了一些解释，并对它们相互之间的产生与联系进行了分析。接下来，在第二节，笔者从反映、再现、作者、作品四点分析了莫河散文中值得研究

¹²⁴ Delores Hayden,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 18.

¹²⁵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

¹²⁶ 同上。

的意义。最后，第三节在上述基础上，陈列出其地方经验中所表现的时间与空间的延伸，在整体结构上体现新加坡作为地方的发展进程。

第二节 现实、再现与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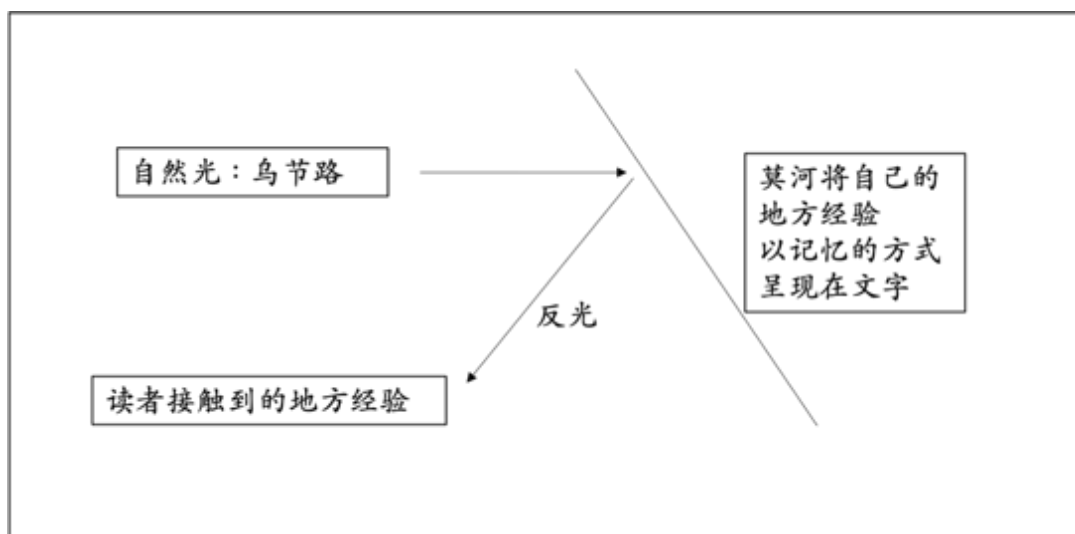
在书上读到或在画里见到的过往呈现是一种体验，真正进入到“地方中的历史”领域（history-in-place）又是另一种体验。作者与读者的地方经验有何不同之处，是否同样具有意义？这里便涉及到反映和再现的问题。莫河可以说曾经真正进入到“地方”的领域，地方对他的感官冲击激发出他的记忆与思绪。在莫河在《乌节道上》表示“乌节路”这个地方与他的童年、记忆、梦想、未来息息相关——

乌节路是一条繁忙的街道，曾经深深地烙印着童年的足迹。只要是有机会走过乌节路大道一带，许多远失了的東西与记忆，又重新闯进脑海来。美丽的记忆，使我变得活跃与年轻。因此我喜欢回忆往昔，梦幻多彩多姿的未来，抹掉愁丝、痛苦、烦恼……。¹²⁷

地方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它与记忆的紧密关联好比错综复杂的树根纠缠在一起。莫河将这些经验感受经过自己的过滤、凝聚和累积，以文字的方式将“乌节路”呈现在读者面前。整体的‘地方’经验的表现过程如同一个反光镜的照射，如果“乌节路”作为地方是自然光的存在，那么读者所接触到的“乌节路”就是以文学作品作为媒介的反射光。

¹²⁷ 莫河〈乌节道上〉，收入《春季里的花城》，页96。

图 2.2：地方经验反映的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概念框架所制作。

那么读者接触到的“反光”是否与莫河所要表达的地方经验具有相同意义？相信对“反映”与“再现”的解释可以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图 2.2 中的“反光”与“反映”在涵义上如出一辙。“反映”（reflect）不是中文原有的词汇，而是现代汉语借自日文汉字，日文又是从英文 reflect 一词翻译过来的，¹²⁸reflect 作为一个及物动词，基本的意思，是指光线、声音或热能，以某个物体的表面作为媒介，碰触之后的回弹。此处，“镜子”或“某个光滑的物体表面”可以作为“反映”的媒介（莫河的散文）。但是，现实世界地方的样貌和形态，因为媒介的不同性质，显示出来的影像会不会产生不同的变异？因为即使最光滑的镜子，也只能够以二次元的平面形式，与现实中的三次元的真实地方有差异。因此，文本和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用“反映”单纯，二次元地诠释似乎并不足够，使用“再现”（representation）则更为准确。¹²⁹在现在文学理论中，“再现”作为一个批评概念，经过社会、媒体、文学理论的各种探讨与阐述，有了更为复杂的意义。根据《牛津英语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再现”有两种意思。一是以特定方式呈现某人/某物的行为；显示或描述某物的某物；二是被赋予某种权利，代表人或事物，具有代表性。¹³⁰在我们所讨论的语境中，可以用

¹²⁸ 〈附录 B：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收入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73）》（第五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页 379。

¹²⁹ 柯思仁，陈乐《文学批评关键词：概念·理论·中文文本解读》（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页 158-159。

¹³⁰ J. A.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prep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X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658.

“艺术再现”（artistic representation）和“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¹³¹来区分 representation 的两种意思。在探讨莫河的散文，笔者更趋向于使用“艺术再现”的意思。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认为艺术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他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再现的形式，人类与动物不同之处，正是他们能够通过再现进行模仿与学习。¹³²因此，文学是一种“生活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life）。一些新批评理论家认为文本是一个自足体，与现实没有交涉。与之有别的是，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提出了文本的“在世性”（worldliness）。萨义德认为文本的存在，往往是纠结于某中情状、时间、空间、社会之中；文本就在世界之中，也因此是在世的（worldly）。¹³³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莫河散文中的地方经验与现实世界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艺术作品和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地方经验与记忆的载体，是一种现实世界的再现。此外，在莫河对于文本的写作和读者阅读过程中，双方通过选择、沟通与建构（construct），也同时形塑了读者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由此改变了现实的意义，甚至现实本身，形成不断建构的地方经验，具有超载的价值。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方面是：莫河作为作者，与他在散文中的呈现出地方记忆是否同样值得研究的地位？两者之间的联系又是如何反映出历史语境？这便是关于作者与作品问题。18 世纪以前，在欧洲文学理论中，作者的地位并不高。作者通常被认为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他的作品并不是他独自创作出来的，而是对于他的文化传统的“模仿”。¹³⁴20 世纪初开始，各个文学与思想流派对“作者”这个概念产生与之前不同的反思与挑战。法国文化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 1967 年发表的文章《作者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Author）中所称：作者已经死了。¹³⁵大多数读者不认识作者，无论是作品中所叙述的各种情节、人物和事物，或生产作品的作者，都是读者在阅读过程的想象，也可以说是虚构的。那么通过阅读活动时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作者与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作者，并不是同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作者在现实世界里没有真的死掉，在隐喻的层面上，他也已经死了。1940 年带以来，以英国和

¹³¹ 柯思仁，陈乐《文学批评关键词》，页 162。

¹³² 亚里斯多德著，姚一苇注《诗学笺注》（台北：中华书局，1966），页 52。

¹³³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in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3-34.

¹³⁴ 同注脚 130，页 4。

¹³⁵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Barthes,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Image-Music-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pp. 142-148.

美国为主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理论家的基本态度，是否定以文本以外的因素作为分析凭据。他们把文本看成是独立于作者而自主的对象。美国文学批评家温塞特（W.K Wimsatt）和毕尔兹莱（M.C Beardsley）在1946年发表的《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文章中认为，一首诗的存在是通过其意义，而意义的产生是借由文字作为媒介。¹³⁶如果评论者阅读这首诗时还需通过诗作以外的资料才能深入了解，那么这首诗是不成功的。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强调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心雕龙》中的《明诗篇》提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¹³⁷强调的是写作过程是由作者受到外在事物的感触，引发其内心情绪和想法。孟子曾提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¹³⁸其态度表示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和作品同样重要。另一法国文化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作者”这个概念的讨论，让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作者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福柯在1969年发表的文章《作者是什么》（What is Author）中指出，作品的意义并不仅是局限于文字的内部，作品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也十分重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来看，关于作者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时代、社会、文化中，人们对于作者的认知有所不同。作者消失后所留下来的空间是具有历史语境和值得思考的。¹³⁹在此论述的前提下，笔者认为莫河人生经历与他的作品同样重要，在分析作品时，也可以探讨莫河的身份与背景，他笔下的作品是具有历史空间的，并且值得探索和研究。即使与一个人真实进入到地方领域所感触到的地方感不同，读者仍可以从他的散文中得到地方经验的感官冲击。这里以《乌节道上》为例子，解释了莫河的地方经验和读者观感经验、作者和作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地方感呈现的可探索性。在了解了以上一些概念的含义与一些关联性的问题后，本文接下来将在此基础上探讨有关莫河散文的其他论点。

¹³⁶ W.K Wimsatt Jr and M.C Beardsley,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in W.K Wimsatt, *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45), pp. 3-20.

¹³⁷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页65。

¹³⁸ 《孟子·万章下》，收入杨伯峻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51。

¹³⁹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Foucault, Donald F. Bouchard eds., transla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by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13-138.

第三节 时空流动：画与历史进程

段义孚在对空间与地方的研究中指出，如果空间有方向或者有特殊的远近关系，那么它是历史的，风景画则是历史的。风景画中的景物是围绕视线交汇的某个焦点所组织起来的，所以它非常近似于人类看世界的角度。¹⁴⁰风景画于 15 世纪在欧洲出现，并且逐渐开始成为一种流行趋势。¹⁴¹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风景画中的时间体现如同箭头一样具有方向性，成为了一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记录。¹⁴²进一步来看，关于风景画透视性，观看者可以通过空间看到时间的“流动”。比如，在画或照片中看到乡村风景，当里面一些组成部分消失于遥远地平线中的道路的周围，观看者几乎会不由自主地设想在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¹⁴³地平线是常见的代表未来的象征，开放的空间则象征着充满希望的时代。¹⁴⁴可见，道路的尽头犹如一个指向地平线的箭头，成为观看者的目的地与未来。假如观看者已经走过一段路之后，回首眺望，那么路的尽头也是远处的风景。因此，远处的风景既可能代表过去，也可能代表未来。¹⁴⁵

由上作为一个切入点再来看莫河文本，他的散文与欧洲风景画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张力展现具有共性，是历史的。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王春煜对莫河的点评。他认为读莫河的作品，像是看一幅幅风俗画与风景画，如果说莫河的一篇散文是乡土的一个切片，那他的散文选集便是乡土面貌的总呈现。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单看莫河的一篇散文，一段关于地方的历史面貌与记忆的延伸可以在短短的几百字中呈现。在宏观层面上，纵观他的全部作品集，体现出新马一带从 50 年代到如今的历史风貌，甚至表现出对未来的展望。表 2.1 陈列出莫河在《乌节道上》一文中的地方与时间的架构。他分别从乌节路的整体、中部、旁边三个视角进行描绘，在时间上将 1950 年代和 1980 年代时的乌节路进行对比，形成鲜明的流动性的画面比照。

¹⁴⁰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 122-124.

¹⁴¹ Rudolf Arnheim,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 240.

¹⁴² 同注脚 139。

¹⁴³ 同上。

¹⁴⁴ E. Minkowski, *Lived Time: Phenomen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ie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81-90.

¹⁴⁵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 124.

表 2.1：莫河散文《乌节道上》中体现的历史变迁

时间/地方	乌节路整体	乌节路中部	乌节路旁边
几十年前 (1950 年代左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树林密集 • 野草萋萋 • 狭窄的马路 • 有好几家花农 • 马路两排，都尽是些古旧的建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片荒凉的坟丘 • 人烟稀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条溪流（由东陵植物园的荷兰路的两支溪流汇合而成） • 每逢雨季，便会泛滥 • 浊黄的雨水，迅速淹没道路 • 堵塞交通 • 汪洋一片
目前 (1980 年代左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矮低的店铺，正在拆建。 • 过去的旧楼，逐渐消失了 • 崭新的建筑：购物中、旅店、餐馆、咖啡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建立起义安大厦（乌节路的标志性建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还是会泛滥
未来 (再过一些时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幢幢的摩天楼，将屹立在乌节路旁 		它是生命里，永不干枯的河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市容将焕然一新 		
--	---	--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散文《乌节道上》¹⁴⁶所整理。

莫河的文字描述与留白给予读者对于“未来乌节路”的想象空间：“焕然一新”，“它是生命里永不干枯的河流”。¹⁴⁷文中“乌节路”的风景画并没有定格在固定的年代，随着作者的期望与情感，展现出时间的延伸，向往于未来。莫河在文中用拟人的写作手法描绘乌节路的历史变化，展现逐渐富足的新加坡——

它们可说是一对孪生兄弟，紧紧地连接成一体，默默地负起了历史重任，任劳任怨，为了祖国繁荣富强，献出了一份力量。¹⁴⁸

单从《乌节道上》一篇散文中，可以看到乌节路作为地方，所展示的一段历史时空的延伸。莫河的地方经验也展现出他强烈的国家的认同感，他对于日益兴盛的新加坡蕴涵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为此感到自豪与欣慰，另一方面他将发展过程的艰辛看在眼里，铭记在心，认同任何关于社会、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功劳，为此感慨万分。

再从莫河多篇散文来看，主要提到新马各个地区的建设、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他各种的感想思绪。莫河的每一篇散文都像是一张生动的风景画，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便好似胶片电影一样一幕幕映入读者的眼睑，其中包含了空间和时间的流动。表 2.2 筛选和集合了莫河在不同时期对新加坡各个地区描述的散文。莫河的散文篇章数量多，关于表 2.2 的筛选方法，笔者采用了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中的抽样方法。其中提到关系性和差异性抽样，目的在于对研究资料进行即时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对象。¹⁴⁹由此，从众多不同种类、内容的散文篇章中，笔者以

¹⁴⁶ 同注脚 126，页 96-98。

¹⁴⁷ 同上。

¹⁴⁸ 同上，页 96。

¹⁴⁹ Strauss and Corbin,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85-186.

散文集出版时间为顺序，选出一些能体现出莫河的新加坡地方经验的篇章，在整体上则呈现出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地方历史进程与变迁。

表 2.2：莫河多篇散文中的地方描述

创作年份	散文集 (筛选)	散文篇章 (选取一篇)	地方描述
1962	在马来亚的土地上	加冷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早晨的加冷河，就像热闹的城市一样开始忙碌起来，渔人的船只，像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在加冷河的河床上，顺着流水，朝向茫茫的大海驶去，开始了他们一天的生活 • 伐木工人，也在加冷河上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劳动 • 有时，我在加冷桥上，看见加冷河退潮的两岸，显露出一片杂物 • 有时，从微风中，还送来了阵阵难闻的恶气，使人嗅到这种恶气时，心里只感到一阵不舒服
1975	我的歌	南方的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我是生长在南方无名河畔的穷孩子，在漫长苦难的岁月里，我在她身旁，度过了我欢乐的童年，十年如一日 • 我深深地爱上了南方的无名河，由于我日夜生活在她的周围，我这个穷孩子，对她发生了深厚的爱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有人说，南方的河比不上中国的黄河，长江； 又有人说，南方的河比不上埃及的尼罗河，比不上印度的恒河，可是我和许多祖国儿女一样，深深地爱上孕育着我生命的摇篮——南方的无名河
1979	兰花飘香	牛车水之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了，牛车水也曾在风雨里洗礼过，它亲眼瞧过历史的巨大变迁，它曾用粗黑的双手，埋葬过黠武主义者的狂妄，它也曾目睹过殖民地主义的没落 • 我曾在牛车水底骑楼下，听过了不少垦荒者的呼声，他们抛乡离井，东飘西泊，为了自己底子孙们，他们把鲜血与汗水，撒在狮城的土地上 • 十多年了，牛车水也跟随着历史的巨轮而变迁着，骑楼下理发的‘阿祥伯’，已不知在什么时候搬家了 • 随着我国的城市发展计划，牛车水也被列为发展区之一，在未来的岁月里，相信牛车水本来的面貌，将会有一番改革 • 我真担心牛车水有一天，它将失去了新加坡华人的特有生活情趣

1980	满天云霞	甘榜的思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甘榜’ (KAMPONG) 是我生命的摇篮，我始终忘不了我出生的‘甘榜’，因为它融合了我底真挚底情感，深切地爱憎 • 我闻嗅着‘甘榜’底泥土的芳香，我吮吸着故乡底泉水而长大，今天我无论漂泊何处？无论在怎样困苦的境地中，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思想着我出生的‘甘榜’来 • 二十多年了，只要我路过荷兰村一带豪华的住宅区时，每当我有意或是无意间凝望着那一幢幢的洋楼时，我的脑海里，就会立刻地闪现出二十多年前，在这片广袤的芭地上，曾经散落着许许多多的‘亚答厝’
1987	春季里的 花城	马西岭之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过去的马西岭，只不过是荒山野岭，破旧的村庄。古老的胶林，一片荒凉的景象 • 可是时过境迁，拖拉机在山岭上奔驰吼叫，寂寞的荒野，响起了劳动者的歌声 • 凸凹崎岖的山岭，现在被铲平为平地，幢幢高入云霄的组屋，象¹⁵⁰夜里荡漾的舰艇，拍立在马西岭一带

¹⁵⁰ 作者书写的“象”字，指的是“像”字。

1987	风铃叮当 响	格兰芝河上的 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向往着北去的流水，携带着人家多少的悲戚、欢愉。踏着历史的长河，流去了漫漫的岁月年华，不再回头，不再恋栈 • 在去年，狭隘的河床，曾在“哄隆隆”的挖掘机声的吼喧声中，逐渐地加宽了许多 • 当远处的闸口被敲通以后，河里的水逐渐消失，成群结队的鱼虾，随着流水，游向别处，河床也显露在人们的视线里时，也许就是撒下最后的一网，网住最后的一夜了
1988	奔向彩虹	走过金文泰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每次驰骋在宽阔的金文泰路上，童年时代的脚音，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在耳膜里震荡个不停。过去的影子，便会活生生的浮现在眼前 • 从模糊的记忆里，几十年前的金文泰路一带，周围都是些村落 • 过去的金文泰路，只不过是一条狭窄的路而已 • 原本是一片野生的丛林与寂寂无人的坟山，现在却矗立着闻名的义安学院 • 许多的村落山野，在记忆里，逐渐消逝不见了。眼眶里不断地呈现着一幢幢高耸的组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海島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在静静中变着。一年半载，没有到处逛逛的话，一切都迅速的变得面目全非，或许会使你迷失了方向呢
1989	朝霞礼赞	回到荷兰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每一次我路过这一带的屋宇、来往不绝的马路、每一株蓊郁苍翠的树木、每一根笔直的电灯柱……等等，几乎都与我发生了超脱的情感关系 • 当我的脚迹，轻轻地踩着荷兰路一带的土地上时，内心感情的激荡，血管里流畅着的血液，迅速地在翻腾着 • 几年后，当我再经过这一带的时候，只见幢幢的红瓦洋楼，散落在那里。往昔的一切景物，都化为云烟，不复存留。
1990	这里有春天	黎明、听潮的时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这几年来，高楼林立，新的填地地带已架上了桥梁。许多东西都改变了面貌，连那些在新加坡河出出入入的大舢舨，也变得那么迅速，几乎是面目全非，差点儿不认识了 • 不但这里的海滨，面目改观了，连其他地方的海滨，也都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这是进步的象征

1992	来自狮城的花束	含笑的新加坡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他们，被称做“猪仔”。他们以粗黑的布满厚茧的双手，以鲜血与带有咸味的汗水，凝聚着新加坡的繁荣。就像是新加坡河畔破烂的建筑物一样，忍受着百年汗水的侵蚀 • 望着乌黑的河水上漂浮的生锈的铁罐杂物、空瓶子、果皮秽物等东西，心不由地沉痛起来 • 事过境迁，新加坡河终究在漫长的历史脚步下，又从英雄的劳动者的手底下，改换了她的面目
1993	青山未曾老去	凤凰园里的童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那米字形的英国殖民地旗帜，也在凤凰园里飘荡了将近一百五十多年 • 英军撤走了，凤凰园里的伙伴也远走了。只有那绿草如茵的青草地，只有那宏伟的建筑物，四十年来，它还是在风霜里，在历史的陈迹里，负起了它的职责
1994	莫河散文选集	夜里厮守着河口的鱼尾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过去岁月的交流里，短狭的新加坡河，蒸逆出了腐迂的恶臭，令人掩鼻而过 • 有一个时期，在阳光的照耀下，鱼尾狮从欢欣的嘴巴里，喷出发光的水珠，在阳光下，形成了绚丽的梦幻

2001	莫河文集	走过童年的轨道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客人芭的庙宇，朗朗的背书声，早已沉寂 • 荒岭上的坟墓，被层层组屋淹没 • 荷兰村的四周围，早就被高入云霄的组屋掩盖满了 • 如今，只剩余那排古旧的店铺和那条短窄的街衢
2002	乡亲、足迹、鲜花	走过荷兰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这里有着好几个村落，庙宇也好几座 • 六十年代初，荷兰村被铲泥机铲平了，英国远东驻军在这一带建造了摩登的住宅区 • 恒久的岁月洗涤，客人村和荷兰村一带，一座座组屋平地而起 • 荷兰律那一排古旧的，低矮的店铺，还屹立在街边，但认识的店主和同伴们，逐渐老去。我走过荷兰律，几乎是又陌生又熟稔的
2004	乡土，歌	在武吉智吗道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提起它的名字，我相信你的脑海里，将会浮现一条宽阔平坦的马路来 • 它从繁华热闹的城市，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市郊外 • 政府最近为了行人跨过马路的方便，不久之前在五哩与六哩的马路上，建立了两座天桥，给这寂静的武吉智吗道上，平添了光彩

2006	土地·爱	祖国啊，歌颂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十五年后，当我们再踏上这一带地方时，它不再是十五年前那么的荒凉，草木萋萋，漫无人烟。 • 记起十五年前，当我奔驰在勿洛、樟宜、巴西班让，红灯码头一带地方，那暗淡的路灯，那狭窄的马路 • 可是在今天，幢幢高入云丛的组屋，像夜空里的小星星，密密麻麻的矗立在蓝天里。
2008	在鲜花盛开的土地上	挂起国旗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百年以前，这里只是荒烟漫草的小渔村 • 我们的子民，以茧后的双手，从泥沼中，用烂泥巴捏成一座座的高楼大厦 • 现在我们可以攀登矗立在蓝天里的楼宇 • 女皇镇的小丘，屹立着幢幢组屋 • 裕廊的沼泽养虾池，被座座冒烟的工厂所取代 • 大巴窰、波东巴西的菜园与猪寮，已被新式的租屋所掩盖 • 新加坡河、梧槽河、芽茏河……不再缠绕着烂泥巴的臭氧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扎根理论对莫河的多篇散文进行的整理。

根据表 2.2，莫河的散文中呈现出早期和近期，新加坡一些地方的发展与改变，对比画面鲜明。如对比莫河在 1962 年与 2008 年的散文中关于“河”的描写，早期对

于新加坡加冷河的描述是：“我在加冷桥上，看见加冷河退潮的两岸，显露出一片杂物”和“有时，从微风中，还送来了阵阵难闻的恶气，使人嗅到这种恶气时，心里只感到一阵不舒服”。后期在〈挂起国旗〉中描绘到：“新加坡河、梧槽河、芽茼河……不再缠绕着烂泥巴的臭氧”。两篇散文的书写时间相隔46年，却有相互呼应的效果。可见，经过近50年的发展，新加坡的河流从堆满杂物垃圾、充满恶臭的环境变得干净、整洁，霄壤之别，是进步的象征。除了关于“河”的发展，莫河还对新加坡其他各个不同的地方如“牛车水”、“荷兰村”、“金文泰路”、“女皇镇”等进行了细致地描绘，如关于道路的规划、国家的卫生规范、建筑整管等，荒野、坟墓在经过建设后，发展为高耸入云的大厦和整齐的组屋。见微知著，莫河的散文里细致地描述了新加坡从一个未开发的小渔村，经营成一个国际意义上的“花园城市”。很多时候，莫河时常在散文中加入他自己各种思想情感。他对早期建设新加坡的苦力、劳力的辛勤奉献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无私的付出，才有了新加坡今日的鸟语花香。

本章从一个大的脉络，介绍和解释了：一、地方、经验、记忆等几个与本文息息相关的概念；二、分析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历史空间和研究意义；三、延展举例莫河散文中的地方历史进程。这一章为接下来探讨莫河散文中的地方经验打下了一个基础。如对莫河文中所提到的各个地方进行在地历史考察，分析其乡土、地方书写，探讨地方文化和特色（详见第四章）。又如探讨莫河的地方历史记忆，其中包括了殖民、战争、文化冲击等（详见第五章）。再如以莫河的身份背景和成长地理位置展开讨论，分析莫河的离散文学、国族认同和宗乡意识（详见第六章）。整体来看，莫河的散文篇章与欧洲风景画的时空维度若出一轨，它们一个为文学作品，一个是艺术绘画，同样具有历史性。莫河的散文，在时间上呈现出如箭头一样的方向，形成了一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记录，由此展现出新马一带的历史进程和乡土风貌。

第四章 莫河的地方视角：乡土、南洋、城市

本章探讨莫河散文中的地方视角。莫河的散文涵盖面广，他的乡土写作，刻画了新马一代的自然风景、社会气息，是新加坡各个地方从 50 至 80 年代的缩影。其中既有关于风景山水的描写如原野、山芭、山丘、溪水等，也有地方的刻画如凤凰山、独立桥、大巴窑、东海岸、牛车水、金文泰路、喷水池、新加坡河等。他的散文还充盈着对南洋的山光水色、蕉林椰雨、风土人情的描写，极具南洋地方特色。此外，莫河的散文中也有关于城市题材的书写，主要关注新加坡地方的发展与变化，并且在全球化的发展下，产生了地方性的思悟。

第一节 乡土写作：地方映现

莫河的散文里极具乡土的气息，不论是童年在山水丛林玩闹身影，还是乡亲邻里间共享美食的情景，又或是对椰林风情的描写，时时刻刻充满了泥滋味和土气息。他的散文对新加坡多个地方一一刻画，包含了地方的历史、文化、社会、人物、环境的刻画，化作各个地方的缩影。接下来，本节就莫河散文中提到的各个地方，进行在地考察，对地方历史与地方文化进行梳理，并加以论述，再现地方的旧影。

一、金文泰路

金文泰（Clementi）是位于新加坡西南部的一整区域，莫河在文中描述了新加坡金文泰路的过去与现在——

过去的金文泰路，只不过是一条狭窄的路而已。路面只能勉强让两辆中型的汽车穿插而过。道路的两旁，树林丛生，杂草滋蔓。夜晚，金文泰路一团漆黑，路旁没有路灯。有时偶尔从路旁的丛林里，窜出褐黑的蛇蝎、野猫或野狸之类的活物，一闪

而过。但也有闯不过鬼门关的，只好身首异离倒毙在马路上，任由来往的汽车碾滚而过。¹⁵¹

过去的金文泰路还未进行统整和完善的发展，杂草丛生，聚集着许多野生动物。莫河在文中提到了金文泰路的历史：“当英军还未撤退时，金文泰路一带驻军甚多。大型军用卡车，穿梭般地在金文泰路上奔驰。英军的米字形旗，在旷野的微风里飘着。”¹⁵²在英殖民时期，金文泰路是英国军队的军营所在地，后来才发展成新镇。关于金文泰路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金文泰是为了纪念金文泰总督，在海峡殖民地政府，共有两位总督是叫金文泰的。第一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他的任期是从 1887 至 1893 年，他是一位精通华文的学者，他在任期的成就便是通过法律途径，控制华人私会党活动。丝丝街（Cecil Street）和史密斯（Smith Street）街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位是丝丝·金文泰（Cecil Clementi），他的任期是 1930 至 1933 年，他在任期间的成就是发起建造加冷飞机场。他也曾任香港总督。据一般的说法，金文泰路也和丝丝街与史密斯街一样，是为了纪念第一位总督而命名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因为第二位总督而改的名。¹⁵³

莫河也在文中提到金文泰路在发展中的改变——

时间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歇的，金文泰路也在逐渐地改变着它原来的面貌。

驻扎在这一带的英军早已撤退了好多年了，凸起的冈峦，被铲泥机铲平了。记忆中的许多村落，消逝不见了。眼眶里不断呈现着一幢幢高耸的组屋。¹⁵⁴

他接着描绘了金文泰路周遭区域——

¹⁵¹ 莫河〈走过金文泰路〉，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 8-11。

¹⁵² 同上，页 8-11。

¹⁵³ 吴彦鸿《新加坡街名由来》（新加坡：宏砚工作厅，2006），页 195-197。

¹⁵⁴ 同注脚 149，页 9。

金文泰路，虽然并不很长，但从它的身旁，可以通往武吉知马路，也可以到裕廊工业区，到西海岸，到热闹的锦茂女皇镇住宅区，到乌鲁班丹、荷兰律¹⁵⁵一带。它四通八达，是一条繁忙、喧嚣、热闹的道路，年年，月月，天天，它都为我们而忙碌着……¹⁵⁶

可以说，在发展中，金文泰路成为新加坡交通枢纽，有着连接四面八方的重任，也成为了新加坡的一块重要区域。关于莫河上文提到的乌鲁班丹，位于荷兰路和金文泰路之间，它的名字，也有历史和文化渊源。乌鲁班丹（Ulu Pandang）是取自于马来文班丹（Pandan）。班丹是香螺旋松，俗称香兰叶，可用作食物调味品和制作蛋糕的浅青色，也可用作防蟑螂的防虫剂或是用在制造席子。野生香螺旋松生长在山上，乌鲁班丹早期就是一座小山，福建人称它为“双岭”。乌鲁（Ulu）指的是僻远的乡村。乌鲁班丹靠近乌鲁班丹河，连接班丹河通往惹兰布罗（Jalan Buloh）。这里以前有橡胶园，是宋旺相¹⁵⁷的弟弟宋旺裕¹⁵⁸所有。¹⁵⁹金文泰路如今一改旧样，附近建立起多所高校，如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莫河的心中，金文泰路的发展，象征着新加坡的改变与进步。

二、牛车水

牛车水（Kreta Ayer）是新加坡一个历史悠久的唐人区，也是新加坡的市区重建局所宣布的历史保留区之一。Kreta指的是车，Ayer指的是水。牛车水的名字来自于早

¹⁵⁵ 作者文中的“荷兰律”指的是“荷兰路”。

¹⁵⁶ 同注脚 149，页 10。

¹⁵⁷ 宋旺相（Ong-siang Song，1871年-1941年），又名宋鸿祥，他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新加坡先贤，曾参与推动一系列社会改革和教育运动，在1932年获英皇赐封爵士衔。他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史书《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作者。参自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97%BA%E7%9B%B8>（浏览：2021年5月20日）。

¹⁵⁸ 宋旺裕（Ong-Joo Song，1877年-1962年），他是宋旺相的弟弟，是新加坡侨生社会活跃分子。他也是乌鲁班丹胶园有限公司的所有者。参自 NUS libraries, Index to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https://libguides.nus.edu.sg/c.php?g=145667&p=956466>（浏览：2021年5月20日）。

¹⁵⁹ 同注脚 151。

期还没有自来水供应之前，船用的食水是由这个区域牛车拉到新加坡河边后，再转运至大船上的，故称为“牛车水”。¹⁶⁰在莫河的笔下，不乏对牛车水的细致描写——

已经过去的无数个日子里，在牛车水狭窄的骑楼下，我时常光顾“阿祥伯”的理发椅摊，把那些蓬乱的烦恼丝剪掉。我喜欢静静地坐在理发椅上，让“阿祥伯”熟练地操着剪刀给我理发。这时，他总是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着许多很有趣味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的英雄好汉的造型与神态，至今还深刻在脑海里，不能把它忘怀。¹⁶¹

这是莫河身处牛车水的日常生活经历。在一间狭小的理发店理发，听着“阿祥伯”的趣味故事，这样的小事，既具有邻里的温情，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牛车水生活地方经验。莫河在文提到的“骑楼”，是一种近代商住建筑，建筑物底层沿街面后退且留出公共人行空间的建筑物。新加坡的开埠者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在新加坡的城市设计中使用这种外廊结构的建筑，称之为“店铺的公共走廊”、“屋前走廊”，或是“五脚基”。¹⁶²莫河接着描绘到牛车水的日常情景——

牛车水的早晨，也是热闹的时辰，只见横巷里的街道旁，排列着许许多多的菜摊、肉摊、果子摊，还有各种各色的早点摊。此时，牛车水到处是热闹的人潮，挽着菜篮的家庭主妇，不断地从四面八段拥涌而来。¹⁶³

牛车水是新加坡非常热闹的地带，它拥有多条街道，如摩士（Mosque）街、宝塔（Pagoda）街、邓波（Temple）街、水（Kreta Ayer）街等。¹⁶⁴莫河描写了牛车水的街角小巷、犄角旮旯里嘈杂、喧闹的生活与地方特点。牛车水里车水马龙，有着各种贩

¹⁶⁰ 黄友平《新加坡地名搜索》（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20），页17。

¹⁶¹ 莫河《牛车水之恋》，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13。

¹⁶² 新加坡华语资料库，<https://www.languagecouncils.sg/mandarin/ch/learning-resources/singaporean-mandarin-database/terms/five-foot-way>（浏览：2021年5月20日）。

¹⁶³ 同注脚159。

¹⁶⁴ 同注脚151，页28-32。

卖点心、小吃、水果的摊贩，来来往往，好不热闹。莫河接着描写了牛车水的建筑特色——

牛车水，有许多人把它视为美国纽约的中国街（China Town）。凡是要到新加坡来游览的西欧游客，假如没有到达所谓“新加坡的中国街”牛车水游览的话，那么他们就算白跑了一趟新加坡，也就等于没有来过新加坡。因此许多西欧的游客都带着惊怪的眼光，到新加坡的中国街参观，牛车水的“鸽子”式的房屋，竹竿上晾晒的五颜六色的衣裤，货物纷呈、琳琅满目的摊床每每吸引住他们的目光。牛车水的这些特有景致，是西欧社会无法看到的，难怪牛车水成为异邦游客必须游览的胜地之一。¹⁶⁵

莫河在文中所提到的“‘鸽子’式的房屋”就是牛车水的店屋，大多建于 1900 年至 1941 年。这些店屋的店面，包括各种组合的窗，混合了罗马、维多利亚、中国和葡萄牙的建筑风格的装饰，五光十色，十分有特点。店屋有半层或全层楼高，形状构架上深且窄，宽度只有 4.8 至 6 公尺，深度则达到 30 至 45 公尺。早期的店屋有庭院，后来发展成为天井。这些店屋在构造上除了拥有上述的“五脚基”的特点外，它们还有铺着红瓦砖的斜屋顶，以及后巷。¹⁶⁶在莫河的散文中，新加坡的牛车水，是他童年、成长的一部分。牛车水作为新加坡的历史遗迹，百余年来，见证了新加坡的成长，它保有了其古旧的传统风貌，成为了旧华族社会的缩影。

三、新加坡河

新加坡河在莫河的散文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对新加坡河含有浓厚的感情。莫河深切地了解到新加坡河的发展历史以及它对新加坡的意义。莫河较为优秀的散文篇章之一，《含笑的新加坡河》中，就仔细地描述了新加坡河建设历史。文中写道——

¹⁶⁵ 同注脚 159，页 14。

¹⁶⁶ 吴彦鸿《新加坡风土志》（新加坡：吴彦鸿与京华大酒店联合出版，1998），页 5。

事过境迁，新加坡河终究在漫长的历史脚步下，又从英雄的劳动者的手底下，改换了她的面目。今天，当你漫步在新加坡河一带时，满河面上的船只不见了，乌黑的散发着臭气的河水变得清澈了。¹⁶⁷

经历了岁月的变迁，新加坡河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在历史中，新加坡河经历了萧条、破败、肮脏的时期。现在的新加坡河是明亮、干净、宜人的。新加坡河畔有三个主要的码头，分别为驳船码头（Boat Quay）、克拉码头（Clarke Quay）和罗拔申码头（Robertson Quay）。¹⁶⁸莫河称新加坡河为“母亲的河”，他写道“我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地球上的每一位朋友，新加坡河笑了，那是母亲的河。”¹⁶⁹新加坡的国土面积虽然不大，但仍旧开凿了一条河运——新加坡河，这是因为水是人类文明离不开的元素。新加坡河的出口处是一座“鱼尾狮”¹⁷⁰雕塑，是新加坡的象征。新加坡的繁荣沿着新加坡河开始，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脏乱的垃圾、臭气熏天的淤泥、粘厚的渣滓杂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现代化的旅游、娱乐场所，赏心悦目的风景和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建筑物。因此，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卓越发展与良好规划的代表，称之为“母亲的河”。

四、油池村

“油池村”（Yew Tee Village）也叫“油池弄”（Yew Tee Close），因有数个油池而得名“油池村”，在二战时期，这些油池被毁。¹⁷¹莫河在他的散文中提到油池村的命名来历——

¹⁶⁷ 莫河〈含笑的新加坡河〉，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3。

¹⁶⁸ 同注脚164，页195-197。

¹⁶⁹ 同上。

¹⁷⁰ “鱼尾狮”是新加坡的国家图腾，在1964年由范克里夫水族馆（Van Kleeef Aquarium）馆长布伦纳（Alec Fraser-Brunner）设计。1966年，新加坡旅游局将这个图腾注册为商标成为了新加坡的象征。参自博锋主编《狮子城新加坡》（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3），页057-058。

¹⁷¹ 同注脚158，页439。

据一般地方老父亲说：油池村的命名由来，是有着一段历史掌故的。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军便在史达摩玲路¹⁷²附近一带，也就是说在过去无线电的原址上，设置了许多座储蓄汽油储藏库，以便供应给驻扎东南亚一带的英军所使用的天然燃油。所占用的面积范围，是相当宽广的。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迅速燃爆时，日本便着手侵略东南亚。新马两地，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觊觎的地区之一。因此日军侦察出了英军储油库的所在地点，便以轰炸机日夜的¹⁷³向这一带进攻。烧油库便中了日军的炮弹，引起了爆炸与燃烧了起来。这一带便顿时变成了熊熊的火海，一连燃烧了好几个昼夜。燃红了狮城上空的一角。

后来居住在一带的村民，便把这个郊区，称叫为“油池村”（Yew Tee Village）。¹⁷⁴

莫河在这里提及了油池村的战争历史背景，它一开始为军储油库的所在地点，后来被日军所轰炸，连周围的一片胶园，也被烧得面目全非，让人感到战争的残酷无情与暴力血腥。除了关于油池村的命名，莫河也在文中描述了它的乡村环境，他提到当地村民将“油池村”旁边的军火库称为“打弄子”（闽南语），周围村民醇厚简朴的乡村生活，与自然、山水家禽为伴，具有泥土滋味。每当红毛丹成熟的季节，作者便去他好友许君家的果园里一起分享红毛丹、榴莲。莫河也提到这里居住了百来家的居民，以客家人占大多数，他们种植了多种蔬果，开扩了菜园，畜养了鸡、鸭、牛、猪等家禽。莫河与当时的好友，常在附近游玩，垂钓鱼虾，惬意盎然，体验了乡村生活的朴实与醇厚，被乡村人民的真挚、善良所感动。

油池村位于位于兀兰路附近的史达蒙环路（Stagmont Ring）附近，二战结束后，油池村成为一个安静的小甘榜，当时的居民大多从事蔬菜种植和家禽养殖，到九

¹⁷² 作者文中所写的“史达摩玲路”指的是“史达蒙环路”。

¹⁷³ 作者将“地”误植为“的”。

¹⁷⁴ 莫河〈在记忆里消隐了的油池村〉，收入《奔向彩虹》，页 79。

十年代初，大多数居民都搬离此处，移居至蔡厝港和裕廊东的新住宅区。¹⁷⁵目前，油池村已经从甘榜村庄变成了规划整洁的城镇与地铁，油池村的乡村情景不复存在，其中的历史与乡土情怀，仅供多情人怀念。我们对于油池村的想象，如今只能从莫河的文字中追忆。

五、丹戎巴葛

在关于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的散文中，莫河讲述了这个地方具有神话色彩的名字来历。在马来语里“丹戎”是海角，“巴葛”是围墙的意思。丹戎巴葛本是一个小渔村，在《马来纪年》一书中记载到，在当时第四代国王统治期间时，附近的海域突然出现了很多剑鱼，向渔人们发动攻击。很多渔人肚破肠流，身首离异，死于非命。这时，有一个小男孩急中生智，他用芭蕉树干在海滩上筑成了围墙，阻挡剑鱼的袭击，剑鱼冲锋如剑，如刀剑般锋利的嘴巴插在了蕉干上，不得动弹，被一一斩灭。后来，人们便把这个渔村命名为“丹戎巴葛”。¹⁷⁶莫河的这篇散文具有十足的传奇色彩和故事趣味性，他将丹戎巴葛名字的神话传说，以生动的描述，鲜活地展现了出来。

除了神话传说外，关于丹戎巴葛的名字来历还有以下几种说法：一、丹戎巴葛的原名是沙林达（Salinter），是渔村的意思。马来语中的“丹戎”有“海角”或“岬”的意思，“巴葛”有“围墙”、“栅栏”和“木桩”的意思。从丹戎马兰（Tanjong Malang）到丹戎巴葛之间，早期的海岸线有“奎笼”（Kelongs），指的是用木桩和交叉架建成的围栅捕鱼网。因此，丹戎巴葛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也有可能是当时有具体实在的在地参照物。二、在哥门里 1863 年的市镇图中，有一条路叫丹戎巴刹（Tanjong Pasar），所以有的人认为丹戎巴葛是它的音误。三、有人认为“巴葛”是指码头内船只停泊的围栏空间。在 1860 年代，丹戎巴葛里成立了一家船坞公司，增建码头，当时的码头是用木头建造的。¹⁷⁷

莫河在散文中提到了丹戎巴葛的发展历史——

¹⁷⁵ Remember Singapore Websit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2/04/04/from-villages-to-flats-part-1/> (accessed: 20 May 2021).

¹⁷⁶ 莫河〈丹戎巴葛〉，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 23-24。

¹⁷⁷同注脚 151，页 164。

一八四七年，东印度公司把丹绒¹⁷⁸巴葛售给英国拜恩，价格不过是印币一百五十卢比。一八六三年，拜恩将此地转售给丹绒巴葛船坞公司的发起人，共有二十一人，其中华人有陈金钟、威速、及王巧河三人。

后来，丹绒巴葛在刻苦与有计划的经营下，终于由一个简陋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亚洲最繁忙的商港。¹⁷⁹

丹戎巴葛是新加坡发展的缩影，它从园丘种植发展为交通命脉，使新加坡成为世界大海港。在新加坡开埠时期，丹戎巴葛是种植甘蜜、胡椒、豆蔻、丁香和椰子的地区。来自马六甲的陈笃生、薛佛记，还有洋人亚历山大牙直利（Alexandra Guthrie）和若锦达美打（Joagd' Almeida）都曾在这里从事园丘种植。¹⁸⁰随着交通建设，丹戎巴葛的经济发展得到了改善。在这里的船坞公司成立，也标志了丹戎巴葛海上交通的重要发展的开始。因此，随着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丹戎巴葛摆脱了园丘经济的日子，晋升为工业区、商业区、娱乐区和住宅区。莫河深切地体会到丹戎巴葛作为新加坡重要的经济区，它的变化与进展，标记了新加坡整体的开拓，他对此颇感骄傲与自豪——

丹戎巴葛，愿你像个巨人，永远屹立在阳光里，给我们的子女，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欢笑！¹⁸¹

莫河的散文处处充满了乡土之情与地方映现。有象征着新加坡独立自主的独立桥；有刻印着历史痕迹的大巴窑；有充满渔村特色的东海岸；有牵南系北的武吉知马快速公路；有灯火靡丽的凤凰山；也有饱含乡村椰林之感的原野等等。由于本文的篇幅有限，这里无法一一展开具体的描述。要而言之，莫河的散文，从切实、真挚的角度，描述了新马一带各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莫河在自身的地方经历和记忆

¹⁷⁸ 作者文中所写的“绒”指的是“戎”。

¹⁷⁹ 同注脚 174，页 24。

¹⁸⁰ 区如柏〈丹戎巴葛——新加坡成长的摇篮〉，收入《寸寸乡土情》（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页 107。

¹⁸¹ 同注脚 174，页 25。

之中挖掘，将新马从以往到现在的面貌拼凑了出来，让读者身临其境，置身于南洋的历史与文化的浸润之中，一窥地方环境与建筑色彩，一览这里的社会剪影。

第二节 南洋风情：独特的文化风貌

除了对各个地方进行深刻的描述，莫河的散文中还充溢着南洋的椰林风情。他的文字如热带微风习习而来，带领读者阅览南洋独特的文化风貌。莫河书写的内容广而多，其中不乏对南洋的饮食、服饰、环境等描写，所展现出的南洋风情既真情实意，又具地方韵味，令人留连忘返，心向往之。

一、餐饮

在饮食方面，莫河时常沉浸于新马一带的美食之中，他如老饕一般强调南洋食物的美味。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了解到南洋的餐饮主食、糕点小食、热带水果、饮料饮品等。在《女皇镇的食摊》一文中，莫河提到了在新加坡女皇镇的食摊所贩卖的各种各样的地方美食，有配上独特风味的酱汁的“沙爹”，有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炒粿条面”；有著名的小食，香香辣辣的“拉萨”¹⁸²；还有印度兄弟所贩卖的羊肉汤¹⁸³等等，各种各样的佳肴，搭配着酸辣酱汁，冲击着味蕾。其中“沙爹”（Satay）的名字由来非常有趣，它无疑是一个奇怪的名字。“沙爹”来自印尼语“Sate”和马来语“Saté”与“Satai”，据说是爪哇的摊贩根据印度的卡博串（Kebab）发明的。在19世纪初，大量的印度坦米尔人和阿拉伯移民涌入荷兰属东印度，这些移民带来的饮食习惯，结合爪哇和苏门答腊当地的食材，促使沙爹在印尼的出现，¹⁸⁴后来，“沙爹”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流传开来。“沙爹”就是烤肉串，选用三种肉，分别是鸡肉、牛肉和羊肉，它的味道独特，小小的肉串将东南亚的饮食文化展露无遗。“沙爹”之所以与其他的烤肉串不同，秘诀在于它的酱料。“沙爹”酱是由花生酱、虾和椰子酱等多种原料构成¹⁸⁵，味道鲜香浓郁，具有东南亚风情。“沙爹”酱料的美味，连莫河都忍不住赞叹道：“这里的食摊，有卖着马来兄弟的“沙爹”，尤其是它的酱汤，使人百

¹⁸² 作者在文中所写的“拉萨”，指的是“叻沙”。

¹⁸³ 莫河〈女皇镇的美食〉，收入《土地·爱》，页64-65。

¹⁸⁴ 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5%97%B2>（浏览：2021年5月30日）。

¹⁸⁵ 博锋主编《狮子城新加坡》，页143-144。

吃不厌”。¹⁸⁶此外，莫河文中提到的另一个美食“叻沙”（马来语：Laksa）也是独具风味。“叻沙”是一道起源于南洋的面食料理，深受新马地区本地人的欢迎。它一般以鲜虾、鱼饼、毛蚶和粗米粉为原料，也会加上鱼肉沫、肉丝、鸡蛋丝和芽菜等为辅料。“叻沙”的亮点在于它的汤汁，由浓郁的椰汁和辛辣的咖喱调制而成¹⁸⁷，味道又甜又辣，香味浓郁。莫河在其散文中，如此形容“叻沙”：“香喷喷，热辣辣，吃了满头大汗，肚里热鼓鼓的，真使人回味无穷。”¹⁸⁸

在关于南洋的甜点饮品方面，莫河这样描述道——

看厌了浪涛滚动的大海，看腻了那小灯笼似的灯光，那就到康乐庭的食摊歇一歇吧，吃一碗美味可口的“摩摩喳喳”。饮一杯热腾腾的“咖啡乌”，尝一尝富有热带风味的“沙爹”，抽一支“好彩”（LUCKY）香烟，吹一吹从印度洋飘送过来的海风。我相信，你会马上忘掉了今朝，沉醉在一个天堂里。¹⁸⁹

上文中提到的“摩摩喳喳”是新马一带的特色甜点。它主要以甘薯、木薯、糯米为原料，加入椰汁和香兰叶制作而成。“摩摩喳喳”可以冷食，也可以在加热后食用¹⁹⁰，味道甜蜜，沁人心脾，是一种香糯可口的美食。文中提到的饮品“咖啡乌”是马来语“Kopi O”的音译。“Kopi”翻译成英语就是“coffee”，“Kopi”是一种源自新马的传统的黑咖啡，内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并可以调配牛奶和糖。这种饮料源自海南，也被称为南洋咖啡。¹⁹¹而“O”指的是汉语的“乌”，代表黑、乌黑的意思。“Kopi O”，也就是“咖啡乌”，就是加糖不加奶的咖啡，虽然看起来是乌黑的，但味道却是非常的甜，深受本地人的喜爱。

¹⁸⁶ 同注脚 181。

¹⁸⁷ 同注脚 183，页 144-145。

¹⁸⁸ 同注脚 181，页 65。

¹⁸⁹ 莫河〈独立桥上〉，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 29。

¹⁹⁰ 同注脚 183，页 148。

¹⁹¹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opi_\(drink\)](https://en.wikipedia.org/wiki/Kopi_(drink)) (accessed: 30 May 2021).

二、热带水果

莫河热爱南洋的热带水果，文中对于描述榴莲、红毛丹比比皆是。在《榴莲飘香》一文中，莫河描述了他对榴莲的记忆。在他小时候，与伙伴溜进榴莲芭中寻找掉在地上的榴莲吃，他们扒开坚硬的外壳，将一粒一粒美味可口的榴莲肉送进嘴里。在文中的结尾，莫河提到对榴莲的情有独钟——

我是在这土地上长大的孩子，对着这榴莲飘香的季节，我是不会轻易地放过它的。蹲在路边的榴莲摊，讲好价钱。卖榴莲的小贩，替我们破开榴莲，一面吃着香甜的榴莲，一面在回忆，真是快乐似神仙呢。¹⁹²

榴莲是盛产于东南亚一种巨型水果。英语“durian”是马来语“durian”的音译或借用，“duri”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刺”，而“duri-an”便是“有刺之物”。榴槔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浓重的氣味，并且拥有硕大而布满硬刺的球状外壳。榴莲的果实是黄色，味道甜美，在东南亚具有“水果之王”的美誉。¹⁹³

另一种令莫河流连忘返，念念不舍的水果便是“红毛丹”，莫河称之为“热带荔枝”——

在同个时季成熟了的热带荔枝（红毛丹），也急不待时，争先恐后的点缀在农庄的园圃里。红熟了的红毛丹，仿佛在苍郁郁的原野上，燃放着一把野火，燃吐着红艳艳的火舌。在万绿丛中，显现出了一空般红。¹⁹⁴

莫河在另一篇散文中描写道——

¹⁹² 莫河〈榴莲飘香〉，收入《土地·爱》，页 40。

¹⁹³ 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6%B4%E6%A2%BF>（浏览：2021 年 5 月 30 日）。

¹⁹⁴ 莫河〈夜过武吉智马快速公路〉，收入《奔向彩虹》，页 73。

我会爬上了树，坐在粗糙的桠枝上，一面采撷着火红的红毛丹，不停地往嘴里送，因此往往招来了母亲的斥责，恐怕贪嘴……¹⁹⁵

红毛丹是产于东南亚的水果，马来文称之为“rambutan”，意为“毛茸茸之物”¹⁹⁶，因为红毛丹的外壳长满了柔毛。红毛丹的果肉为白色，透明多汁，酸甜可口，口感相似荔枝，所以莫河称之为“热带荔枝”。

“番石榴”也是莫河笔下时常出现的一种水果，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因外形像石榴而得以此名。莫河对番石榴的描绘如下——

……我还记得有一段路，两旁种植了密密的“番石榴”树，每当路过这里时，都会把脚步放缓下来，在荫影的摇曳中稍微歇息一阵子。有时顺手的把树枝上的成熟了的“番石榴”采撷下来，放进袋子里，一路走，一路吃着芳香的“番石榴”，有时候，伫立在“番石榴”林里。偷望着白头翁在低头啄食果实的神态，偶尔倾听着白头翁的胡闹，顿时把林里的寂寞驱赶走，我认为那也该是一种生活的情趣与享受。¹⁹⁷

莫河在品味番石榴的同时，也享受着新加坡地方生活的惬意和舒适，沉浸在周围的宁静安详的风景之中。像是榴莲、番石榴、“热带荔枝”（红毛丹）这些独特的水果，丰富新鲜，具有浓郁又饱满的果肉，极具风味，令莫河垂涎三尺，时时刻刻迫切地想要大快朵颐。他在描写南洋的独特的热带水果时，也将地方色彩和乡土风情描绘于纸页之间。这些水果对于莫河来说，所带来的不仅是味蕾上的纠缠，更是他对家、亲人、乡土和地方的怀念。莫河对于水果的书写，往往环绕着对青春往事的回忆，其中涵盖了乡村日常的泥土滋味，朴实无华的乐趣，和无忧无虑的生活。

¹⁹⁵ 莫河〈红毛丹成熟的季节〉，收入《满天云霞》，页6。

¹⁹⁶ 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AF%9B%E4%B8%B9>（浏览：2021年5月30日）。

¹⁹⁷ 莫河〈回到乡村的红泥路〉，收入《朝霞礼赞》，页123。

三、民俗风情和服饰

莫河在他的散文中不尽然地描写出新马一带的民俗风情和特殊的，带有地方文化服饰。在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州：吉兰丹（Kelantan），莫河体会到了那里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吉兰丹，一切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午后四时左右全部停止，好让回教徒回家休息做祷告。他提到了在新加坡和吉兰丹都有“市集”（Pasar Malam），在傍晚时分，会有小贩在“市集”里轮流售卖着各种物品，在夜色中增添了热闹的气氛。¹⁹⁸

“Pasar Malam”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语和马来语单词，字面意思是“夜市”，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的街头市集，通常在居民区傍晚开放。¹⁹⁹莫河描述了在吉兰丹的“市集”中独特的风趣——

这里的“市集”，也是和狮城一样，都是摆在马路旁。但大多数都以食品为大宗。尤其是吉兰丹州的各种民间糕饼与小食，占了“市集”的大部分。这些富有马来民族风俗异味的糕饼小食，是其他的地方所罕有的。因为吉兰丹州地靠暹罗，都直接接受了暹罗的影响，充满了暹罗的风味。²⁰⁰

他接着描述到——

除此之外，那就是吉兰丹州出产的民间手工艺品，如帽子、金银器皿，“峇迪”布料等日常用品，都是这里“市集”的热门货，许多外来的游客，都不轻易放弃购买的机会，因此给这里的“市集”，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收获。²⁰¹

¹⁹⁸ 莫河〈吉兰丹的市集〉，收入《青山未曾老去》，页 48-49。

¹⁹⁹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sar_malam (accessed: 30 May 2021).

²⁰⁰ 同注脚 196，页 49。

²⁰¹ 同上。

莫河享受着吉兰丹“市集”中的热闹氛围和文化风韵。文中提到的暹罗，是泰国的旧称²⁰²，可见，吉兰丹因为地理位置因此，受到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双面影响，在“市集”里的传统小食和糕点、手工艺品、和服饰布料等，都具有两国相融合的地方特色。莫河提到尤其是吉兰丹的糕点小吃，是与新加坡不同的。可见在东南亚，即使文化风俗相似，在不同的地方，细微差别仍是存在的，受地方的影响，文化和饮食也是随之有所区别。上文中所提到的一种名为“峇迪”的布料，是马来语“batik”的音译。人们一般认为“batik”与马来语的“titik”相关，意思是“点”。“峇迪”艺术最早出现于印尼爪哇，是用融化的黄蜡在白布上绘制图案，染色后煮去蜡质而出现图案。²⁰³“峇迪”布上的图案丰富多样，颜色鲜艳，富有东南亚特色。

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的首府哥达峇鲁（Kota Baru）的旅程中，莫河同样对街边热闹的摊贩们卖的马来糕饼爱不释手，也被著名的“峇爷”、“纱笼”所吸引，无法自拔地买了好几件。²⁰⁴关于什么是“峇爷”？要从土生华人说起。土生华人是来自中国南来华人与海峡马来妇女所生的后代，男生称为峇峇（Baba），女生称为娘惹（Nyonya），而莫河提到的“峇爷”是峇峇的传统服饰。莫河提到的另一种服饰“纱笼”，英语为“Sarong”，是一种类似筒裙的服装。“纱笼”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盛行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地区。在狭义上。“纱笼”仅指马来人所着的下裳。²⁰⁵此外，莫河还遍及马来西亚的其他地区，游览当地风情。例如，莫河在游历古城马六甲（Malacca）时，提及了它的历史，它曾经被葡萄牙和荷兰侵略，如今留下的战迹遗址，吸引了许多的游客们。²⁰⁶莫河的散文深具东南亚的地方特色，对于地方小吃、传统工艺和服装饰品都有细致的描述，在抒发情感的同时，也是反映南洋文化的一种资料。

²⁰² 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浏览：2021年6月1日）。

²⁰³ 新加坡华语资料库，<https://www.languagecouncils.sg/mandarin/ch/learning-resources/singaporean-mandarin-database/terms/batik>（浏览：2021年6月1日）。

²⁰⁴ 莫河〈哥达峇鲁〉，收入《春季里的花城》，页46-47。

²⁰⁵ 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1%E7%AC%BC>（浏览：2021年6月1日）。

²⁰⁶ 莫河〈路过古城〉，收入《风铃叮当响》，页63-65。

四、热带风景与环境

东南亚的自然风景、植物与动物、乡村园林和传统建筑，都被莫河一览笔中。莫河对于橡胶园和椰林这样描写道——

这山城里的橡胶、椰林，养育了山城里面的人们，我总觉得这里的人们是多热爱自己的家，热爱养活自己的橡胶和椰林。²⁰⁷

莫河从小生活在马来亚的土地上，他看着乡村里的人收集着粘稠的橡胶树汁，养活一家人，这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在山林里，有许多的鸽子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莫河的祖母提着一个铁桶，装着玉米粒，撒在地上喂着鸽子，祖母所撒的不仅仅是玉米粒，也是莫河金黄色的童年回忆，当时人们在山城里朴素大方的生活令他难以忘怀，充满暖意和温馨。在另一篇散文当中，莫河描述了“亚答厝”（Nipa hut）等南洋乡村园林和传统建筑以往的面貌，²⁰⁸乡土情怀油然而生，十分朴实。“亚答厝”是南洋传统建筑风格。建筑最大特点是房子的全部结构都建在离开地面的支柱上，房屋陡斜的屋面是用棕榈叶来覆盖的，墙面则通常用树皮或木板制成。亚答屋是可建于沼泽上的浮脚屋。²⁰⁹

此外，他描写了新加坡许多极具特色的地方——

……因为东南亚闻名的万里²¹⁰动物园，就设立在万里路附近一带。那七彩斑斓的热带胡姬园，那蓄水池，那亚热带的丛林，树影湖色，漫山坡上的胡姬花，吐露着芬香的色泽。²¹¹

²⁰⁷ 莫河〈山城、鸽子及其他〉，收入《在马来亚的土地上》，页44。。

²⁰⁸ 莫河〈回到乡村的红泥路〉，收入《朝霞礼赞》，123。

²⁰⁹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7%AD%94%E5%B1%8B>（浏览：2021年6月1日）。

²¹⁰ 作者文中的“万里”指的是“万礼”。

²¹¹ 莫河〈遥寄萧村〉，收入《朝霞礼赞》，页87。

在莫河的文章中，描绘了新加坡闻名东南亚的万礼（Maidai）动物园（Singapore Zoo）、新加坡植物园（Botanic Garden）、七彩斑斓的热带胡姬园（The National Orchid Garden）、麦里芝蓄水池（MacRitchie Reservoir）、热带的丛林等，从方方面面贴近地方烟火，散发出浓浓的南洋风土人情和乡村的生活气息。莫河所描写的这些地方都极具国家代表意义，如以新加坡植物园和胡姬花来说，是新加坡的国族象征。新加坡植物园建造始于 19 世纪中叶，占地 32 平方公里，种植了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如灌木、棕榈、藤蔓等。在园中最著名的就是的胡姬花。胡姬花是新加坡的国花，因此植物园中还特地设立了胡姬花研究所。²¹²胡姬花之所以能成为新加坡的国花，是因为它带有深邃的含义。胡姬花的唇片四绽，象征了新加坡的四大民族语言，即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的平等。花朵正中间是雌雄同的萼柱，代表了新加坡幸福的根源。

213

如上所述，莫河在他的散文中大量地散播着南洋风情中独特的文化风貌，可谓是“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其中的蕉林叶雨、山芭乡村、风土民志、饮食起居等，无不透出地方色彩，将新马两地五光十色的生活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节 城市散文：全球化语境下的思索

在新加坡散文当中，城市散文也充满了生机。城市散文，顾名思义，就是以描写与城市题材相关和表达作者情思的散文。城市散文的涵盖面广阔，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描写新加坡的各个地方的散文；也有环保类的散文，这类散文大多是写新加坡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大自然的破坏，引起了人们的忧虑；还有叙述之后新加坡建成了花园城市的散文。在莫河的文章中，充满城市题材的散文并不少见。其中有他对于环境改变所产生的思索，担心传统文化因改变而流失；也有他对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的描述，文风活泼向上，具有展望未来的意义。

²¹² 同注脚 183，页 052-053。

²¹³ 同上，页 014-015。

一、环境改变

海岛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在静静中变更着。一年半载，没有到处逛逛的话，一切都迅速的改变得面目全非，或许会使你迷失了方向呢。²¹⁴

新加坡在高速发展下，日新月异，许多事物焕然一新。莫河时而会因地方改变与陌生而感慨，在“新”的映衬下，表达对“旧”的怀念。这是否是他在全球化和“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中对地方和环境产生的焦虑感呢？关于这方面，地理学家多伦·玛西（Doreen Massey）曾指出在世界经济快速“全球化”之时，科技、运输、传播得到了发展，各个部分共同运作，似乎降低了地方的重要性，使地方变得没那么独特。²¹⁵克雷斯韦尔在分析玛西的观点时也提到全球化影响下双向同质化：如像麦当劳一样的国际连锁店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店面；又如一个地方/一个商场里开始买卖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或服饰。这是一个双向互补的均质现象，这两种变化似乎都对地方的独特性造成威胁。²¹⁶莫河在其散文中提到新加坡“牛车水”的发展历史，也表示担忧“牛车水”日后因过度发展而失去地方的特点——

牛车水已被列为新加坡发展区。在未来的岁月里，相信牛车水的本来面貌，将会有一番改革。不过，我也担心牛车水将会逐渐失去对新加坡华人的特有生活情趣。那样，异邦游客还会对它感兴趣吗？²¹⁷

莫河从小熟悉“牛车水”，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岁月与各种景象。原来的地方亲切熟悉感因改变而变得生疏，因而担忧失去“地方性”（locality），是合情合理的。他也见证了新加坡从渔村、乡村，发展成了都市国家。面对乡村到都市的改变，莫河的情感上似乎也随之变化，开始怀念起乡村质朴无华的生活。段义孚提及人们对城市化和乡

²¹⁴ 莫河〈走过金文泰路〉，收入《奔向彩虹》，页 20。

²¹⁵ Tim Cresswell, *Place: An Introduction*, p. 89.

²¹⁶ 同上。

²¹⁷ 莫河〈牛车水之恋〉，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 14。

村的不同态度：城市似乎是乡村的对立面，与祖国和民族的忠诚感联系在了一起，充满了力量，与之相反，乡村唤起的是一种散漫的情绪。段义孚强调这种对乡野的情感，只有在大城市出现的时候才会产生，²¹⁸诗人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写的一首诗，正可以形容这种对立情绪的产生：

因为干渴，我们才认识了水；
因为海洋，我们才了解了陆地；
交通，通过运输而展现；
和平，通过战争才来证明；
爱，通过纪念；
鸟，被雪覆盖着。²¹⁹

“因为干渴，我们才认识了水；因为海洋，我们才了解了陆地”，当人类社会变得复杂与精致起来，人们便开始关注和欣赏相对朴质的大自然。城市繁华的社会和生活压力凸显了乡村宁静的吸引力，人们渴望在乡村里寻找到一份安宁，这是一种含有伤感的浪漫情怀。

莫河这样描述道——

我居住在繁嚣的都市，心灵没有一刻的宁静，那紧张的生活，无形中使我的感情也麻木了。我恨不得马上收拾起包袱，抛开身边的一切，重回到孕育我的故乡，过着宁静舒适的乡居生活，可是残酷的现实生活，早已粉碎了一切的幻想，我仍然带着一个忧郁的记忆。²²⁰

在这一切流变中，莫河似乎迫切地需要一点祥和与宁静，渴求稳定性，需要安全感。这是否是莫河对“伊甸园”的浪漫追求？莫河的“地方性”在这此时此刻是否产生了一种想要脱离世界真实事物的浪漫化逃避主义？值得一提是，玛西在她著名的论文

²¹⁸ Yi-Fu Tuan, *Topophilia*, p. 103.

²¹⁹ Emily Dickinso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Minneapolis: First Avenue Editions, 2016), p. 307.

²²⁰ 莫河〈蛙鸣〉，收入《满天云霞》，页 29。

《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反思了她之前提到的观点，并呼吁了一种新的地方概念化，一种外向的地方观。玛西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认为全球化和时空压缩侵蚀了地方的普遍观点，她认为应以一种适当进步的地方感（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来进行思考，这能够契合当前全球在地时代。总结来说，玛西将“地方性”的论述总结为以下三点：一、地方不是静止的，地方也是过程。二、地方不必要封闭的框条，分隔的边界，因为外界本身就构成了地方的一部分，成为相融合的特殊性。三、并未否定地方特殊性的重要，但是地方的特殊性并非源自自身长远、内在化的历史，而是与周围的混合重叠产物。²²¹玛西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莫河“地方性”，地方不可能永远原地踏步，进步与发展未必就是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冲击。

在面对新加坡的高速发展和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莫河难免产生情绪起伏，但他仍持有对国家和经济发展的认同——

这几年来，高楼林立，新的填地地带已架上了桥梁。许多东西都改变了面貌，连那些在新加坡河出出入入的大舢舨，也变得那么迅速，几乎是面目全非，差点儿不认识了。

不但这里的海滨，面目改观了，连其他地方的海滨，也都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这是进步的象征。²²²

不可否认在某些时候，莫河也曾掉入“全球化造成地方感侵蚀”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怀念和牵记乡土的美好童年、淳厚的环境以及朴实的人情。但可以说，莫河并不是极端的逃避主义，为了追求“乌托邦”而逃避现实。在地方持续发展中，莫河也在不断重新地建构他的“地方感”，由不知所措——到认同进步——最后再到由衷而发的骄傲与自豪。在人生的旅途上，莫河跟随时代的牵引向前行走，偶尔回头瞻望，思念一方故土。

²²¹ Doreen Massey,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4), pp. 146-156.

²²² 莫河〈黎明，听潮的时候〉，收入《这里有春天》，页 49。

二、花园城市的映现

结合莫河对于环境与地方风俗的描绘，新加坡有着浪漫舒适的热带风景、朴实的乡土人情和极具风味的南洋特色。整体来看，在莫河的笔下，还赋予了新加坡象征与符号的意义。象征具有隐喻性的思维，指的是描绘一个精神性的事件。如世界上的要素（水、火、土）与颜色、季节等都有文化特征上的联系。符号是指一个事物被赋予了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人群在时光中不断累积起来的经验。一些特定的地方与事物，如松树、玫瑰、泉水、果园等，则可能被赋予独特的意义。²²³ 随手翻看莫河的散文，不难发现，莫河十分喜欢将新加坡与露红烟紫的花簇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散文中，新加坡是一个充满热带园林风格的现代都市，极力营造出“花园城市”形象——

生活在终年都是树绿花红的岛国，到处都是簇簇的花丛，到处都是翠碧的天堂。热带的太阳，热带的春光，撒满了这个岛国。这里是鲜花的城，是春的歇息地。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热爱这个海岛。

这里是春季的花城。远方的朋友，你说是吗？

我们这里终年都是花团锦簇，有着花般的笑靥，有着花般的梦乡，我们把春天挽留住，把鲜花般的情爱，献给了这个美丽的岛国。这是花的城，是春的城，是太阳的城。

这春季里的花城，往往令那些陌生的过客，一见钟情。

春季里的花城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²²⁴

这一段文字中，“春”、“花城”、“岛”是最常出现的几个词，包含了莫河对于新加坡的精神寄托和综合印象的体现：是一个充满和平、安详、舒适的地方，含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形成“花园城市”的图像刻印。“花园”本身具有几种隐喻，根

²²³ Yi-Fu Tuan, *Topophilia*, p. 141.

²²⁴ 莫河〈春季里的花城〉，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 6-7。

据美国地理学家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其中最深层的意义可能象征着大地的阴门（the vulva of the earth），表达了人类对生育繁殖（生活/秋收丰裕多产）的向往以及渴望放松的情感。²²⁵“花园”也有神圣场所的象征意义，如在中国的历史中，将皇陵周围的地域视为天然的公园，满足了人们对宗教和林园游乐的双重需求。²²⁶同样，中国的园林设计包含了许多象征意义，如满月的大门象征着圆满；龙、凤、鹿、鹤等动物雕刻各自拥有不同的含义；花可以随着季节的传递不同意义，冬季的腊梅象征着坚忍不拔，春季的兰花象征着高洁典雅等。²²⁷从“花园”——到“花城”，是花园的优美芬芳、宜人宁静与城市的大厦如林、繁华昌盛形象的融合——

在狮城，只要你打开窗儿，只要你跨出门槛，映进眼帘的，是一簇簇、一丛丛的鲜花。红的像是天上的彩霞，白的像是北方的飞雪，五颜六色，七彩缤纷，这是一幅色彩艳丽的画。

……

生活在花园的城市，跃动的心，飞扬在蓝天白云里，拥有着鲜花般的情爱。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树木下，我们在芬芳的花香里沉醉，我们走在阳光底下，寻找一份幸福的欢笑。

啊！美丽的花园城市，我们轻轻地拥抱着你，深深地热爱着你。²²⁸

莫河并不是唯一赋予新加坡想象符号的人，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的名称早已是耳熟能详。因为不论是国家还是城市，不同群体处于各自的目的，都会设法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个特定的地方，一句口号或者一个标题，都能建构出意象。这么做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一个特定的场景或者图像来代表这个地方的特质，是国家/城市作

²²⁵ Paul Shepard, "The Image of the Garden," in Shepard, *Man in the Landscape* (New York: Knopf, 1967), pp. 65-118.

²²⁶ E. H. Schafe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 (1962), pp. 280-281.

²²⁷ Yi-Fu Tuan, *Topophilia*, p. 146.

²²⁸ 莫河〈花、云彩及其他〉，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 85-86。

为一种先进理念的象征，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加坡的“花园城市”称号，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诠释了想象空间，莫河作为这个形象名称的万千推动者之一，他所表达的“花园城市”含有自身的思想期望、情怀寄托，结合了海与岛的浪漫想象，以及贴近生活的南洋色彩、乡土风俗。这已不仅仅是“城市里的花园”，或着是“花园里的城市”，更多的是赋予了地方在本土、文化、历史与精神上的意义，让读者在阅读时惊鸿一瞥，之后蓦然回首之时，灯火阑珊浮现于脑海，成为想象中的图像。

括而言之，本章主要以乡土、南洋、城市三个方面来探讨莫河的地方视角。其中通过地方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在地考察和文献整理，展现出了新马一带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本章也对人与地方/人与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展开思考，从而剖释了莫河对故乡/土地/地方的情结。第一节从地理范围展开描述，对莫河散文中所提到的各个地方进行了历史考究，还原地方风貌，并且思考莫河文中的地方感。第二节以餐饮、水果、民俗、文化、服饰、环境等几个方面，谈莫河散文中的南洋特色和东南亚的热带风情。第三节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莫河散文中的城市书写。这一节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在全球化语境下，从莫河对环境改变和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忧虑与质疑，探讨他的地方意识，总结他在国家持续变化中不断建构新的“地方感”。二、解析莫河散文的新加坡“花园城市”形象映现，并且通过象征与符号，探讨“花园城市”称号中所蕴含的多重意义。归根结底，本章希望通过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而了解：一、新马一带的地志文化和特殊意义；二、莫河的心理模式、地方依附/地方情感、世界观和对待城与乡的态度；三、莫河赋予地方的形象映现。

第五章 莫河的地方记忆：历史与文化创伤

第一节 殖民霸权的压迫

爱德华·凯西（Edward S. Casey）在《地方记忆》中主张，地方是经验的容器，其强大的影响力造就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本性。机敏而鲜活的记忆会自动与地方发生联系，因此记忆自然而然地是地方导向的，或者，至少是得到了地方的支持。因此，地方使我们的记忆涌现，让我们回忆起过往发生的事，有意义的是从中产生的各种情绪。

²²⁹肯尼斯·傅特（Kenneth E. Foote）在《阴影笼罩之地》（*Shadowed Ground*）一书中指出，地方有能力透过不同层次的记忆，迫使内心隐蔽且痛苦的记忆显现——

作为一名地理学家，我不禁注意到这些地址本身似乎在自己的诠释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我的意思是，留下的暴力证据往往迫使人们几乎不由自主地展开议论其中的含义。这些遗址被暴力之血所染，被悲剧之灰烬所掩盖，迫使人们直面事件的意义。集中营的铁丝网和砖砌火葬场不容忽视；他们需要诠释。在柏林的一大片光秃土地，曾是纳粹国家的安全总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迫使游客反思二十世纪的种族灭绝。²³⁰

可见，地方自然而然地造成了记忆的浮现。然而，在众多记忆中，痛苦的记忆又尤为地令人感到深刻。在莫河的地方经验里面，其痛苦的回忆，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殖民与战争的历史。关于殖民与战争的产生，与“殖民主义”（colonialism）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牛津英语字典》，“殖民主义”指的是一种实践殖民的具体方式，一种关于殖民的系统或者制度，现今通指强大势力对弱小

²²⁹ Edward S. Casey,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7.

²³⁰ Kenneth E. Foote, *Shadowed Ground: America's Landscapes of Violence and Traged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pp. 5-6.

或落后群众的压榨。²³¹这便产生了移入者和被移入地区居民之间的遭遇关系，其中包含了征服与统治的矛盾。萨义德在其著作《文化与帝国》（*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将“殖民主义”的含义概括为如下：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一种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交换经济“发展/落后”的认知观念；一种包含种族、种族主义、种族偏见的意识形态；一种以教育和干涉为本质的“文明任务”（civilizing task）。²³²在这样的情况下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占领由此获得资源，并且渗透自身的社会文化、语言、宗教来管理殖民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在诠释上虽有差异性，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萨义德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居于主控中心地位的宗主国为了统治偏远领土而实践理论与态度。萨义德指出帝国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一个国家可以借由武力、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达到对另一社会体的实际政治主权的控制，²³³因此，帝国主义是建立或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政策，殖民主义则是在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下的一种实践策略，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历史记忆。

莫河的散文常有关于地方与殖民/战争的记忆浮现，不同的地方给莫河带来一段段不同的历史记忆，将这些记忆连在一起，便再现出新加坡一带被殖民占领的历史总体脉络。莫河也在其中抒发出他对独立的向往和自由的愿景。对于“新加坡河”，莫河对它有深刻的历史记忆——

在过去殖民地统治着这里的时代，新加坡河曾经沉默在黑暗的巨网中，做过垂死般的挣扎。没有暗流，没有波涛，河底沉淀着无数的渣滓。微风搅起了恶心的臭味。徘徊在新加坡河畔，我们的脚步是沉重的象锁上了脚铐，内心是象匕首剜割般的绞痛。我们都毫无失望过，我们将在暗黑的天幕底下，苦待着一轮血般鲜红的朝阳。

我曾亲眼瞧见在红灯码头一带，那些白皮肤的外国水手，喝得醉醺醺的，在那里胡作非为。没有人敢挺身而出阻止他们的举止。在海风刮的海港上，那些外国水手也曾伸举着一双粗壮的铁手，用力地掌掴着卖香蕉黄梨的孩童，孩童的脸颊上还清

²³¹ J. A.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prep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495.

²³²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36.

²³³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9.

晰地深印着五个掌指印。满港口都停泊着外地的火轮，火轮上还飘扬着外国的旗帜。那个时候，有谁会了解到我这个孩子的心情？更会有谁深解到一个没有国籍的苦痛？我们是受尽被侮辱与欺凌的一群。我们是无根的浮萍，偶尔是一阵风浪，我们又被飘到另外一个角落。我们欲归无处，我们好像是流浪他乡的吉普赛人？²³⁴

莫河在这里提到新加坡被英国殖民的历史，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1819年1月28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租占此地。在1826年，英国合并了槟城、马六甲、新加坡三港，成为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67年，该海峡殖民地成为英政府直辖的殖民地。²³⁵在这段历史中，莫河体会到外来者对新加坡本土的占领，使得新移民（new comers）与原始居民（original inhabitants）之间产生了一种复杂和矛盾的关系。这种境遇是种族之间的压迫和不平等待遇，让原始居民感受到侮辱与欺凌。文中提到被外国水手掌摀的孩童，这除了是莫河在红灯码头的记忆画面，也是他对于英国与新加坡的象征比喻。英国是拥有强壮铁手的高大水手，处于热带地区的新加坡则是一个卖香蕉黄梨的孩童，那“五个掌指印”可以说是处于弱小位置的新加坡被英国无情地鞭笞。文中也提到被殖民的新加坡人，就好像是流浪他乡的吉普赛人（Romani）。吉普赛人是散居于全世界的流浪民族。他们最初离开家园的原因和确切时间已经无从考证，据信是在公元11世纪左右，从印度北部流入欧洲的一支民族演变而来。在欧洲，他们经历了流浪、迫害、歧视和种族灭绝性的屠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纳粹将吉普赛人和犹太人一样关进集中营进行种族屠杀，约有四十万吉普赛人遇难。²³⁶正如傅特所提到的地址与痛苦记忆的联系：曾经是纳粹国家安全总部，与二十世纪种族灭绝有着深切的记忆纽带。在踏上新加坡河与红灯码头的附近，莫河自然而然从新加坡的发展回忆起被殖民的时期，使他感觉殖民时期的动荡与不安定就好像居无定所的吉普赛人。虽说新加坡在英殖民时期并未经历种族灭绝性的屠杀，但在日本的侵略和占领下，新加坡遭遇到更为暴力的攻击和屠杀。在殖民主

²³⁴ 莫河〈那些过去的足迹〉，收入《这里有春天》，页32-33。

²³⁵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1.

²³⁶ Roni Stauber and Raphael Vago eds.,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Hungar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 31-32.

义的背景下，莫河认为新加坡受到的压榨、凌辱与吉普赛人的经历有着相同的性质，这样的地方经验成为了莫河脑海中一种创伤性（traumatic）的回忆。

在关于“新加坡河”的地方记忆中，莫河还对建设、清理河流的劳工深表同情

——
他们，被称做“猪仔”。他们以粗黑的布满厚茧的双手，以鲜血与带有咸味的汗水，凝聚着新加坡的繁荣。²³⁷

“猪仔”也叫苦力（coolie），源自于印地语，西方国家将“猪仔”称为“契约劳工”，实际上视他们为可以压榨的奴隶。从 17 世纪至 19 世纪，东南亚各地先后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宗主国为了开发殖民地的天然资源，急需大批的廉价劳工南来拓荒。因此，许多劳工从中国南部地区在暴力、诱逼、拐骗下签约，被当作牲畜贩卖到世界各地。他们南航所乘的客船设备简陋，时常超载，运载过程十分危险、环境异常恶劣。1819 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后，为了开拓南洋的新殖民地，许多中国劳工被运到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他们通常先会被押送到宝塔街的“猪仔馆”，再转运到马来半岛去从事开矿、种植、搬运等艰辛的劳动的工作。这些“猪仔”没有人身自由，工资薄弱，命运十分悲惨，许多人客死他乡。²³⁸在深入了解了背景后，莫河提到的“猪仔”，是殖民压迫下的牺牲品，他们被奴役剥削的过程也是一种阶级的体现。莫河对早期建设新加坡的苦力、劳工的辛勤付出抱有深切的同情之情，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支持去殖民化，并对独立自主抱有强烈的认同。

第二节 战争的暴行

日本在 1941 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展开了对东南亚无情地侵略、占领。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在北马吉兰丹州哥打峇汝与宋卡地区登陆后，以“电钻战”（electric ditching）的战术，一路势如破竹，占领了槟城、太平、怡保、吉隆坡。1942

²³⁷ 莫河〈含笑的新加坡河〉，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 1。

²³⁸ 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 8-13。

年2月8日，日本强渡柔佛海峡，因为缺乏淡水，新加坡的英军在同年2月15俯首投降，新加坡被占领了3年半之久。²³⁹关于战争的残酷，莫河描绘道——

当在1941年12月圣诞节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机，象蜂群似的盘旋在岛海的苍穹上。紧急的报警声，“乌乌乌”、“乌乌乌”的响彻着整个海岛。一颗颗的炸弹，如热带雨季似的，迸发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一刹那间的闪光底下，泥地在摇晃，一层层的高楼大厦，随着坍塌了下来，还冒发着殷红的火焰，人群在闯喊着。有些人倒卧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更有些遭受到炸弹碎片割伤的，身上沾染鲜红的血液。……²⁴⁰

战争的暴力、凶残、冷酷一览无遗，建筑、土地、家园被摧毁，人们妻离子散，给莫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日治时期，生活异常困苦，资源严重匮乏，莫河切身地体会到战争给自己和身边的亲人造成的影响：“生活在太阳旗帜底下的人们，几乎是每个人，都瘦得不成人样，我还记起父亲，一身子瘦骨嶙嶙的模样，的确是令人缺乏勇气去多望他一眼。”²⁴¹他的弟弟在也在恶劣的环境下因病逝世，母亲对于骨肉分离悲痛万分。²⁴²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下，莫河对人性产生了思考——

我有时在凌晨一、二点，走路至东陵巴刹，排队购买面条。我因为年纪嫩弱，经常被抢购的人群，挤跌在沟渠里。仅仅为了购得一斤重量的面条，为了自家的利益，为了填饱饿肠辘辘的肚子，什么是仁义廉耻？人们都把它抛丢到脑后。²⁴³

²³⁹ 许云樵主编，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185-201。

²⁴⁰ 莫河〈太阳旗下的童年〉，收入《这里有春天》，页82。

²⁴¹ 同上，页84。

²⁴² 同上，页83。

²⁴³ 同上，页84。

这段鲜活的买面记忆让莫河明白在物资紧张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温饱，顾不上道德、礼节和尊重。这种混乱的状态/丧失规则的场面是由于日本发动的战争所造成，在另一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日本在“帝国主义”的驱使下，“为了自家的利益”，将仁义廉耻，抛弃在脑后，展开暴力的战争与占领。值得一提的是，萨义德将“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空间上的“地理暴力”（geographical violence）行动。在这种“地理暴力”的进行下，目的空间受到勘测（explored）、绘图（charted），最后受到控制。²⁴⁴萨义德还将“帝国主义”比喻为“地理的死亡之手”（geographical morte-main），通过三个方面展现：第一是生态的掠夺；第二是长期侵占的领土合理化，制造出不平衡发展的图像。第三是改变殖民空间，将殖民空间“本土化”。²⁴⁵正如日本对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侵略与占领，在日军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的带领下，经过进军计划和实际作战，在短短的69天内，将新马一带全部征服攻下²⁴⁶。莫河在文中叙述：“在日本帝国主义铁骑的统治下的昭南岛，一切日用品都是严重的缺乏。”²⁴⁷日军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造成原居民的生存困境，社会上存在欺压、迫害等不平等的社会状况，是一种地理上的摧残。

地方的生产，是建构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莫河在新加坡各个不同的地点：道路/植物园/杜尼安路/东陵巴刹（pasar）/田芭/俘虏营/海滨公园等，架构起他在日治时期点点滴滴的回忆。有在东陵巴刹与其他人抢着买面；有偷偷钻进俘虏营，看到几个饥饿万分的俘虏，冒着中毒生命的危险，煮蜗牛吃；也有日军占领后，人们的恐慌与害怕，道路的冷凄、萧寂。这些回忆都是痛苦且难受的。关于值得铭记的记忆，集体会将这些记忆安置于地方，会建立纪念物、博物馆、牌匾、碑铭，保存特定建筑物，或是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记地区”等。这意味着这些记忆并非任听个人在心理上的反复无常，而是铭记于地景中，成为公共记忆/社会记忆。²⁴⁸莫河对于这段被安置的战争记忆是这样描述的——

²⁴⁴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225.

²⁴⁵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p. 225-226.

²⁴⁶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2003），页525-526。

²⁴⁷ 同注脚238，页83。

²⁴⁸ Tim Cresswell, *Place: An Introduction*, p. 119-120.

每次在海滨公园，辽望着雪白色的碑柱，我忆起无数无辜被杀害的冤魂，仿佛在控诉，在向法西斯控诉……²⁴⁹

海滨公园 (Esplanade Park) 的纪念碑 (The Cenotaph) 就是战争历史与地方结合的例子。这块纪念碑为长方形，正面五级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以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 124 名来自新加坡烈士。背面五级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死难的平民，纪念碑上刻着一行文字 “They died that we might live”。²⁵⁰ 东南亚的人们经历太平洋战争 3 年 8 个月之久 (自 1941 年 12 月初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为止)。其中经历了日军的屠杀、抢掠、勒索与强征劳工等种种暴行与苦难，(马来亚、新加坡华人被 “肃清” 屠杀) 曾经经历过这段地方历史的人们，在看到这些纪念碑时就会联想到战争的悲痛和造成的伤亡。当没有经历过这段地方历史的人们，如外来游客/或是年轻一代在路过此地时，对纪念碑进行了解后，就会形成不断建构的新的地方经验，对这两段历史有了新的了解。政府将纪念碑建立在著名的海滨公园，位于新加坡的中心位置，为的就是警惕国民，不要忘记战争、暴力的残酷和毁灭性，以及珍惜现今可贵的和平生活。

上面莫河提到 “无数无辜被杀害的冤魂” 在哭泣，其中的背景牵涉许多无辜的民众。日本除了杀害了抗战军人和一些平民，还在 1942 年 2 月 18 日至三月上旬，对新加坡华人发动了 “检证” (肃清) 之役，一共屠杀了约 25000 人至 5 万人。²⁵¹ 此外，日本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区域发动了多次屠杀，²⁵² 这是日本对那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马华侨的一种 “惩罚”，这样的暴行具有恐吓、杀一儆百的作用。莫河对这些战争中无辜的牺牲者感到悲痛，认为这是 “法西斯” (fascism) 的罪行，表示出了强烈的反对。“法西斯主义” 是一种专制/激进/极端的民族主义形式。其特点是独裁权力，强制镇压反对派或改革派，并且具有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²⁵³ 第一次法西斯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王国出现，然后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²⁵⁴ 莫河经历过新加

²⁴⁹ 同注脚 238，页 87。

²⁵⁰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页 771。

²⁵¹ 蔡史君等《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 501。

²⁵² 同上，页 511-514，559-560。

²⁵³ Turner Henry Ashby, *Reappraisals of Fascism*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5), p. 162.

²⁵⁴ Walter Laqueur 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Analyses, Interpretations, Bibliogra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 p. 7.

坡二战时期的日治生活，所产生的地方经验与记忆十分深刻。他认为日本发动的战争、所产生的暴力，与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同样具有巨大的毁灭与破坏性。他深切地了解到“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生灵涂炭，用文字对这些残忍、极端的暴行进行控诉。

第三节 去殖民化：独立的呐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的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发展的新时代。其中的政治体系也发生了迅速、巨大、深刻的改变，各地的土著、居民在强大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政治觉醒的动力下，纷纷起来追求独立。新马一带也开始从英国政府手中拿回自己的统治权。在1957年8月，英国和平允许宣布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独立，新加坡由联合邦分出，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1959年5月至6月，新加坡也由人民直选为自治邦。1963年9月，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劳越和沙巴合而成立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1965年8月，新加坡自马来西亚联邦分离脱出而独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摆脱了过去殖民主义者的牵绊与统治，²⁵⁵莫河对此感到激动与愉悦，带有民族的自豪与骄傲——

就在朝阳初升大地的一九五九年年头，整整在狮城上飘扬着一百多年的殖民地旗帜，终究被英勇的狮城儿女撕扯下。我们亲手把一面鲜艳无比的星月旗帜，高高地悬挂在阳光的海流里，我们高举着独立的旗帜。我们齐吹起了和平的号角。²⁵⁶

二战结束后，莫河认为新加坡的人民开始有了民主觉悟，这也是间接促成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走上独立道路的原因。他觉得经过这次的沦陷，新加坡人开始相信需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不能再被殖民主义的形式所压迫，殖民则意味着自尊的丢失，家园的毁灭——

²⁵⁵ 同注脚 244，页 703。

²⁵⁶ 莫河〈那些过去的足迹〉，收入《这里有春天》，页 33。

日本人的炮火，刺破了丹绒²⁵⁷巴葛的寂静，殖民地的旗帜，插伤了它的胸脯，丹绒²⁵⁸巴葛的海淘，静静地带走了新加坡人的血与泪，但我们并不因此感觉到失望与悲痛，我们再一次地在海浪的怒吼声中，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²⁵⁹

在殖民的过程中，原始居民和新移民都被卷入历史里复杂、矛盾的关系中。宗主国在一个新的土地上“建设社区”，无可避免地会导致“反建立”（unforming）与“再建立”（reforming），其中包括贸易、掠夺、反抗、谈判、战争、屠杀等等复杂的事件的发生。²⁶⁰家园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被占领、改变、甚至是破坏。这些相关的事件通常都缠绕着血腥的历史记忆，莫河对此无疑是强烈反对的。

莫河可以说是十分赞同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去殖民化”指的是殖民系统（包括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解散过程，国家主权的移交给新的独立国家，这也永久地改变了全球的国际关系。²⁶¹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的经济学家莫里茨·尤里乌斯·波恩（Moritz Julius Bonn）提出。1932年，波恩在他的著作《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中明确地提到了“去殖民化”：“全世界的一个反殖民时期开始了，去殖民化正在迅速进行中”。²⁶²在二战后的三十年里，欧洲的殖民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统治逐渐瓦解，替代的是独立国家。所以“去殖民化”也与20世纪下半叶，亚洲与非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²⁶³我们已经了解到殖民的过程充满暴力，然而“去殖民化”的过程也存在着大量矛盾。对于“去殖民化主义者”，殖民帝国时常使用“叛乱”（insurrection）、和“谋反”（rebellion）等术语来形容他们，认为反殖民的抵抗是企图推翻合法权威的犯罪，因此“去殖民化”的过程需要推翻殖民者的抗压。关于这点，莫河在他的散文中形容道——

²⁵⁷ 作者将“戎”误植为“绒”。

²⁵⁸ 作者将“戎”误植为“绒”。

²⁵⁹ 莫河〈丹绒巴葛〉，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24。

²⁶⁰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154.

²⁶¹ Shalinki Shankar, “Decolonization,” in John C. Hawley ed., *Encyclopaedia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Greenwood, 2001), pp. 131-139.

²⁶² Moritz Julius Bonn,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32), pp. 612.

²⁶³ Jan C. Jan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translated by Jeremiah Riemer, *Decolonization: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5.

当高山上的枯树发了新芽，当小河的潮水急激流、当苦难人们的心开了花、当蛰伏的昆虫又起来活动。当死的、睡的、一切都新生了，都醒起来了。但只有人民用血，用汗播下的种子，在广大的土地上难萌芽，难开花……苦难的人民呵！为什么我们用自己的血汗，播下的种子难萌芽，难开花？为什么人家要遮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美丽的阳光？为什么人家要窒息我们的呼吸？使我们吸不到自由空气？²⁶⁴

文中“发芽”、“流水”、“活动”、“开花”等字眼，都跟“动”有关，“动”也意味着自由地活动，也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当人们想“醒来”/“新生”却被“遮住眼睛”和“窒息呼吸”，这是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禁锢。莫河以对自然的一些描述，象征着去殖民化过程的不易，本属于自己生命中的自由，却需要无尽地反抗、争取才能获得，用血与汗水换来。

莫河也在他的散文中描述了新马一带在走向独立时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动荡和文化影响——

五六十年代，政治风云的汹涌密布，政治派系阵线分明。当时的两大阵营，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是共产党也就是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更是资本帝国主义思想，两大不同思想阶级的党员，水火不相容，生活在如此般社会潮流里，你不想参与两大派系的争斗，你想远离政治的暗流，做位没有党派的中庸之辈，像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容许你这么想，这么做的。

在这个时代大前提之下，政治不知不觉的感染了你。²⁶⁵

二战之后，英国人重新接管统治新马一带。为了加强统治和贯彻文化上的影响，英殖民者积极地实行以英文为主的教育体制，并将华、巫、印的教育源流纳入辅助性地位。

²⁶⁴ 莫河〈春天颂歌〉，收入《春季里的花城》，页4。

²⁶⁵ 莫河〈滔滔往事绕心头〉，收入《土地爱》，页66。

²⁶⁶这在新马独立之后，英国对新马仍在文化/政治上有着潜移默化地浸染。莫河提到了二战后，地方受各个主义、派系的影响，从而产生的政治斗争以及社会矛盾。处于这个社会、地区与时代的人民也被卷入斗争之中，被感染、影响和牵连。

莫河接着阐述道——

马共与英殖民地展开激烈的武装斗争，夹杂着中国共产主义——红潮底深渊的影响，共产思想以蚕食的方式，卷入工运，卷入学校。左派的思想势力，几乎是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华侨中学、中正中学、育英中学、南侨女中、中华女中、南洋女中、公教中学等学府，首当其中，发生了好几次的学潮。²⁶⁷

关于莫河所说的马共与英殖民的武装斗争，其起因源自于不同势力对于政治利益的争夺，而社会和人民成为了利益背后的受害者。在日本侵占时期，马来亚共产党是唯一有组织有力量的抗日力量。马共抗日军得到一些华裔农民的支持，二战后，这些抗日军仍与农民保持联系，英殖民者认为这是一个威胁到英殖民政府政治利益的问题。²⁶⁸由于马共在 1948 年 2 月欲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英殖民在同年宣布了“紧急状态”，采取排华政策，清剿马共。为了截断马共与乡民的联系，英殖民在 1950 年 6 月，将约 50 万散居在郊外与山林边的华人居民，强制迁移全马各地约 550 个左右的“新村”。²⁶⁹在此期间，村民受到戒严的限制，行动毫无自由，受尽欺凌。除此之外，在新马独立之际，新加坡还经历了新加坡学潮、南洋大学改组等社会事件，表 3.1 按时间顺序陈列出新马一带的历史事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参考地方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暴乱事件，以及了解这些事件在时间上的前后关联。许多人因为这些社会动荡事件受到牵连，陷入恐慌与不安，从中可见地方在独立创建时所面临的政权利益/社会建设/文化侵蚀/种族矛盾等多方面的挑战。这也是莫河为何常在散文中大量地歌颂新加坡在独立后的飞速建设与逐渐上升的经济发展，因为他长时间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切身地经历与体

²⁶⁶ 同注脚 244，页 575。

²⁶⁷ 同注脚 261，页 67。

²⁶⁸ 曾少聪《漂泊与根殖：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 204-205。

²⁶⁹ 同注脚 244，页 713。

会了各种历史事件，堆积了厚重的地方经验与记忆。因此莫河深知建国独立的艰难阻碍，在经历重重的历史洗刷，才换了和平与安定的生活，是需要被铭记与珍惜的。

表 3.1 新马地区历史事件时间列表

时间（年/月/日）	历史事件
1819 年 1 月 28 日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租占新加坡
1826 年	英国合并了檳城、马六甲、新加坡三港，成为海峡殖民地
1867 年	檳城、马六甲、新加坡三港海峡殖民地成为英政府直辖的殖民地
1941 年 12 月 8 日	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1942 年 2 月 15 日	新加坡被日军占领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投降，英国重返新加坡，继续殖民统治
1948-1960 年	英殖民采取排华政策，宣布“紧急状态”，清剿马共
1950 年 6 月	英殖民将所有约 50 万散居郊外与山林边的华人居民，强制迁移全马各地约 550 个左右的“新村”
1955-1960 年	新加坡中校的学潮
在 1957 年 8 月	英国宣布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新加坡由联合邦分出，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1959 年 5-6 月	新加坡成为自治邦
1963 年 9 月	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劳越和沙巴合而成立马来西亚联邦
1963-1966 年	新加坡南洋大学改组

1965年8月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历史资料所整理。²⁷⁰

总的来说，“去殖民化”来自于殖民地本土居民/土著的民族意识的上升，和殖民帝国势力的消弱。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需要摆脱宗主国的掌控，各个政治团体无可避免地产生利益的矛盾。在新的国家建设、独立时，也需要面对各种挑战，如建立社会、发展经济、文化冲击等。莫河从各种历史事件中认识到独立自强的重要性，只有自己逐渐强大，才不再被其他势力欺辱，受到不平等待遇。因此，莫河在他的文学中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富强社会的发展不易，重视对战争、殖民、暴力的批判。在战争与殖民的层面上，莫河的地方历史记忆表现出的是一种现象的反思、一种文化的抵抗、一种主体的表述、以及自我的再现与发声。

第四节 地方的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1970至1980年代产生的一种思潮和学术理论，主要强调对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现象在文化和知识领域内的反思。二战之后，一些新兴国家虽然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治形势，但是并未完全摆脱西方殖民国家在文化意识和知识形式上的殖民入侵。这种状态可以成为“后殖民时代”。²⁷¹

“后殖民主义”在的困境在于，西方文化对后殖民国家的渗透，这些国家在努力抵抗西方对非西方的“权威再现”时，却有着“再现西方权威”的危险。萨义德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直被认为是后殖民的开山之作²⁷²，影响深远。他在书中试图阐述西方如何生产、再现、论述，最终统治东方的历史过程，并且尝试说明西方如何攫取和同化东方。²⁷³萨义德认为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利的关系，一种宰制，以及各种类型所构成的复杂的霸权体系（varying degrees of complex hegemony）。²⁷⁴即

²⁷⁰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页260-285，522-540，606-623，707-740；曾少聪《漂泊与根植》，页201-208，257-261。

²⁷¹ 宋国诚《后殖民论述——从法农到萨义德》（台北：擎松图书，2003），页2。

²⁷² 同上，页287。

²⁷³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 1.

²⁷⁴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p. 223-224.

使在后殖民时期，这种霸权的影响与渗透在文化方面仍然存在着，人类学家亚荣·阿帕杜雷（Arjun Appadurai）描述道——

一种由美国电子艺术所产生并席卷第三世界的“怀旧政治”（nostalgia politics），被第三世界大众化地“本土模仿”，形成了一种“电子殖民”的新现象。这不仅助长着西方民族想象共同体，还助长着新的全球流动政治下的帝国文化霸权。对新几内亚的渣亚人（Irian Jaya）来说，印度尼西亚要比美国更可怕，对于韩国人来说更可怕的是日本化，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印度化，对于柬埔寨来说更可怕的是越南化。这个除了美国化之外更有所畏惧的名单还可以继续下去，但这绝不是一种胡编乱造；对于小国来说，被大国（或是临近区域主权国家/势力）从文化上吞并的恐惧是永远存在的。一个人的想象共同体，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政治的牢房（political prison）。²⁷⁵

根据阿帕杜雷的说法，殖民政治的延续表现，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还表现于区域主权国家、内部种族社群之间。这不仅是一种殖民的“后遗症”，还包括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文化影响与渗透化。与阿帕杜雷所论述的“政治牢房”具有相同观点是史蒂芬·史利蒙（Stephen Slemon）以“他者”（others）的角度，对于后殖民运用价值的定义——

尽管后殖民的定义是非常广泛的，但是这个概念最主要的含义和最有用的地方，并不局限于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某个历史阶段，而是它试图在文化领域建立一种殖民之后的反叛论述。这个论述来自于殖民者将他的权利刻印于一个“他者”的身体与空间。

²⁷⁵ 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eds., *Theorizing Diaspora* (Oxford: Blackwell, 2003), p. 30.

这种现象使得“他者”始终作为一种神秘的、封闭性传统，进入新殖民主义国际框架的现代剧场中。²⁷⁶

不论是“政治牢房”还是“他者”刻印的意识形态，都使得新兴国家在后殖民时期将在文化、话语、思想、社会、政治上面临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国对小国，西方对东方，也表现在于周遭国家、势力、族群社会。

新加坡在独立的路上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一路披荆斩棘，在各种困难中逆流而上。新加坡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之后，双方之间存在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双方存在着经济分配矛盾、治国方针的矛盾和种族上的纠纷等问题。在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之初，新加坡又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发展问题。因为国土狭小，没有天然资源，一切只能依靠自己。还需面对经济低潮，高失业率和住房短缺等等问题，新加坡在这种不乐观的局势下，施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和工业的措施，²⁷⁷逐渐克服了重重挑战。

进一步看，经过殖民文化长期的影响，对地方产生了文化渗透与冲击。在后殖民的语境下，莫河感受到新加坡存在着自身文化意识薄弱、和“历史遗忘症”的问题——

一切都迅速地在变更着，由于学习华文没有实用与经济效益，一般学生对学习华文也没有过去的学生那么的兴趣起劲。又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洗涤折腾，英文成为主流，华文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学生的华文程度低浅得残²⁷⁸不忍睹，已经远远地被抛落于港台马之后，亡羊补牢，已为晚也。取获了经济的繁荣与科技的摄取，文化与传统的丧失，也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²⁷⁹

²⁷⁶ Stephen Slemon, "Modernism in Last Post," in Slemon, Ian Adam and Helen Tiffin eds., *Theorizing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 Modernis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 3.

²⁷⁷ 同注脚 183, 页 040-042。

²⁷⁸ 莫河在文中将“惨”字误植为“残”字。

²⁷⁹ 莫河〈华文教师的内心挣扎〉，收入《乡情·足迹·鲜花》，页 34。

出于上述的一些政治因素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莫河提到华校生与华文教育被边缘化的境况。他作为华文教师，感受到教学的不易，年轻一代的学生对华文课程兴味索然，在文化上面临传播与接收的困境。莫河指出新加坡的华文文艺一直处于低靡状态，不受社会重视，让从事艺坛的工作者们陷入生存泥潭，这也是为何本地华文创作受限的原因。他认为本地许多作家的作品反映了浓厚的乡土感情与对国家民族关怀，具有积极向上的反思，并呼吁社会这种文学的创作是值得受到尊敬、重视与鼓励的。²⁸⁰他在散文《黄皮香蕉人》中将丧失自己种族文化的华人比喻为“香蕉人”，意味着拥有黄色的皮肤外表，却受到西方白人的同化，完全丢失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与文化——

由于香蕉的皮层与果肉的迥异不同，人们常以香蕉来比喻那些黄种的华裔子孙，数典忘祖之流，虽能操口英语标准流利的英语，娶的是洋婆，文化习俗都入乡随俗，十足的是外国人。但是他的黄种人肤色，黑发黑眸子，永远是不能够更换为白种人的银白鬓发，尤其是那碧蓝底眸子。这就是所谓的香蕉人了。²⁸¹

身为华人的莫河对华族文化抱有满腔热忱，他以强烈的情绪表达了自己对于种族文化的重视，认为被西方同化是自身的一种选择和舍弃：“要真正消灭一个种族的文化，是件难为的事，只有自己消灭自己的文化，那是轻而易举的！”²⁸²他认为即使在殖民的背景下受到其他文化的侵蚀，也应该坚持捍卫自身的传统价值，而不是因利乘便，直接丢弃自身文化。如他文中所说：“沦落为香蕉人，是可耻，可悲的！”²⁸³莫河对文化与传统的丧失表现出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

上面提到了一些被安置于地方的社会记忆/公共记忆，用以宣扬/表微/纪念某些事物。关于这点，德国学者简·阿斯曼（Jan Assmann）就曾解释道“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可以通过文化的方式得以维持，如文本、仪式、纪念碑等。²⁸⁴但记忆又看似私事，我们记得某些事，却又遗忘某些其他事，也可以说是选择性地遗忘

²⁸⁰ 莫河〈请给本地作家一些掌声〉，收入《黎明寄简》，页 54-55。

²⁸¹ 莫河〈香蕉黄皮人〉，收入《莫河小品文集》，页 3。

²⁸² 同上。

²⁸³ 同上。

²⁸⁴ Jan Assmann,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Ten Studi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4-30.

或让某些记忆消逝。即使记忆被铭刻于地方，也无可避免人们在环境中所产生的“认同迷失”与“记忆淡薄”。莫河认为在殖民背景复杂的环境影响下，和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今日的人们在安逸的生活环境里，逐渐忘记了过去建国的苦难与牺牲：“是的，新加坡今日的成果，是从先辈们的背脊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今天的人们逐渐地把它遗忘了²⁸⁵”。新加坡华人的祖辈从大陆漂洋过海至东南亚一带，共同经历了许多的磨难：漂泊、歧视、排挤、战争、暴乱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族群共同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对创造和维持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莫河认为这些集体记忆是族群情感的纽带，不应被遗忘——

朋友们哟，你们可知晓那层厚厚的墙壁里的每一粒沙砾，都是祖辈们血泪的结晶品？那每一块砖头、每一片瓦，都有着一篇血汗凝固成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片段。当你步行在繁华的珊顿道上时，过去的那些生活故事，你也许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²⁸⁶

在另一篇文中，莫河同样写道——

……但是历史的脚步，逐渐地远走了，深埋在土地深处的骨骸腐化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被遗忘了，被埋没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像荷兰村里的客人芭一样，逐渐地在历史脚步底下消隐了。居住在这里的组屋居民，有多少的用户，能够知晓历史过去的事迹？可是人们都是健忘的居多，时间一久了，什么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了。²⁸⁷

现今浮躁的社会，造成群众的文化意识与历史记忆日渐薄弱。环境形成金钱/利益至上的思想，让人们在“吃水”时忘记了“挖井的人”，得了类似“历史健忘症”的“现

²⁸⁵ 同注脚 235，页 2。

²⁸⁶ 同注脚 235，页 1。

²⁸⁷ 莫河〈荷兰村客人芭〉，收入《朝霞礼赞》，页 94。

代疾病”。莫河认为对先辈创造的国土坐享其成，却忘记他们辛勤的付出与牺牲，是文化的遗失，将会造成民族系带断裂。

综上所述，在后殖民语境中，莫河通过对地方记忆的陈述，展示了殖民、战争、暴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造成的持续性影响。这种文化上的吞并和“他者”印记的强行烙印将会给地方带来历史疤痕和社会冲击。如西方学者在《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一书中所说，当一个集团的成员经历一个恐怖事件，会为他们的集体意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标记着永远的记忆，形成历史创伤（*historical trauma*）。当这些事件以基本不可逆的方式改变了他们未来身份时，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也就接着产生了。²⁸⁸整体来说，在莫河的散文中，对地方的描述、地方经验的回忆与显现，除了抒发他丰富情感外，也将新马一带的英殖民时期、日治时期、独立历程、后殖民语境下的挑战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莫河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对弱小势力的压榨，对战争、暴力的进行了控诉，提到了谨记历史的重要性。他支持去殖民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并为独立自主感到骄傲与自傲。在莫河的后殖民论述之中，他对社会挑战与文化冲击进行了审视与反思，并对此感慨万端，希望能民族文化危机发声，重视继续民族集体的纽带。

²⁸⁸ 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ard Giesen, Neil J. Smelser, Piotr Sztompka,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1.

第六章 莫河的地方意识：国族、宗乡、离散

第一节 地方距离的意义

“距离”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因为距离产生“美”或者“生疏”都是极有可能的。比如“我”与“这儿”总是具有联系，“你”和“那儿”也亦是如此。然而“我们”与“他们”却有不同之处，“这里”与“那里”之间也是有差异性的。段义孚指出，英语中的“this”（这里/这个）和“that”（那里/那个）之间的关系虽然缺乏了具体位置与范围，但也因此赋予了它们多元化的含义，并且能够带有较大的情感负荷（emotional charge）。比如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对距离（我们、这里）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爱国热情。如他提到的：“我们英格兰”、“这个英雄豪杰的诞生之地”。²⁸⁹段义孚进一步阐述“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比如：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个英雄豪杰诞生之地。他们在那里，他们不是完整的人，并且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因此，在我群（we-group）内的成员是彼此接近的并且远离外群（他群）的成员。²⁹⁰这里的“接近”（close）和“远离”（distant）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和地理距离的远近程度。²⁹¹“我们是接近的朋友”指的是我们彼此要好，我们经常见到对方，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接近的”包含了亲近性和地理接近性这样两层含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距离可能与地理距离是相反的。例如，主人与仆人在生活中的联系十分密切，但在感情层面上，他们并不是亲密的朋友或家人。再如，对方虽因空间距离不在身边，但在心理上反而使自己更加喜欢对方。

通过“地方距离”的一些多元化的含义，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人与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与价值。莫河的祖籍为中国海南，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莫河的背景、身份、生活地理位置、地方意识、地方情感都是值得探讨的。这里便蕴含了几个相关联的课题：一、莫河祖辈有着迁徙、磨难、离散的历史经历，对他的身份与思想观念造成了什么影响？二、莫河散文中离散感从何而来？他对家乡土地的依恋又如何体现在他的散文当中？三、莫河对于国与家的爱，以及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感。四、莫河生活在新马一带，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他这些国家与地方传统的矛盾和取舍问题有

²⁸⁹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 47-50.

²⁹⁰ 同上。

²⁹¹ Stephen A. Erickson, "Language and meaning," in James M. Edie ed., *New Essays in Phenomenolog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9), pp. 45-46.

何看法？本章接下来将从莫河的离散文学的书写、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以及他对地方传统与国家的抉择方面进行分析。

第二节 离散书写：迁徙、恋地与乡愁

莫河在新加坡长大，他的散文充满对家乡的依恋和怀旧之情。他经历了殖民与战争的历史，本身并未经历长时间流浪去他国的体验，在旅游途中时常抒发处于异国他乡孤独，和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与无尽的乡愁。莫河的祖辈从中国流浪、迁徙至南洋一带，他们的身份、经历、文化、认同与感受也对莫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于他的文学作品之间。因此，莫河的散文也不免为一种离散文学。本节将以四个部分展开：一、解析何谓“离散”；二、谈莫河祖辈迁徙的经历；三、谈莫河的故乡亲切经验；四、谈莫河散文中的乡愁与怀旧。

一、何谓“离散”

什么是“离散”？“离散”是一个古老的词，它在全球主义话语中与地理、民族身份和归属感相关联。离散（diaspora）源于希腊文 diasperien，由 dia（跨越）和 sperien（耕种或散播种子）两个词根构成。离散最初用以描述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流放在外。另一个早期的参照例子是关于非洲黑人的离散历史，始于十六世纪的奴隶贸易。西非人被强行地从其祖国土地中押送出去，并将他们押送到到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等地方，强行奴役和劳动剥削。因此，离散通常指的是人们背井离乡，浪迹于其他国家、地方。²⁹²社会学家罗宾·科恩 (Robin Cohen) 指出，“离散”一词与奴役，流放和孤独息息相关。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离散由于历史创伤事件而使人们分散。但是，“离散”有时也具有自愿性，古希腊和犹太人散居者，除了殖民和战争的因素外，其实他们有一定程度上的外迁自愿性。因此，“离散”除了含有受害者被迫离开家园的意味之外，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在离乡背井之下所激发出的新的创造力。如今，“离散”已成为一种国际里面的新形势，成为民族主义、全球化、文化认同、政治认

²⁹²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in Jana and Anita eds., *Theorizing Diaspora*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 1-2.

同等研究的要点。²⁹³学者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同样认为“离散”具有双重意义，它的意识是同时由消极和积极构成的。它的消极之处在于散居者被排斥和被歧视的历史经历，它的积极之处在于通过离散意识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历史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认同。因此在分析离散者和那些跨国关系的时候，重要的是要了解这是研究一种关于共享的历史，一种进行中的由迁徙、苦难、适应或抵抗构成的历史。²⁹⁴

二 祖辈迁徙经历

关于莫河祖辈南来迁徙的经历，莫河在他的散文中有所提及——

平时，常听悉父亲说起有关大海的许多事情，因此在父亲的日常谈话当中，我知悉父亲为了逃避中国农村的兵荒马乱，为了求得一碗饭糊口，他不惜地远离了双亲与他出生的乡土，离乡背井。背了一个简陋的包袱，只身坐了帆船，像是卖“猪仔”似的来到石叻坡闯天下。²⁹⁵

文中莫河谈到自己的父亲离乡背井，远到他乡寻求出路。这里莫河的身份背景与南洋华人的迁徙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莫河的祖籍是海南文昌人，海南下南洋最多的三个市县分别是文昌、琼海和万宁。在三个市县中，而下南洋最多的是文昌。文昌籍华侨华人众多，约 120 万人，遍布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聚居泰国（约 50 万）、马来西亚（约 35 万）、新加坡（约 11 万）、越南（约 15 万）等东南亚国家，因此文昌在海南有着“华侨之乡”的名称。²⁹⁶

²⁹³ Robin Cohen (1995) Rethinking 'Babylon': Iconoclastic conceptions of the diasporic experienc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1:1 (1995): pp. 5-18. Accessed May 15, 2021. <http://doi:10.1080/1369183X.1995.9976469>.

²⁹⁴ Clifford, J.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1994): pp. 302-338. Accessed May 15, 2021. <https://doi.org/10.1525/can.1994.9.3.02a00040>.

²⁹⁵ 莫河〈海的梦〉，收入《兰花飘香》，页 31-32。

²⁹⁶ 〈侨批讲述海南人下南洋故事〉，《海南日报》，2021 年 1 月 18 日，<http://www.chinaqw.com/qx/2021/01-18/283282.shtml>（浏览：2021 年 5 月 20 日）。

文昌人究竟为何会下南洋？其理由为以下三点：一、环境因素。文昌人多地少，缺少淡水水源。农业环境中有着常年的台风，严重影响了农作物。因此人们生活艰难，具有温饱问题，需要寻找出路。二、生活动荡。在1926年至1930年，由于当时福建、广东两省施政混乱，内战蔓延，人们的生活动荡不安，许多年轻的海南人便逃奔南洋各地，寻找新的生活。三、具有出港环境和渠道。文昌有相对风平浪静的铺前港和清澜港，为人员来往提供了良好条件。大多数文昌人从铺前、清澜两港出发，奔向东南亚各地，他们于冬至前后启程，乘三桅帆船，趁北风之势，随波漂流一个月左右，抵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当时广州、琼山、雷州等港口也有外国船舶通商，居住在岛东的文昌人便利用航线的便利，随船到南洋谋生。有些文昌人在南洋落地生根，他们的后裔也当地出生，成为了那里的居民。²⁹⁷

相信莫河的父亲便是文昌人下南洋的一员，他为了躲避文昌当时动乱的环境，几经转折，经过风吹浪打，来南洋谋生。在下南洋的过程中，往往都是环境恶劣，路途凶险，危险重重，一不小心便会丧失性命——

当时父亲所乘的那艘破旧不堪的帆船，远渡过了七洲洋的惊涛骇浪，就在茫茫的七洲洋上，狂风骤雨掀起了浪涛，跟随在背后的那一艘帆船，经不起风浪的袭击，被风浪所吞噬，整船的难民，统统葬身鱼腹，连尸体也无法寻找到，至於父亲所乘搭的那一艘帆船，只好听天由命，任由风浪的吹击，结果随波逐流的被吹到越南湾去，因此全船人的生命，才能保存下来，后来，再由越南湾，乘搭另一艘帆船，辗转的来到了蕃²⁹⁸帮——石叻坡。²⁹⁹

文中提到“番邦”和“石叻坡”，也是具有地方含义的。当时为了寻找生活的出路，很多文昌的青年、壮年不得不冒险在铺前港、清澜港的码头登上了帆船，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的东南亚等国家去打工谋生，然后寄钱回来养家糊口。他们被称为“番客”，他们这样的行为被称为“去番”或者“下南洋”，所去的地方也就是莫河文中

²⁹⁷ 同上。

²⁹⁸ 莫河在文中将“番”误植为“蕃”字。

²⁹⁹ 同注脚 291。

的“番帮”。莫河父亲所抵达的地方“石叻坡”，也就是新加坡的旧称。“石叻坡”来自马来语 selat 的音译，意思是海峡。新加坡前临新加坡海峡，后倚柔佛海峡，因而得名。华人以此称呼新加坡应该是开埠之后，也同称为“实力”、“实叻”、“石叻坡”、“叻埠”等。中国清朝文献中称它为“息辣”、“息力”等。³⁰⁰

在航行的过程中，番客们需要面对蕴藏着黑暗、危险的力量的大海。莫河就从他的父亲口中得知在海上所能遇到的危险。有时，海上环境恶劣，在汹涌的浪涛和狂风暴雨面前，人类显得十分渺小。有时，从南洋归去故乡里探亲的“猪仔”遇到海盗，所有的血汗钱被洗劫一空，是最痛苦的噩梦。³⁰¹关于这些种种事迹，莫河感叹道——

每次父亲提起七洲洋上的大浪涛时，往往脸有余悸，七洲洋上所掀起的巨浪，一个紧接着一个，比大山还要高，像泰山压顶似的，向着船头袭打过来人，仿佛是要把七洲洋上的一切吞噬掉似的……

除了打从父亲的嘴里，得到了有关大海的模糊概念外，心里老是觉得：“哗！大海原来这么凶恶，是这么可怕的啊！”³⁰²

当时，漂洋过海的番客，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青壮年，他们抱着挣钱养家糊口的美好愿望，期望在海外闯出一片天地。但现实却是谈何容易。番客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面对着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前途未卜，只能凭借勤俭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做一些挖矿、割胶、搬运等苦力活，艰苦谋生。莫河的父亲漂洋过海，乘风破浪，经历了万分艰辛来到南洋，莫河自己从小在新加坡这个海岛上长大，让他和海与岛产生了种种紧密关系，饱含深厚、错综复杂的情感。大海与新加坡这个小岛对莫河来说，除了赋予了他在环境上的感官刺激，在想象中唯美浪漫，也承载了他对祖辈漂洋过海、充满艰辛和曲折的迁徙记忆，与地方意识相连接、相结合。

³⁰⁰ 新加坡华语资料库，<https://www.languagecouncils.sg/mandarin/ch/learning-resources/singaporean-mandarin-database/terms/selat-old-term-to-refer-to-singapore>（浏览：2021年5月20日）。

³⁰¹ 同注脚 291，页 36。

³⁰² 同上，页 32-33。

三、恋地情节：故乡的亲切经验

莫河的离散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对于故乡的爱恋所致。对土地、国家、乡村的热爱之情，是莫河散文的中心主旨，他将自己对地方的情感与历史经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反思和纪念。因此在莫河的散文中，他对地方的情感已经形成一种“符号”。说到人与地方的情感，不得不提到一个由段义孚杜撰出来的词语：“恋地情结”（*topophilia*），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能为广泛并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地方与环境所产生情感联系。³⁰³段义孚指出当人类的“恋地情结”变得很强烈的时候，物质环境便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情感可以是短暂或长久的，人类对环境的反应可能来自触觉，清风的吹拂，溪水的清凉，土地的松软，这些都能给人带来快乐，但所产生的感受也有可能是稍纵即逝的。当人类将自己对景观的欣赏与历史记忆联系起来，那么对地方的情感便具有个体性和持久性。³⁰⁴这种情感让人对某个地方产生依恋，那个地方成为他的家园和记忆的储藏之地，成为生计的来源。莫河的“恋地情结”主要体现于他对新加坡土地的热爱，他长时间生活在新加坡，熟悉新加坡的历史，对故乡产生了亲切的经验。

人类对于地方亲切经验是个性化的、亲切感的表达方式可以是隐晦含蓄，也可以是外放热烈。但不论何种亲切感，并不是一个人对于随便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物品或者任何人所产生的情感，这种亲切的感情具有深刻性、重要性、象征性。因此，一个人对“地方”的爱，是在有限地理的范围内产生，“恋地情结”的范围尺度可以衡量情感真挚程度，倘若对地方的爱指向一个庞大的领地，则会沦为虚假。这是因为人的生理需求是建立在一个适当尺度的领域当中，从而使人的感知和地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³⁰⁵因此，相较于帝国的大片江山领域，故土/故乡/家园更具历史的传承性。故土可以理解为一片海域，一栋建筑，一条河流，因为地理尺度足够小，使人能够亲近它、认识它。新加坡是个小国，莫河将她视为自己的故乡，在散文描绘中时常对不同的区域如：“武吉知马山”、“宏茂桥的组屋”、“儿时居住的‘甘榜’（*Kampong*）”、“牛车水”、“新加坡河”等进行描写，体现出他对这些小范围的地方的亲切感与深刻的地方记忆——

³⁰³ Yi-Fu Tuan, *Topophilia*, pp. 93.

³⁰⁴ 同上。

³⁰⁵ Yi-Fu Tuan, *Topophilia*, pp. 101.

‘甘榜’（KAMPONG）是我生命的摇篮，我始终忘不了我出生的‘甘榜’，因为它融合了我底真挚底情感，深切地爱憎。我闻嗅着‘甘榜’底泥土的芳香，我吮吸着故乡底泉水而长大，今天我无论漂泊何处？无论在怎样困苦的境地中，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思想着我出生的‘甘榜’来，我有着一股激动的感情，象一股被飓风所搅起来的浪涛，久久地蕴藏在心底，不能使它平静片刻。³⁰⁶

具体的地方范围如：家乡，给予人们一种保护和安全感，人们的基本需求可以在那里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满足。即便是精力充沛的成年人也会在短暂的时期内渴望重新获得他在年少时期的那种熟悉感和安逸的感觉。³⁰⁷在沃什伯恩（Washburn）和德沃尔（De Vore）的早期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人类与其他灵长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会为了照顾受伤或生病的成员而停留在某个地方，而对猩猩或狒狒而言，唯一保护自己的方式无论受伤或生病，都与集体呆在一起，否则会被遗弃。³⁰⁸人类的社会建构在事实上有助于加深他们对于地方的情感。从病中康复的人会对他人或地方产生依赖性。莫河在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新加坡，经历了许多磨难：英殖民历史、日治时期、建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到后来，新加坡逐渐发展起来，成为金融中心，莫河就好比从病中康复的病人，“康复的过程”就是他从小到大的历史经历，不论心酸甜蜜，已经成为了亲切的地方经验。他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情感，新加坡成为了他的心灵寄托和“避风港”。

亲切的地方也可以指哺育一个人的地方，古老的土著/无文字的居民用“生养”的概念来解释自己对地方的忠诚所使用的一种方法。³⁰⁹他们认为大地像母亲一样哺育他们，并由此诉诸历史。人类学家史特瑞劳（Strehlow）在有关阿兰达人（澳大利亚土著）的研究中，提到这些土著对故土的真情实意，他们对白人侵占自己的领土而黯然泪下，在图腾中描述了历史，以及对清泉、池塘、小溪、山林的爱。在他们的感受中，自然生命就像他的亲人，如同父亲、祖父与兄弟姐妹一般，乡野是他们的生命，

³⁰⁶ 莫河〈甘榜的思念〉，收入《满天云霞》，页 60。

³⁰⁷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 137-138.

³⁰⁸ S. L. Washburn and Irven De Vore, "Social behavior of baboons and early man," in Washburn ed., *Social Life of Early Man* (Chicago: Aldine, 1961), p. 101.

³⁰⁹ Yi-Fu Tuan, *Topophilia*, pp. 99-100.

是一本古老的家谱。³¹⁰与之相同，莫河时常运用“生养”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之前，莫河提到：“我吮吸着故乡底泉水而长大”³¹¹，他在一个地方成长，这种亲切的抚育经验使他产生爱与依恋。他认为新加坡如同自己的母亲，自己吸收着这片土地的日月精华，感受文化历史对自己思想认同上的孵化——

我是这个海岛上长大的野孩子，自从我稍微开始懂事时，我便开始对着这个孕育我的海岛，发生了深厚的感情，我要和着孕育我生命的土地共呼吸，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我对它的爱恋。³¹²

莫河接着描绘道——

我曾发过誓言，我在这热带的土地上长大，我闻嗅着泥土的芬芳，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曾经渗透着我的鲜血与泪水，它是我生命中的摇篮，我已把我的青春，毫无吝惜的献给这片可爱的母亲大地，我吮吸着它的乳汁而长大，我不想远离它一步，我不会对这些曾经付出了感情有所怀疑，有所动摇过，我对它的热爱，仍然象大海里的岩石，象夜空里的星辰一样，永恒不变，不会有第二者能夺取我这份真挚的感情。³¹³

莫河的散文与土著对大自然真挚的情感同出一辙，他对土地的热爱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是朴质的、来自根本的。同样，在《马来亚的土地上》一文中，莫河描写道：“看哪，茁壮的稻秆在山风的吹拂中摆动着它那婀娜的身躯，一会儿吱喳地在耳语，一会儿笑得弯了腰枝，金黄的颗粒，在阳光下笑着，叫着，象母亲丰腴的乳房。”³¹⁴他将稻秆上金黄的颗粒比喻为母亲丰腴的乳房，表示丰盛的稻田收获，养育了马来亚

³¹⁰ T. G. H. Strehlow, *Aranda Traditions*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30-31.

³¹¹ 同注脚 302, 页 60。

³¹² 莫河〈我的歌〉，收入《我的歌》，页 1。

³¹³ 同上，页 2。

³¹⁴ 莫河〈在马来亚的土地上〉，收入《在马来亚的土地上》，页 28。

的人口，正如母亲用丰厚的奶水喂养嗷嗷待哺的婴儿。女性的乳房象征着生命与哺育，是一种大自然中能量的传递，与土著的原始图腾描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地方的价值也与特定的人际关系亲切感有关，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交流，获得亲切经验。如热恋的情侣，或年老的夫妻，令他们留恋的是地方那里的人和人际关系。³¹⁵莫河喜欢将叙述与抒情相结合，通过对人际关系的描写赋予地方特定的意义。莫河的短篇散文《落花生》，对故事的叙述非常细腻、朴实动人。文中讲述了作者对落花生这个植物的感触与童年回忆。莫河小时候生长在农村里，落花生对他来说很是熟悉。他会帮忙父母将成熟的落花生从泥土里拔出，洗净。父母则将花生煮熟，邀请邻居一起细细品尝落花生的滋味。³¹⁶莫河在散文中描绘出一幅邻里乡村悠闲的景象，大人们谈天，渗杂着孩童欢笑。更为重要的是，莫河借由对落花生童年叙述，抒发对乡土/故乡的怀念与热爱——

一直到今天，我总是忘不了故乡的落花生，虽然它并没有著名，更不能与‘万里望’花生争一日之长，可是落花生里，我有着童年的爱，乡土的爱，以及过去的一切影子，落花生使我回想起我的故乡。

我仍有着落花生的怀念。³¹⁷

在另一篇散文中，莫河通过“井”回忆了自己童年故乡的乡村生活。他将生活在一起的父亲和乡亲们合力打水、汗流浹背的情景娓娓道来，从这些回忆中产生对故乡的思念——

……只要我在任何地方，发现了一口井，我的记忆又会跌落进遥远的年代，我会不知不觉地回想起我的父亲与乡亲们，我会更想念那些童年的伙伴以及故乡的一切。³¹⁸

³¹⁵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 138-139.

³¹⁶ 莫河〈落花生〉，收入莫河《满天云霞》，页 53-55。

³¹⁷ 同上，页 55。

³¹⁸ 莫河〈想起我家的那口井〉，收入《兰花飘香》，页 46。

莫河运用真实朴素的文字将乡村画面刻画了出来。一口小小的井，对莫河来说，承载了儿时的欢声笑语，和亲邻之间朴实美好的相处方式。对比如今更为摩登的新加坡的组屋式居住方式，莫河认为乡村生活虽然贫苦，但人与人之间的有着较强的亲切感和凝聚力。莫河在人与土地的关系描述中，赋予了乡土/故乡情感与意义。

对于故乡的深深依恋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也是人类一种共同的情感。它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文化和经济体，不管是无文字的土著还是拥有现代文明的民族，都对故乡/家园怀有深切的地方亲切感。莫河将新加坡视为母亲，认为它哺育了一方人民。这片土地是莫河作为永恒故乡的存在，可以使他安心的伊甸园。对莫河来说，新加坡一个存放着磨难历史、美好回忆和辉煌成就的档案馆，让他可以看到自身的脆弱性，看到生命的顽强，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变化，就此激励着他，这也就是莫河的“恋地情节”。

四、怀旧与乡愁

可以说，莫河的离散书写体现于文中的“怀旧”之感与“乡愁”之情。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是由于他对祖辈迁徙背景的记忆，对故乡的亲切经验等总总的原因杂织而成。身份背景和自身情感记忆让莫河深有感触，情绪一触即发。“怀旧”（nostalgia），“nostalgia”的前半部分 nos 源自希腊语 nostos，表示“回家”。后半部分 algia 从希腊语的 algos 而来，表示痛苦，忧伤。Nostalgia 在 1770 年前后被引进英文，最初的意思是思乡（homesickness）；直到 1920 年左右，它的另一个意思“怀旧之情”出现，广泛用于至今。³¹⁹与怀旧有着相同意思的就是“乡愁”，“乡愁”的英文翻译可以是“homesick”/“nostalgia”，表示一种对居留之所的情感抒发。其中的“乡”与“想”、“相”同音，可以通假转义，亦可表示相思、想家、思乡等。“乡”作为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支柱，引申的原型意义丰富又深刻，如：父母、月光、井泉、乡土等。³²⁰再来看“愁”字，上为声部，下为形部，《说文解字》对其解释：“忧也，从心，秋声”，³²¹让人联想到“秋天的一种悲伤心境”。《现代汉语词典》对“乡愁”

³¹⁹ 张叹凤《中国乡愁文学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页41。

³²⁰ Janelle L. Wilson, *Nostalgia: Sanctuary of Meaning* (Lewisburg, Pennsylvani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1-23.

³²¹ 汉典网页，<https://www.zdic.net/hans/%E6%84%81>（浏览：2020年12月1日）。

的解释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心情”。³²²总体来说，“乡愁”是由离乡导致的离情别恨，这种惆怅触感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在时光中历久弥坚，从年轻到年老思乡之情越发浓厚。

乡愁怀旧通常带有一层浓浓的忧郁，这因为“乡愁”多是由离散现实与家园文化的冲突诱发，是一个人在旅途/离散时的心灵诉求，往往带有悲剧意味的感触。在《台北街头》一文中，莫河提到了他身处异地，产生了浓厚的思乡之情，文中写道：“我走在台北的灯光里，默默地忍受着东风刮吹，带着满怀的乡愁。”³²³作者描写出台北灯火通明、热闹的夜，对他来说是寂寞和冷落的，无比孤独。即使台北拥有热情如火的环境，莫河却不免感到生疏和遥远，对千里迢迢的家乡产生强烈思念，一种孤单落寞感油然而生，思潮起伏，乡愁绵绵。莫河还喜欢描绘故土的独特性，正是因为她的特别之处，在对比之下，才显得无比珍贵——

枫叶虽美，但是它是属于它乡的产物，我只是贪婪地多瞧它几眼，一饱自己的眼福而已。

黄花与枫叶，同是植物科，但他们总是有异的。³²⁴

莫河初次在台湾的阳明山看到火红的枫叶，甚感喜欢，萌发爱意。但他想起新加坡的黄花，意识到自己对黄花的爱意更为深切。“黄花”与“枫叶”象征着台湾人与新加坡华人，同是“植物科”，意味着身上都流着黄种人的血液，但莫河认为“枫叶”再美，也属于台湾的，自己最真实的感情还是“黄花”，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莫河对故乡、家园的具有特殊的情感与归属，他在另一篇散文更为具体地表述出不论其他地方有何种诱惑，都融化不了他心中的无尽乡愁——

³²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页1370。

³²³ 莫河〈台北街头〉，收入《朝霞礼赞》，页5-8。

³²⁴ 莫河〈黄花满树〉，收入《狮城的花束》，页103。

我要早点回到南方的海島，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我归心似箭。我内心的痛苦，是没有人能了解的，尤其是那股化不开的乡愁。

台北市的灯火，阳明山的圣诞红与枫树，香港的夜景与狮子山，曼谷的水上市场，澳门的赌场。那里的一切底一切，都诱惑不了我，我不会对它们产生感情的，尤其是那陌生的地方。³²⁵

从莫河的描述中，体现出故乡/家园对他的特殊性。家乡的范围对他来说，充满了亲切的经验，在这个范围外自然而然就是陌生的，他因此表现出对故土的深深的依恋。

除了因实际距离/分离而产生的离情别绪，“乡愁”也包含了超越时空的思考与人生的哲学意义。莫河的散文充溢着恋旧情怀，对历史的复述与回忆比比皆是，强调地方是人的“根”——

我能够落叶归根，以故乡的泥土，埋葬着自己的骨骸，此生还会有什么遗憾的？

你曾这么对我说过：“好羡慕你，生活在处处都是蓝天的阳光里。……是的，这是我一生都厮守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因为一叶知秋，落叶归根！³²⁶

人对自身的认知是从对来源/根本的重视和追求萌发而来，对于莫河来说，新加坡就是他的“根”，他对这里有着强烈的国族认同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Hegel）曾说道：“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³²⁷新加坡对莫河而言，就是生存家园的庇护和界定，是他一种伴随终生的记忆与感情。“一叶知秋”不仅是莫河对“家”一目了然的依恋因素，也蕴含了“乡愁”千丝万缕的起源。不只是离乡的游子会产生乡愁，在乡之人，也会

³²⁵ 莫河〈还是故乡好〉，收入《奔向彩虹》，页 57。

³²⁶ 莫河〈埋骨乡土永无憾〉，收入《青山未曾老去》，页 144。

³²⁷ 《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页 157-158。

因牵挂、人际关系、现实诉求、忧患意识等产生连锁反应，成为一缕缕乡愁。即使身处于新加坡，莫河也会因万千思绪引发对人的本质意义：“叶”与“根”的思考，这是他对自由意愿和个体价值的审视。莫河的“怀旧之情”还体现在繁华的都市和先进的科技中，他对乡村的怀念，对乡土的惦记，力求追现地方的色彩。

乡愁怀旧是一种通过血脉亲情、故园意识、时空距离、精神探索等，产生的伤感情绪，包含了对人生目标的向往，对民族家园的关怀。莫河的祖辈经过磨难，千里迢迢迁徙至南洋，从迁移至定居，充满了艰辛奋斗史。祖辈安土重迁的离散历程与自身饱受苦难的地方经验，造成了文化和历史创伤，形成一种脆弱感。这种脆弱又使人们对土地、家乡产生更为强烈的依恋感，进一步渴望家的庇护和归依。怀旧/乡愁是莫河在离散经验的影响下，对家园的追思与梦想，是他灵魂中最纯洁的地方，如他所述：“我无论在地球上哪一个地方，我总是要说，还是故乡好！”³²⁸

第三节 血缘与地缘：莫河的国族认同

接下来，笔者将围绕莫河的国族认同与宗乡意识进行探讨，与“族群”和“认同”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在此解析。族群（ethnic group）的含义广阔，包涵了社会与文化的层面。因此，族群可以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中的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会集团。³²⁹在研究族群性（ethnicity）时，时常会涉及到不同族群或类别的对比，牵涉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上述所提到的社会距离与地理距离之间的一些关系。因此在关于莫河的族群性的讨论时，同时会伴有自我认同、资源竞争、政治、经济等相关研究。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指出：族群是指一群人，第一，在生物繁殖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第二，共同拥有基本的文化价值，在文化层面上较为统一；第三，组员之间有交流和互动的领域；第四，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³³⁰巴斯指出自我与团体认同是一个族群建立形成的要素之一，“族群”和“认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³²⁸ 莫河〈还是故乡好〉，收入《奔向彩虹》，页58。

³²⁹ 曾少聪《漂泊与根殖》，页3。

³³⁰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69), pp. 10-11.

在《牛津英语字典》中，“认同”（identity），其用法从17世纪开始与个人相关联，主要表明两层意思：一、指本质上一致的品质或状态。二、指某人或某物在所有时期所有境况下都具有一样性（sameness / oneness）。³³¹著名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ckson）在研究青少年认知问题中指出“自我认同”与“身份认同”的不同之处。身份上的认同可以是拥有自己的宗教、社会、学校、国籍、护照等，是他人对你的认知/认可的体现，“自我认同”更像是自己的一种的思想与认知。³³²王赓武认为“认同”这个概念是一种血统论，最早从血统演变而来。他进一步指出“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开始可能是一种个人（individual）的认同和重视，当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的时，经历了各种经验，则会导致其“认同感”（identification）的改变，从种族、文化、政治、经济层面上有许多可以思考的地方。³³³

莫河的身份（血缘）与生活环境（地缘）对他的国族认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节通过三方面的分析：一、历史背景的研究，二、莫河的身份与成长环境，三、对比莫河的中国与新加坡的地方情感，由此探讨莫河的国族认同。首先，在历史研究中，新马华人的认同存在着一定的转变。王赓武对新马社会历史做了考察后，把新马华人的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7年至1900年前后；第二阶段，1900年前后至1945年；第三阶段，1946年至1969年。王赓武进一步指出：“1900年以前，他们主要是暂时的旅居者，1900年之后定居者日益增多，而在1945年之后几乎全部是定居者了。”³³⁴崔贵强认为王赓武的第三个分期过为笼统。他把二战后的华人社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1949年）的华人，多半眷念中国，不愿认同当地社会；第二阶段（1950-1955年）是过渡时期，华人的政治观念有了改变；到了第三阶段（1956-1959年），多半华人已取得公民权，转向当地国家的初步认同。³³⁵

在初步了解新马华人在二战前后的认同转向后，这里来谈莫河的身份背景。上文在探讨莫河祖辈迁徙经历时，已概述莫河父亲下南洋的历史背景。莫河的父亲可以说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他的父亲是从中国海南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打拼的工人，最后

³³¹ J. A.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prep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V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620.

³³² Erik H. 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pp. 155-157.

³³³ 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王赓武教授论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页98-115。

³³⁴ 王赓武〈马来亚华人的政治〉，收入王赓武著，姚楠编《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7），页162-189。

³³⁵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若干考察〉，收入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页156-157。

定居于海外。莫河祖籍为海南，1939 年在新加坡出生，接着在新加坡长大，那么如何定义莫河的身份呢？对于海外的华人，他们有好几个名称：“华侨”、“华人”和“华裔”。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那些定居在国外具有中国血统但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及其后裔。华裔是指华侨在侨居国所生并取得侨居国国籍的子女。³³⁶因此，笔者将莫河的身份定义为定居在国外，具有中国血统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的后裔，他认同中华文化，称之为华人。莫河父亲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在认同方面可以说是经过崔贵强所提到的“二战后的三个阶段”，从对中国的眷念转变为对新加坡建国的认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马华人受到本土化和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在国家政策规定的压力下，他们的国家认同转向也会有所改变。

莫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与新加坡有着双方面的情感联系。一方面，莫河认为他的身体里是流淌着中华儿女的血液，对中国有着一定感触。他在参观中国长江后写道：“我们都是龙的后裔”/“我仍旧拥着龙的血脉的流淌，鲜血浓于水”/“我与你的祖先，也曾啜饮着一瓢的长江水”/“我们拥着一份炎黄子孙的笑傲”³³⁷。他描述自己与中国人民共享相同的祖先，并为自己的华人身份感到自豪。在对黄河的描述中，莫河将黄河比喻为自己的母亲：“我们唱着古老底歌，现在底歌，在黄河奔腾哗啦的河畔。我是骄傲的中华儿女。啊！黄河，母亲底河。”³³⁸这种无法割断的血统关系，是莫河身份背景中“根”的渊源，在人与土地的地理间隔中形成了情感枢纽。因此即使与中国隔着茫茫大海，莫河仍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情感。但是，作为在地理上远离中国地理政治范围的“海外华人”，莫河更多地表现出对土地的敬佩、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对宗乡血缘的情感。这是一种他对文化与族群意义上的认同，但并不等于他对国家治理与政治思想上的认同。

莫河曾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适用于新马一带——

共产主义的中国，过去人民的穿着，一律都是单调的蓝色中山装，十分乏味，没有多大的变化。实施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主义，还是挣脱不了贫困的泥沼。

³³⁶ 曾少聪《漂泊与根殖》，页 5。

³³⁷ 莫河〈飞跃过长江大桥〉，收入《春季里的花城》，页 119。

³³⁸ 莫河〈啊，黄河，母亲底河〉，收入《在鲜花盛开的国土上》，页 26。

基于马克思主义发源的苏维埃，也同样摆脱不了穷困的逆境。难到这种主义，发生了无可救药的偏差？

共产主义政权，根本不适合新马社会的体系与需求的。虽然新马两国的人民生活，不能与西欧等国家比美。但是人民在生活与经济上，还是差强人意，十分不错的了。³³⁹

莫河之所以这么认为，主要出于两个因素：一、政治因素。新马共产主义者与英殖民的西方统治者产生政治利益矛盾，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与动荡，新马一带因此害怕受到共产主义的牵连与吞并。新马两地也因种族/文化/历史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系统和策略。因此，当时在新马两地的华人不外有两种选择，其一，认同中国政治，回归中国。其二，认同当地政治，在海外安定下来。莫河的父亲选择在海外安定下来，属于后者。莫河基于父亲的定居因素，在新加坡长大成人，因此对中国政治没有太多的认同和熟悉感。二、经济因素。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增长迅速，在短时间内获得显著的成绩，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在 90 年代，新加坡与台湾、韩国、香港一并称为“亚洲四小龙”，还成为了东南亚的金融中心，与伦敦、香港、纽约一起合称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³⁴⁰中国在二战后，因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动乱，经济严重受挫。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经济发展对比之下，莫河对中国政治统治/思想主义并无强烈的认同观念。虽说存在着政治上的隔阂，莫河的“中国性”（Chineseness）（“中华性”/“华人性”）仍体现出他对中国的情感联系。这是他来自对祖先的文化记忆，对遥远、古老中国的文化想象，这种记忆与想象参与和建构着莫河的自我认同，成为他人生中一种无法磨灭的情系³⁴¹——

³³⁹ 莫河〈民主政权的可贵〉，收入《莫河杂文集》（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页 90-91。

³⁴⁰ 刘志庚主编，陈彪、陈树平副主编《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页 3-4。

³⁴¹ 柯思仁，陈乐《文学批评关键词》，页 202。

是不争气的祖宗也好，是一片荒凉的乡土也好，它永远是父母惦念的乡土，我能去责怪、去谴责谁呢？³⁴²

从另一方面来看，新加坡对于莫河来说，则更加具有国和家的归属感——

过去年纪老迈的祖父先辈们，由于环境上的因素促成，潜意识里觉得还有亲人和一个故乡在遥远的彼岸。然而我们这新一代，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挣扎，落地生根，而逐日成长起来，对国家意识的培养，也逐渐地形成。这里一切的变动，对我们都是影响巨深的。³⁴³

莫河提到了第一代移民与移民后裔在国族认同方面的差异。以前祖辈离乡背井只是为了赚钱寄回国内，内心是对故乡的牵盼，他们对于所在地的政治与文化不感兴趣。许多海外华人外出闯荡，主要目的是为了谋生，相较于国家政治这种大层面上的问题，他们则把更多的重心放在自身温饱上。中国对莫河来说，像是通过祖辈的血缘与文化，构成的一个遥远、模糊的图像。莫河作为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经历了这片土地的各种复杂的历史与建国历程，因此对新加坡赋予了尤其浓厚、真实的情感。莫河接着写道——

我们从小就生于斯，长于斯，也死于斯。这里的每一滴带咸味的海水，每一棵青葱的林木，每一条干净的街道，每一粒芬芳的泥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渗透着我们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们栖身的所在，这里是我们的故乡。³⁴⁴

³⁴² 莫河〈乡土蕴埋的故事〉，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 180。

³⁴³ 莫河〈我们是真正的新加坡人〉，收入《黎明寄简》，页 137。

³⁴⁴ 同上。

莫河体会到的所有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混着他的先辈们的血液在新加坡这片土地生根发芽，这里埋葬了他的祖辈的骨骸，是他永远无法割舍的土地和家园。相较于迢迢的中国，新加坡对于莫河来说，更具有参与感和亲近感，莫河将她视为自己的归宿。王赓武将华人认同分化为四个层面上的认同：一、政治层面上的国家认同，二、经济层面上的阶级认同，三、文化层面上的文化认同，四、体征层面上的种族认同。³⁴⁵可以说，在种族认同层面，莫河认同自己是华人，流着黄种人的血液，并对祖籍存有一定的深厚感情。在文化认同上，莫河十分重视中华文化，认为保留传统文化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不能因时间的推移和地方的改变而消失。莫河的人生经历与新加坡的一切息息相关，在民族与经济方面，他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整体，对多元种族和谐的生活结构给予厚望。莫河认同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将新加坡看作是一整个民族的希望，是自己深切爱着的故乡——

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先辈们乘搭着帆船，渡过七洲洋的浪涛，冒着生命的危机，好不容易以粗黑的双手，在蛮荒的海岛，披荆斩棘，披星戴月的在这里建立起了简陋的家园。

这里埋葬着老祖父的骨骸。这里的每一粒黏聚的泥沙，都深深地混满了前辈们鲜红的血液。我们的眼泪，滴在土地里。我们底爱情、我们底憎恨，都流淌在黑色的泥土里。这里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家园。³⁴⁶

第四节 不断建构的未来：地方与国家的抉择

新加坡是一个拥有较短历史的多元种族国家，由移民社会发展而来，全国的华人人占 75%。由于华人人占比重占多数，他们的祖辈从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南来劳务，因此他们的社会动态研究十分具有意义，备受关注。这些华人背井离

³⁴⁵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Cushman, Jennifer W.,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Accessed May 15, 2021.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2jc3fv>.

³⁴⁶ 同注脚 332, 页 142。

乡，漂洋过海，干着艰苦辛酸的工作。他们因生存原因需要互相依靠扶持，结成各种不同的组织和社团。华人移民的社群认同意识多以祖籍文化资源为纽带建构，但由于不同的地方，其社会文化脉络也不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的认同具有自己本土特色，并在新加坡社会变迁中不断演变。本节通过莫河的宗族意识与国家认同两者之间的斟酌和考量，从而分析新加坡在地方性传统的与国家作为一种整体存在所产生的取舍与矛盾。莫河祖籍来自海南，他本身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并积极参与宗乡社团活动。莫河是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为“中华文化”、“海南族群文化”编了 11 册著作，希望自己的影响，能够弘扬和保留了逐渐没落的族群文化。³⁴⁷可见莫河对族群文化、宗乡会馆的重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加坡的社会变迁，莫河意识到地方性生活方式逐渐弱化，他在地方与科技发展的抉择中，建立了清晰的国家身份认同。

首先，是关于“地方”与“国家”的分析。在之前论述中，阿格纽指出“地方”研究与人类息息相关，包含了人类主观意识和感情上的依附。我们可以将“地方”理解为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这里的“地方”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在历史的角度上，它表示强烈的地方观念，一种早期中国移民从中国带来的祖籍、宗族及方言群体等观念的认同。第二，它可以表示不同种族/族群之间存在的地方传统差异。相较于由于“地方”形成的组织/社团/会馆，“国家”，涵盖了更大的社群政治利益。建设一个国家，其首要目标是政治、社会、经济的稳定，这些都凌驾于地方利益之上。因此，即使“国家主义”不以民族国家作为新的象征符号，完全取代地方传统和需求，也会将“地方”弱化。³⁴⁸

接着，在进入莫河与其海南籍的相关探讨之前，先在此爬梳新加坡华人的整体籍贯分布以及各社团/组织的功能性。根据 1881、1931、1947 年的人口调查，新加坡的华人人口中以福建人、广东人及潮州人人数最多，而海南人及客家人则分居第四、五位。由于各方言帮的语言不同，以及从中国传来的宗族与地域观念的影响，各帮（方言群）华人自十九世纪中叶便纷纷各自设立同乡会、宗族公会。这些组织和社团的成立用以维护不同方言群与不同地域移民的利益，如帮助“新客”谋求职业等问题。

³⁴⁷ 莫河〈作者简介〉，收入《在鲜花盛开的国土上》。

³⁴⁸ 王赓武〈地方与国家：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收入李元瑾《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2），页 18。

这样，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的帮派观念便自然产生，越来越浓厚。³⁴⁹以宗乡/地域/方言为中心所形成的组织和会馆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功能：一、血缘性的宗族会馆，重视社会福利性活动如祖先祭拜与协助处理丧葬事宜等。二、业缘性会馆，重视商业上切身的利益，目的在于联络同业的感情，团结同业，发挥合群的高度力量，以谋事业的发展、商货品质的改善、售价的划一以及杜绝同业间的恶性竞争等。三、宗教性社区组织，其活动倡导保存中国传统宗教，包括崇拜佛、道两教的庙宇与参拜所。四、中华总商会、商会、地方性（方言）会馆与其他的华人社区组织，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³⁵⁰对于华人来说，宗乡文化成为地方社团/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有助于促进彼此之间的情感和团结发展。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客家人、广东人和海南人在经济实力上较弱，相较于其他族群，海南人的人口比重不多。莫河认为自己的籍贯，海南，相较于其他的族群，处于弱势：“根据最近本国各籍户口调查结果，在 450 万人口当中，海南籍占据了 22 万位。比起闽粤各籍人来说，海南人算是薄弱的群族。”³⁵¹莫河对于海南文化和语言的弱化可谓是切身体会，他的女婿祖籍为海南，但却只会说英文，连说华语都十分勉强，海南话更是完全不会。可见在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下，宗乡地方文化在逐渐消失——

我测想，在这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再过第四代的话，“海南话”便会自然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天我们的族人也会像非洲的土著一样，逐渐在地球上消隐。³⁵²

莫河提到非洲的土著的“消亡”。因为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变、殖民文化入侵、国家政策等因素原因，土著的族群传统和语言逐渐消逝。对于土著来说，语言和文化不仅可以表明他们的出身和族群归属，还传递着祖先的价值观，是人与土地融为一体，从而表现出人对原始生存的希望与愿景。莫河认为“海南话”的消失与逐渐消隐非洲土著一样，象征着族群的没落。语言蕴含着概念体系与精神理念，当语言消失，老一辈

³⁴⁹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286。

³⁵⁰ 同上，页 663-669。

³⁵¹ 莫河〈22 万个海南人能做什么？〉，收入《在鲜花盛开的国土上》，页 71。

³⁵² 同上，页 72。

和青年人之间则缺乏对话，出现鸿沟，损害的不仅是语言，也是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和道德原则。莫河对此忧心忡忡——

在这日新月异的环境，人心已变。人生追寻不外乎是“风花雪月”、开口讲“钱”、“闭口”讲的也是钱，何必去注重“族群”的兴衰？又何必挽救传统文化的没落？所以说，22万个海南人的文化，已经处在逐渐隐没的海洋当中。在经历一个10年或20年后，海南文化将在恶劣的环境中消匿不存。有多少人会如些想法？有多少人会为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消失而担忧过？³⁵³

在变化迅速的世界中，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关于海南传统文化的接班人日益渐稀。莫河意识到为了迎合发展，宗乡文化没落的现实——

过去的年代，这里被称为“海南村”，设有“公司楼”等设施。后来潮州人、福建人也涌进，今日的吉胆岛，“海南村”这个名称，已不复存在了。追昔抚今，确实是使人感概唏嘘不已。

也许是时代与环境与往昔的迥异不同，年轻一代的教育不断地提高，这里的生活环境不适于他们，为了一片更蔚蓝，更宽阔的天宇，他们飞出樊笼，成为天宇间的苍鹰，在外另开阔一片天地。是的；“水往低流，人往高爬”，这是现实里的常规，是不需加以争辩的现实啊！

³⁵³ 同上，页73。

能在原地踏步，守着祖业的年轻人，究竟是不多见。因此新马两地的宗乡会馆，硕果仅存的只有风烛残年的老一辈，坚守着风雨摇曳的会所。这是铁般的现实，时代是无情的风雨，它绝对不会怜悯任何人。³⁵⁴

迫于现实形式的改变，为了适应国家的发展，地方性被落下。莫河对宗乡有着浓厚的感情，面对逐渐弱化的文化，他感慨万分，却也对日新月异的改变表示无可奈何。同时，对于新加坡整体的国家认同感与发展利益，莫河表示赞同：“新加坡独立近十几个年头了，我们成功地塑造了新加坡的国家意识。”³⁵⁵这里的“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是建立在“地方意识”之上的。王赓武指出，新加坡在治国方针上的三种策略，足以体现出“以国家利益为主，以地方性位次”的几个方向：一、多元种族策略。新加坡重视多元文化的和谐，因此即使华人比例占大多数，种族地位的区别差异却不是治国政策之一。二、语言策略。新加坡重视英语教育以推动国家建设，实现国际化与全球化。在学习华文时，对于简体字和汉语拼音的运用时，避开了与中国的情感关联，主要学习目的是取其实用价值。在处理传统文化时，新加坡则重新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以本国为基础的爱国和效忠的价值观。三、国家认同大于地方身份。新加坡的国家政策弱化了大多数传统组织的声音，并强调全国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经济的挑战），鼓励人们将精力运用在教育、发展和建设中。³⁵⁶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加坡华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都平等地参与了国家建设进程。莫河意识到在发展进程中再过于执着于传统与中华民族的身份联系便已不再恰当，如今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应对全球科技性的挑战，如何寻找形成稳定国家的机会——

我们是多元种族组成的国家。不分肤色，不分语言，不分宗教与文化。为了生存，我们手携着手，心贴着心，紧紧的团结在星月的旗帜之下。为了祖国，我们曾淌流过了血汗，也曾付出了我们的青春。从一个没有半点资源的荒凉渔村，努力发展成

³⁵⁴ 莫河〈浮在吉胆岛上的海南会馆〉，收入《在鲜花盛开的国土上》，页 31-32。

³⁵⁵ 莫河〈我们是真正的新加坡人〉，收入《黎明寄简》，页 137。

³⁵⁶ 李元瑾《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页 23-35。

为一个金融中心、精密工艺品生产地、旅游胜地等，是必须要刻苦奋斗与智力的策划，才能有今日的成就，否则，新加坡早已在地图上消失了。³⁵⁷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处于一个在庞杂和不稳定的区域中，自 1965 年独立以来，便成为一个寻求现代化和全球安全的小国。在复杂的建国挑战下，势必需要作出抉择与舍取，因此，形成“国家”的压力迫使人们将他们的地方传统，融于力求一致的新象征符号中。莫河对于地方性与国家发展两方面的看法可谓是矛盾的。一方面，莫河重视宗乡传统文化，认可其中传递的价值观和概念，对于逐渐没落的地方文化感到痛心。另一方面，莫河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认同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目标。他知晓在国家利益为主的大脉络下，地方性被弱化，全国统一和谐更有助于发展。值得思索的是，即使现代的发展给地方传统带来挑战，地方与国家之间并不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地方传统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调整和改变，有时候还可以与国家发展融为一体，促进彼此之间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可以说，莫河的诉求理想是在不断建构的未来中，寻求地方性与国家性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本章从“地方”与“距离”的一些多元化的意义，思考人与空间的意义。关于莫河的身份、认同、族群性、地方意识，不免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空间。莫河作为东南亚华人，其生活地理位置、身份背景、文化、政治都对他的“认同”构建产生影响。本章主要围绕“离散”、“认同”、“族群”等概念，探讨莫河祖辈的迁徙历史和他的离散书写，并且剖析莫河的国族认同和中国性，加强了解他在种族、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认同。最后，在上述基础上，从莫河的国家认同感和对传统宗族文化的情感，总结新加坡在地方声音与形成国家整体的机会之中所产生矛盾和抉择。莫河的“中国性”/对中国的情感联系是他对祖先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这种感情是遥远、模糊的。莫河长时间的地方生活经历，赋予了他真实、强烈的新加坡国族认同感。从“族群”与“认同”中进一步思考，在国家认同/建构中，与地方性传统形成冲突、复杂的关系，莫河对此陷入纠结和矛盾。在面对国家整体利益上，地方意识不得不给予让步，莫河意识到并承认现实的存在，但也表现出力求双方面平衡发展的愿景。

³⁵⁷ 同注脚 351，页 136-137。

第七章 结论：故土追忆

莫河对土地注入了大量的情感，一页一页地书写他所有的记忆故事、所有的情别绪、所有的感触思想。除了情感的抒发，莫河的散文还包含了对文化、社会、历史、世界的思考与关怀。本文主要探讨莫河抒情散文中的地方经验，其中包含了地方描述、地方特色、历史记忆、国族认同、离散背景等多个方面，整体来看都与莫河与地方相关。

本文的第二章探讨了莫河散文的抒情艺术。首先，介绍了中国“五四”文学的起源，莫河对于“五四”文学表示赞赏和学习的态度。“五四”文学影响了莫河的创作态度和写作风格，从而创作出情感真挚，内容写实，文字直白了当，追求自由的散文。在抒情手法方面，莫河的散文喜欢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他的文章遣词用句优美华丽，有很多精美的词藻。在形式上，莫河的散文中时常出现诗化散文和叙事散文，相辅相成，加强了文章的抒情性。在情志与理想方面，莫河的散文中充满了对土地、国家的热爱，追求自由、民主、和平。莫河推崇真切，拥有自我风格的创作，因此，他的散文是具有他自己的特色。

第三章通过几个关键词：地方、经验、记忆、反映、再现，解释了读者、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探讨莫河散文中存在值得研究的历史空间。因为莫河散文量多而广，笔者通过筛选，陈列铺展出莫河对于新加坡一些地方的描写和概论，体现出新加坡在这 50 年的高速发展进程，为接下来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大体上的研究脉络支点。

第四章从莫河的地方视角，看他的乡土、南洋和城市写作。首先，莫河喜欢对新加坡各个地方进行详细的描述，或加入历史背景、神话故事、社会百态，将地方的犄角旮旯、烟火人生、炊烟映衬、百态横生都详细地呈现了出来。第二、莫河的散文中充盈着南洋特色，在饮食、服饰、环境、文化氛围上，无不展现了南洋的椰林风雨和历史气息，带有独特的热带风味。这些关于地方风貌的描写，成为了研究东南亚、新马地带的第一手资料。最后，莫河在城市散文中表达了对环境改变，由乡村转变为城市的思虑，唯恐全球化的发展，将会侵蚀地方的独特性。在面临城市的繁华与高楼大厦，莫河表示思念乡村宁静、朴实的环境。但莫河并不是固执和极端地进行着浪漫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在不断建设的地方之中，莫河也在重新不停地建构着他的“地方感”，由“手足无措”的彷徨到最后由心而发的国族骄傲。莫河喜欢将新加坡与“花城”结合在一起，其中包含他对这个国家如画般的美好期许。他不是第一

个赋予新加坡“花园城市”的称号，但是结合他的情感、历史、和文字中的烟火气息，他笔下的“花园城市”拥有了更多的意义。

第五章重点讨论莫河对于殖民历史、战争事件的回忆，这些痛苦艰辛的生活成为了莫河的历史记忆的创伤，也成为那一辈人的集体记忆创伤。通过这些磨难经历，莫河对于殖民主义、战争暴行持有坚决反对的态度，他珍惜当下社会的和平、独立、自主。在去殖民话题中，莫河对社会挑战与文化冲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不同政党为了争夺政治权利而导致的社会不安与伤亡，种族问题产生了矛盾，许多人被无辜地卷入，这些种种社会问题都是一个国家建立之前的经历。在后殖民语境里，由于历史政治的影响和追求经济发展等因素，新加坡的华文文化与教育被边缘化。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们的浮躁，失去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对社会、历史漠不关心。当代许多人将建国的艰辛与战争历史遗忘了，安然若素地享受着眼前平静、富足的生活，莫河对这些社会人文问题进行了痛切的审视和呼吁。

第六章是关于莫河的族群性研究，围绕着莫河的身份背景和地理“距离”展开。“距离”会产生许多多元化的意义。从一个地方跨越到另一个地方，是需要经过地理上的距离。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文化、思想上的距离，不同的国家存在着政治、统治上的距离。莫河的祖辈历代迁徙经历，他对故土的依恋让他抒发了浓烈的乡愁。他的离散书写与他的身份背景，成长经历，个人情感寄托是密不可分的。莫河与中国中存在着地理上的距离，但仍因祖辈遥远的记忆、血缘关系和传统文化作为桥梁联系在一起。他对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产生了尤为浓烈的情感，经历过艰辛建国历程，莫河对新加坡更具归属感。在国家形成一个整体发展的同时，地方传统的弱化成为了无可避免的政治现象。莫河对此感慨万分，他知道这是成为国家集体发展的现实，但也竭力抒发了力求双方面平衡发展的愿景。

莫河许多的散文篇章，都是一个个小小的故事，叙述着一个角落、一座建筑、一块土地、一个国家的故事。莫河创造了一个有形的、充满感情的世界，并清晰地阐明了他对这个世界个人经验和这一代前辈的集体经验。莫河的散文可贵之处在于如孩童般天真浪漫的文字，他用最真诚的心书写下他真实人生的故事。阅读他的散文，短短几行简单浅白的文字，却不禁使人产生一丝丝的感动和忧伤，直抵人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都说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莫河默默地在这个花园里播撒着文学与历史的种子，即使面对季节和天气的生存挑战，他仍坚持不懈。他的文字在园中开出一朵花，

成为其他许许多多植物中的一朵抒情之花，这些植物花朵拥簇在一起，编织成茂密的热带风情——

我们都是不再年轻的老农人，曾挥动着耕犁的犁耙，在文艺的园圃里，一锄一锄地松土，埋下各种不同的种子，使园圃里长满了奇花异草。每一年里，我们都拥有着丰收的欢笑。

迎着冷风，踩着残星晓月，带着耕耘者盈盈的笑语声归来，我们发现在生命的深层，仍蕴藏着一季季不老的春天。³⁵⁸

莫河从年轻写到年迈，他的人生也随着新加坡的发展慢慢变老，但是他的作品仍存在一个让人可以永远进入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很小，也可以无限放大。人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翻阅新加坡的历史，可以眺望东南亚华人祖辈历代的迁徙经历，可以感受莫河的土地之情，可以欣赏南洋的风土人情，也可以领悟到人对地方的感知、态度和价值观——

而我那多彩的童年世界，也象老破车似的，缓缓地转动着大大的轮轴，不知不觉地转走了。杜尼安大路旁，那个年幼无知的小孩子；在牛车背后悬吊着双脚的野孩子，也已经随着岁月的脚步声逐渐苍老。在杜尼路上缓缓而走的印度人的牛车，也已不复再现。³⁵⁹

莫河对土地的爱，对理想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也许是渴望和平的世界，也许是对星空的眺望，也许是面朝大海的追逐，也许是在荷兰村寻找过去的生活影子，也许是在斑驳的五脚基下感慨生活，也许是在园林里品尝一颗甜美的红毛丹，又或者是在组

³⁵⁸ 莫河〈绿窗寄简〉，收入《来自狮城的花束》，页 257。

³⁵⁹ 莫河〈悬吊在牛车背后的童年〉，收入《风铃叮当响》，页 69。

屋楼下与朋友喝一杯茶。莫河用他的浪漫将历史与理念结合在一起，寻求人生中的那一份永不熄灭的热忱，他的心里一直珍藏着一捧来自故乡的泥土——

从那里来，就回那里去吧！

我紧紧地抓着一把故乡的泥土，放近我的鼻子，我闻到了故乡的那一把泥土。³⁶⁰

新加坡的面貌变化实在是太快了，虽然仅有百多年的过去，但在短暂的时间过程中，拥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足迹和可歌可泣的现实过去。如果没有留下旧照片或文字记录，叫以后的人如何认识新加坡的面貌，怎么去了解祖辈生存、住过的地方？又如何了解新加坡历史文化的渊源？莫河与老一辈的新加坡作家，背负着将历史保存下来的理想与使命，不断的创作出具有地方感的作品，邀请读者一同追忆与重温这片乡土的脚印。莫河与其他的先辈们的文字虽不是正式和官方的史记，但是却充满了真实与温度。他们的作品成为了一面镜子，返照出历史的另一面，丰富了历史，弥补了其中的不足和遗忘的一部分。许多被遗忘的历史和故事，可以从他们的文字中一一追寻，成为一把寻根、追根、掘根的钥匙，能让读者“温故知新”，扩展视野。

莫河于2019年因病逝世，享年81岁。他为人乐观向上，和蔼可亲，毕生致力于推动华族与宗乡文化。莫河直至去世前夕仍努力创作着，他对文学充满了无尽的热情，他的离世是新华文坛上的一大损失，令人惋惜悲痛。新马一带的文人学者主要认为莫河散文拥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具有丰富的感情和能反映出地方风貌与时代生活。他用简单的文字，表现了对民族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关怀，具有一个作家文人应有的品德良心。莫河的创作反映了地方现实的同时，也弘扬保留了逐渐没落的族群文化，是具有深刻价值的作品。笔者除了敬佩莫河孜孜不倦的写作精神，亦敬佩他敏锐的觉察力以及探讨历史与文化的热忱。他的作品将新加坡的文化历史，以抒情散文的方式徐徐道来，让读者更能感同身受地了解新加坡，具有史料价值，非常有意义。莫河虽已经离世，他所留下的散文具有历史和空间性，其中文化和影响将不会消失。他所有的付出是值得尊重和支持的。

³⁶⁰ 莫河〈乡土的梦〉，收入《青山未曾老去》，页76。

附录

一：新加坡过往至现今的地方图片



（介绍：新加坡甘榜武吉士。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⁶¹。）

³⁶¹ 葛月赞编，萧录辉审，陈新才和张清江译《新加坡图片史：1819年-2000年》（EDM出版社和新加坡国家文物局联合出版，2000），页18。



（介绍：新加坡河口一带的景物，有海滩，老榕树。摄于 1860 年代。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⁶²。）

³⁶² 同上，页 42-43。



（介绍：新加坡河上游，摄于 1860 年代中期。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⁶³。）

³⁶³ 同上，页 53。



（介绍：新加坡河上的驳船工人和驳船，摄于 1880 年代。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⁶⁴。）

³⁶⁴ 同上，页 111。



（介绍：位于新加坡乌节路的乡间小道，摄于 1870 年代。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⁶⁵。）

³⁶⁵ 同上，页 74。



（介绍：通往新加坡丹戎巴葛船坞办公室的路口，摄于 1890 年代。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⁶⁶。）

³⁶⁶ 同上，页 102。



（介绍：建造中的新加坡丹戎巴葛船坞，摄于 1890 年代。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⁶⁷。）

³⁶⁷ 同上，页 107。



（介绍：日军开进新加坡，1942年2月14-15日。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⁶⁸。）

³⁶⁸ 同上，页 225。



(介绍：新加坡乌节路上的一辆日军坦克车。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⁶⁹。)

³⁶⁹ 同上，页 225。



(介绍：新加坡牛车水的邓波街。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⁰。)

³⁷⁰ 同上，页 283。



(介绍：新加坡牛车水的丁加奴街。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¹。)

³⁷¹ 同上，页 283。



（介绍：新加坡牛车水宝塔街的市场，摄于 1950 年代中期。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²。）

³⁷² 同上，页 285。



(介绍：新加坡具有南洋特色的排屋。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³。)

³⁷³ 同上，页 365。



（介绍：新加坡典型排屋楼上的三组窗，马来回文细工屋檐，有着壁柱和华丽的灰泥装饰，色彩鲜艳。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⁴。）

³⁷⁴ 同上，页 365。



（介绍：新加坡 1970 年代的组屋，是长方形的典型组屋。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⁵。）

³⁷⁵ 同上，页 372。



（介绍：新加坡 1990-2000 年代的新型组屋，位于武吉巴督。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⁶。）

³⁷⁶ 同上，页 373。



(介绍：新加坡裕廊飞禽公园。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⁷。)

³⁷⁷ 同上，页 375。



（介绍：新加坡植物园。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⁸。）

³⁷⁸ 同上，页 371。



（介绍：新加坡榴莲摊位。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⁷⁹。）

³⁷⁹ 同上，页 379。



（介绍：新加坡旧式小贩中心。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⁸⁰。）

³⁸⁰ 同上，页 379。



(介绍：新加坡卖“沙爹”的小贩。资料来源：《新加坡图片史》³⁸¹。)

³⁸¹ 同上，页 379。

二：莫河先生与笔者的合照



（资料来源：照片由莫河的女佣所拍，摄于笔者采访莫河的当日，地点为莫河的住家，2018年9月1日。）

参考文献

一、作家个人文集

- 莫河《在马来亚的土地上》（新加坡：维明公司，1962）。
- 莫河《我的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5）。
- 莫河《兰花飘香》（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
- 莫河《满天云霞》（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1980）。
- 莫河《春季里的花城》（新加坡：胜友书局，1987）。
- 莫河《风铃叮当响》（新加坡：胜友书局，1987）。
- 莫河《奔向彩虹》（新加坡：胜友书局，1988）。
- 莫河《朝霞礼赞》（新加坡：胜友书局，1989）。
- 莫河《这裡有春天》（新加坡：胜友书局，1990）。
- 莫河《黎明寄简》（新加坡：山景出版社，1990）。
- 莫河《生活寄简》（新加坡：山景出版社，1991）。
- 莫河《来自狮城的花束》（大连：大连出版社，1992）。
- 莫河《青山未曾老去》（新加坡：山景出版社，1993）。
- 莫河《莫河杂文集》（新加坡：胜友出版社，1993）。
- 莫河《莫河小品文集》（新加坡：先锋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94）。
- 莫河《莫河散文选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 莫河《成长的烦恼：写给少男少女的信》（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 莫河《莫河文集》（新加坡：锡山艺术中心，2001）。
- 莫河《乡情、足迹、鲜花》（新加坡：锡山艺术中心，2002）。
- 莫河《乡土，歌》（新加坡：锡山艺术中心，2004）。
- 莫河《土地，爱》（新加坡：锡山艺术中心，2006）。
- 莫河《在鲜花盛开的国土上》（新加坡：友联书局，2008）。
- 莫河《莫河书信集》（新加坡：锡山艺术中心，2009）。
- 莫河《莫河散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海南会馆文学学会，2009）。
- 莫河《新马作家旧忆》（新加坡：锡山艺术中心，2012）。
- 莫河《莫河随笔》（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

二、作家编辑书目

莫河主编《新加坡海南作家之十八名家作品选》（新加坡：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2017）。

莫河主编《旧相片的故事》（新加坡：新加坡豪迈传媒国际有限公司，2010）。

三、中文专著

张松建《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

何光平《沧海一株：新加坡未来50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

蔡志礼〈新加坡文学50年概述〉，收入潘国驹策划，王润华、蔡志礼、许元通、李金主、曾繁靖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5）。

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黄孟文主编《林高文集·新加坡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

黄孟文主编《张挥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

梁秉赋编《王润华南洋文学选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6）。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1917-1949》（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

陆敬忠《语言·心性·实践西方诠释学与汉语哲学（肆）》（台湾：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有限公司，2014）。

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同文书店，1934）。

鲁迅《准风月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孙犁〈欧阳修的散文〉，收入孙犁《秀露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汪文顶《现代散文学论稿》（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8）。

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波多莱尔著，邢鹏举译《波多莱尔散文诗》（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1）。

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

弘一主编《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罗韬选注，刘斯翰审订《张九龄诗文选》（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任国绪选注《初唐四杰诗选》（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曾枣庄主编《欧阳修诗文赏欣集》（四川：巴蜀书社，1996）。

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

- 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 郑娟榕，林大础《中国当代辞章学史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 柯庆明、萧驰主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Volume 1》（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
-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
-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冰心〈文艺丛谈〉，收入冰心《记事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53）。
- 德兰迪·伊辛著，李霞、李恭忠译《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73）》（第五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柯思仁，陈乐《文学批评关键词：概念·理论·中文文本解读》（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
- 亚里斯多德著，姚一苇注《诗学笺注》（台北：中华书局，1966）。
- 杨伯峻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
- 吴彦鸿《新加坡街名由来》（新加坡：宏砚工作厅，2006）。
- 吴彦鸿《新加坡风土志》（新加坡：吴彦鸿与京华大酒店联合出版，1998）。
- 黄友平《新加坡地名搜索》（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20）。
- 博锋主编《狮子城新加坡》（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3）。
- 区如柏〈丹戎巴葛——新加坡成长的摇篮〉，收入《寸寸乡土情》（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 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许云樵主编，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
-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2003）。
-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
- 曾少聪《漂泊与根殖：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宋国诚《后殖民论述——从法农到萨义德》（台北：擎松图书，2003）。

张叹凤《中国乡愁文学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王赓武教授论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王赓武著，姚楠编《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7）。

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

刘志庚主编，陈彪、陈树平副主编《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李元瑾《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2）。

葛月赞编，萧录辉审，陈新才和张清江译《新加坡图片史：1819年-2000年》（EDM出版社和新加坡国家文物局联合出版，2000）。

四、英文专著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7).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Ly, *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67).

Barney G. Glaser and Anselm L.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y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67).

Anselm L. Strauss and Juliet M. Corbin,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0).

Tim Cresswell, *Place: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UK, 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5).

Agnew,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Susanne Langer,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New York: Mentor book, 1959).

Jacques Le Goff,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Mark D. Jacobs and Nancy Weiss Hanrahan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Delores Hayden,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J. A.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prep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X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Barthes,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Image-Music-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W.K Wimsatt Jr and M.C Beardsley,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in W.K Wimsatt, *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45).

Foucault, Donald F. Bouchard eds., transla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by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Rudolf Arnheim,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E. Minkowski, *Lived Time: Phenomen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ie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Emily Dickinso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Minneapolis: First Avenue Editions, 2016).

Doreen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4).

Paul Shepard, *Man in the Landscape* (New York: Knopf, 1967).

Edward S. Casey,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Kenneth E. Foote, *Shadowed Ground: America's Landscapes of Violence and Traged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J. A.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prep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Roni Stauber and Raphael Vago eds.,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Hungar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Turner Henry Ashby, *Reappraisals of Fascism*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5).

Walter Laqueur 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 Analyses, Interpretations, Bibliogra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

John C. Hawley ed., *Encyclopaedia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Greenwood, 2001).

Moritz Julius Bonn,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32).

Jan C. Jan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translated by Jeremiah Riemer, *Decolonization: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eds., *Theorizing Diaspora* (Oxford: Blackwell, 2003).

Stephen Slemon, Ian Adam and Helen Tiffin eds., *Theorizing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 Modernis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Jan Assmann,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Ten Studi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ard Giesen, Neil J. Smelser, Piotr Sztompka,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James M. Edie ed., *New Essays in Phenomenolog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9).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eds., *Theorizing Diaspora*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S. L. Washburn and Irven De Vore ed., *Social Life of Early Man* (Chicago: Aldine, 1961).

T. G. H. Strehlow, *Aranda Traditions*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47).

Janelle L. Wilson, *Nostalgia: Sanctuary of Meaning* (Lewisburg, Pennsylvani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69).

J. A.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prep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V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Erik H. 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五、英文期刊

E. H. Schafe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 (1962).

Robin Cohen (1995) Rethinking 'Babylon': Iconoclastic conceptions of the diasporic experienc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1:1 (1995): pp. 5-18. Accessed May 15, 2021. <http://doi:10.1080/1369183X.1995.9976469>.

Clifford, J.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1994): pp. 302-338. Accessed May 15, 2021. <https://doi.org/10.1525/can.1994.9.3.02a00040>.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Cushman, Jennifer W.,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Accessed May 15, 2021.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2jc3fv>.

六、中文网络资料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EDB 网页, <https://www.edb.gov.sg/content/edb/zh/why-singapore/about-singapore/our-history/1960s.html> (浏览: 2020 年 1 月 30 日)。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97%BA%E7%9B%B8> (浏览: 2021 年 5 月 20 日)。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6%B4%E6%A2%BF> (浏览: 2021 年 5 月 30 日)。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AF%9B%E4%B8%B9> (浏览: 2021 年 5 月 30 日)。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 (浏览: 2021 年 6 月 1 日)。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1%E7%AC%BC> (浏览: 2021 年 6 月 1 日)。

新加坡华语资料库, <https://www.languagecouncils.sg/mandarin/ch/learning-resources/singaporean-mandarin-database/terms/five-foot-way> (浏览: 2021 年 5 月 20 日)。

新加坡华语资料库, <https://www.languagecouncils.sg/mandarin/ch/learning-resources/singaporean-mandarin-database/terms/selat-old-term-to-refer-to-singapore> (浏览: 2021 年 5 月 20 日)。

新加坡华语资料库, <https://www.languagecouncils.sg/mandarin/ch/learning-resources/singaporean-mandarin-database/terms/batik> (浏览: 2021年6月1日)。

NUS libraries, Index to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https://libguides.nus.edu.sg/c.php?g=145667&p=956466> (浏览: 2021年5月20日)。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7%AD%94%E5%B1%8B> (浏览: 2021年6月1日)。

〈侨批讲述海南人下南洋故事〉, 《海南日报》, 2021年1月18日, <http://www.chinaqw.com/qx/2021/01-18/283282.shtml> (浏览: 2021年5月20日)。

汉典网页, <https://www.zdic.net/hans/%E6%84%81> (浏览: 2020年12月1日)。

七、英文网络资料

Cheryl Sim, “Singapore’s national anthem,” in Singapore Infopedia, 23 Dec 2004,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15_2004-12-23.html (accessed: 25 May 2020).

Joanna HS Tan, “Merdeka Bridge,” in Singapore Infopedia, 19 Jan 2015,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493_2005-01-19.html (accessed: 25 May 2020).

Remember Singapore Websit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2/04/04/from-villages-to-flats-part-1/> (accessed: 20 May 2021).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opi_\(drink\)](https://en.wikipedia.org/wiki/Kopi_(drink)) (accessed: 30 May 2021).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sar_malam (accessed: 30 May 2021).